

蘇東坡詩集注卷第十六

送別下

送賈訥倅眉二首

堯卿訥時朝散郎

當年入蜀歎空回未見峨眉肯再來童子遙知頌

襦袴使君先已洗尊壘

李大夫眉之賢太守也堯卿元祐元年李琪以朝散大夫知眉州

鹿

頭北望應逢鴈

次公鹿頭關在綿州羅江縣下鹿頭關則趨成都而往眉矣自成都趨眉乃一直南往而云北望未

詳時乃季冬故曰逢鴈子仁北望逢鴈意欲其附書也自蜀望中原故云此

人日東郊尚有梅

人日出東郊渡

江游墓頤山眉之故事也

我老不堪歌樂職後生試覓子淵才

援前漢王

褒字子淵益州刺史王褒欲宣風化於衆庶聞褒有俊才請與相見使作中和樂職宣布詩選好事者令依鹿鳴之詩習而和之

老翁山下玉淵回手植青松三萬栽父老得書知

我在小軒臨水為誰開試看一一龍蛇活更聽蕭

蕭風雨哀便與甘棠同不翦續詩蔽蒂甘棠勿翦勿伐蒼髯白甲子佩

待歸來先君葬於墓頤山之東二十餘里地名老翁泉君許為一往感歎之深故及之

送程建用堯卿字彝仲時為宣德郎還眉山

先生本舌耕厚王子年拾遺記賈逵口誦經文以教人贈遺者積粟盈倉或云賈逵非力耕所得誦經舌倦世所謂舌耕也

次公洞冥記載黃安讀書畫地以記其數一夕地成池時人謂安舌耕向首所謂先生則指言建用之父也後所謂公子則建用矣

浩千頃次公退之詩歸來閱書史文字浩千頃空倉付公子坐待發茗穎

次公發茗穎字祖出陸機文賦茗發穎豎離眾絕數而合用則劉禹錫苗田行亦云蒼蒼一雨後茗穎如雲發

兒女爭捕影次公新說言王介父三經新義也時學者號之曰新經多言性命之說故以捕影言之鑿垣種

蓬蒿次公莊子是猶妄鑿垣牆而植蓬蒿也嘉穀誰復省空餘南陔意續詩南陔

孝子相戒太息北堂冷次公北堂冷則念其母也詩云焉得護艸以養也織屨隨方進續西漢翟方進辭其後母欲西至京師受經母憐其

幼隨之長安織屨以給方進

採薪教韋逞厚晉書韋逞年小母宋氏晝則教逞遂學成名後仕苻堅為太常辛

勤守一經厚西漢韋賢子玄成皆以明經位丞相故鄒魯諺曰遺子黃金滿贏不如一經菽水賢五鼎

續禮檀弓孔子曰啜菽飲水盡其歡斯謂之孝

今年聞起廢子仁太史公自序春秋補敝起廢魯史復

光景續魯史春秋也王荆公興新學以春秋為破爛朝報廢之元祐初詔復詩賦併復春秋公子亦改官

三就鯨馬頸次公禮器云大路鯨纓一就次路鯨纓七就釋文鯨音步干特性云大路鯨纓一就次路鯨纓七就釋文鯨音步干

反今句蓋以其飾馬言之歸來一笑粲援穀梁傳有云軍人粲然皆笑素髮颯垂領次公文選

潘安仁秋興賦云悟時歲之適盡兮慨俛首而自省斑鬢彪以承弁兮素髮颯以垂領

會看金花詔湯沐奉朝請堯卿宋敏求春明退朝錄云予嘗判官告院郡夫人使金花羅紙七張法錦縹袋賜以湯沐之邑而奉朝請乃奉親之榮事也太

公不吾欺壽與龜鶴永

送杜介歸揚州

再入都門何事空次公先生守密守徐守湖而謫黃自徙汝居常守登召入為禮部郎中為起居舍人為翰林學

文蔚堂

士此為再入都門矣
閒看清洛漾春風當年帷幄幾人在回首

觚稜一夢中續班固西都賦設辟門之鳳闕上觚稜而栖金爵觚稜闕角也任杜牧之詩觚稜拂斗極回首尚遲遲四朝三

七載似夢復非宜俾蘇鶚演義曰觚者學書之牘或以記事削木為之或六面或八面皆可書以有圭角故謂之觚文選操觚進牘或以觚為筆非也

採藥會須逢薊子援後漢薊子訓傳有百歲翁自說兒童時見子訓賣藥於會稽市顏色不異於今

問禪何處識龐翁次公龐翁龐蘊居士也乃與江西道一禪學相契者傳燈錄有傳歸來鄰

里應迎笑新到淮南舊桂叢續文選劉安招隱士詩淮南小山之所作也其詞曰桂樹叢生

兮山之幽偃蹇連卷兮枝相繚

送楊孟容

次公傳者云送知懷安軍先生自謂效黃魯直體觀南昌集所載信然魯直云子瞻詩句妙一

世乃收斂光芒入此窘步以見效蓋退之戲效孟郊樊宗師之比以文滑稽耳恐後生不解故追韻道之敬夫黃魯

直詩云我詩如曹鄴淺陋不成邦公如大國楚吞五湖三江赤壁風月笛玉堂雲霧窗句法提一律堅城受我降枯

松倒澗壑波濤所舂撞萬牛挽不前公乃獨力扛諸人方啗點渠非趙張雙但懷相識察牀下拜老龐小兒未可知

客或許敦龐誠堪塔阿巽買紅纏酒缸

我家峨眉陰次公峨眉山在嘉州之峨眉縣而眉州則面其陰也故州以此而得各與子同一邦

相望六十里共飲玻璃江江山不違人遍滿千家

窗但苦窗中人寸心不自降子歸治小國洪鐘噓

微撞續東方朔客難曰以筵撞鐘豈能發其聲音我留侍玉座弱步欹豐扛後

生多高才名與黃童雙厚後漢黃香傳香字文強博學能文章京師號曰天下無雙江夏黃童

不甯入州府故人餘老龐援後漢龐德公居峴山之南未嘗入城府荊州刺史劉表數延入不

能屈乃就候之殷勤與問訊愛惜霜眉厖何以待我歸寒醅

發春缸

送錢承制赴廣西路分都監

當年我作表忠碑坐覺江山氣未衰舞鳳尚從天

目下

援郭璞詩天目山前兩乳長龍飛鳳舞到錢塘次公天目山以其上有兩湖似左右目名天目也

牧駒時有

渥洼姿

厚漢武帝元鼎四年秋馬生渥洼水中作天馬之歌次公牧應作收周禮教駢攻駒注作收駒也

踞牀到

處堪吹笛

續晉桓伊有蔡邕柯亭管常自吹之王徽之赴召命泊舟青溪素不相識伊於岸上過徽之令人謂曰聞君善吹笛

為我一弄伊時已顯貴素聞徽之名便下車踞胡林為作三調弄畢便上車去客主不交一言

橫槊何人解賦詩

知是丹霞破佛手

援傳燈錄丹霞天然禪師於慧林寺遇天大寒師取木佛焚之或譏之師曰吾燒取舍利人

曰木頭何有師曰若爾者何責我乎

先聲應已懾羣夸

廣西僧寺頃有佛動之異錢君辭而投之江中

送顧子敦奉使河朔

子仁子敦顧臨也元祐二年自給事中除天章閣待制出為河

北都轉運使

我友顧子敦軀膽兩俊偉便便十圍腹

續邊孝先腹便便又晉書尹緯

腰帶不但貯書史容君數百人

厚晉王導嘗枕周顛鄰而指其腹曰卿此中何所有答曰

此中空洞無物然

一笑萬事已十年臥江海了不見愠

喜磨刀向豬羊

次公古樂府木蘭歌云鄰里喜我歸磨刀霍霍向豬羊

釃酒會鄰里

後漢史有擊牛釃酒音所爾切

歸來如一夢豐頰愈茂美平生批勅手

援唐李藩為給事中制勅有不可遂於黃紙勅後批之吏曰空別連白紙藩曰別以白紙是文狀豈曰批勅邪

濃墨寫黃紙

會當勒燕然

厚後漢竇憲擊匈奴大破之遂登燕然刻石勒功紀漢威德令班固作銘

廊廟登劔

履續蕭何功第一於是乃令何劔履上殿入朝不趨

翻然向河朔坐念東郡水河

來訖不去

見送魯元翰知洛州詩

如尊乃勇耳

次公王尊為東平相是時東平以至親驕奢不奉法

傳相連坐尊視事謂王曰尊來為相人皆弔尊也以尊不容朝廷責使相王耳天下皆言王勇顧但負責安能勇如尊乃勇耳

諸公餞子敦軾以病不往復次前韻

君為江南英面作河朔偉人間一好漢誰似張長

史

次公舊唐書武后謂狄仁傑曰思得一好漢用之仁傑曰荊州長史張柬之雖老宰相材也

上書苦留君言

拙輒報已

師韓愈孔戣墓誌愈留孔戣奏疏曰如戣輩在朝不過三數人陛下不宜苟順其求不留自助也不報子仁先生詩

集有乞留顧臨狀云方今二聖臨御肅正紀綱如臨等輩正當置之左右以輔闕遺也置之勿復道出處俱

可喜攀輿共六尺厚後漢班超行詣相者相者曰生燕誰言遠近殊等是朝廷美

履厚後漢班超行詣相者相者曰生燕衣曳屣而歌商頌聲滿天地若出金石

如覆水善保千金軀前言戲之耳次公王立之詩話載元祐中顧子敦有顧屠之

後會知何日一歡號以其極肥偉也其後奉使河朔居士有詩送之云我友顧子敦軀膽兩

吾州同年友粲若琴上星次公琴上星言十三徽也當時功名意豈

止拾紫青術荀明取青紫如俯拾地芥事既喜違願天或不

次韻子由送家退翁知懷安軍次公王立之詩話載元祐中顧子敦有顧屠之

士復和前篇云善保千金軀前言戲之耳

圖中鶴之語退翁守清約霜菊有餘馨鼓笛方入破朱絃

微莫聽西南正春早廢沼黏枯萍翩然一麾去想

見靈雨零續詩衛風靈雨既零命彼倌人我無謫仙句待詔沈香亭續見

麗人麗人空騎內廐馬次公翰林學士初入院例賜名馬天仗隨雲輶竟無絲

毫補眷焉誰汝令永媿舊山叟憑君寄丁寧

送宋構朝散知彭州迎侍二親堯卿構字承之成都人

東來誰迎使君車知是丈人屋上烏續杜詩丈人屋上烏烏鳥好人亦好師

劉向說苑太公謂武王曰愛其人者兼屋上之烏憎其人者惡其儲胥

丈人今年二毛初厚潘安仁秋興賦余使君負弩

登樓上馬不用扶仲杜詩上馬不用扶每扶必怒噴

為前驅蜀人不復談相如援司馬相如為中郎將使西南夸至蜀太守以下郊迎縣令負弩為

春秋三十有二始見二毛

蘇東坡詩集注卷十六

文蔚堂

前驅蜀人 老幼化服 一事無有鞭不施安用蒲續後漢劉寬為

以為寵南陽太守吏人有過但蒲鞭罰之示辱而已次公北史崔祖思叔父景真位平昌太守有惠政常懸一蒲鞭而未嘗用去任之日士人思之為立祠

春波如天漲平湖次公此亦柳子厚洞庭春盡水如天之變也 鞞紅照坐香生

膚次公鞞紅牡丹名見歐陽花譜彭州多此花 秦鞞上壽白玉壺次公史記淳于髡傳有云秦鞞鞠臈

侍酒於前徐廣云秦收衣袞也鞞臂捍也音溝秦字音義與索隱並音紀免切 公堂登歌鳳將雛次公鳳將雛樂

府曲 諸孫歡笑爭挽須蜀人畫作西湖圖

次韻孔常父送張天覺河東提刑竟無絲

送君應典鸛鶴裘次公西京雜記司馬相如初與卓文君還成都居貧愁懣以所著鸛鶴裘貫酒為歡 憑

仗千鍾洗別愁次公孔叢子平原君強子高飲曰堯飲千鍾孔子飲百觚古之聖賢無不能飲子何辭焉 脫

帽風流餘長史君喜州書而不工故以此為戲續長史張旭也杜詩張旭三杯州聖傳脫帽露頂王公前 埋

輪家世本留侯張綱子房七世孫也捷為武陽人墓在今彭山君豈其後邪 子河駿馬方

爭出麟府馬出子河泌 昭義疲兵得少休唐福昭義步兵蓋澤潞弓箭手 定向秋

山得嘉句故關黃葉滿行舟次公故關即河東之古關也師庭霜落夜行舟聞商賈宿在楓林下此地送君還茫茫似夢間

送張天覺得山字

西登太行嶺北望清涼山次公太行山在澤州晉中縣而代州五臺山即清涼山也 晴空

浮五髻暗靄卿雲間師史記天官書若煙非煙若雲非雲郁郁紛紛蕭索輪囷是謂卿雲 餘光

入巖石神州出芽管續五臺山有州藥名長松亦名仙茅次公此篇專言長松事有患大風者逢僧指似

長松州而愈詳見前寄天覺詩中 何人相指似稍稍落人寰能令墜指

兒虬髯茁冰顏祝君如此州為民已痾瘵我亦老

且病眼花腰腳頑念當勤致此莫作河東慳

送歐陽辨監澶州酒

汗血駕鼓車何從致千里

續前漢天馬歌露赤汗又光武時異國有獻名馬日行千里詔以馬

駕鼓車紛紛糟麴間欲試賢公子君家江南英濯足滄

浪水却渡舊黃河漲沙埋馬耳由來付造物倚伏

何窮已當念楚子文三仕無愠喜人棄拾今對

送家安國教授歸成都

別君二十載坐失兩鬢青吾道雖艱難斯文終典

刑屢作退飛鷁任左傳六鷁退飛羞看乾死螢次公杜詩案頭乾死讀書螢

落戎馬間五見霜葉零夜談空說劍春夢猶橫經

新科復舊貫童子方乞靈須煩凌雲手續相如奏大人賦天子大說飄

飄然有凌雲氣游天地之間意去作入蜀星援後漢和帝遣使者二人當益部皆微服單行李卻指星云有二使星入益州

分野蒼苔高朕室古柏文翁庭續高朕室今府學古室是也文翁庭今有古柏處是也初

聞編簡香稍覺鋒鏑腥岷峨有雛鳳梧竹養修翎

嗚呼應懈律飛舞集虞廷援黃帝使伶倫截嶰谷竹聽鳳鳴以制十二律吾儕便

歸老亦足慰餘齡次公家安國字復禮眉山博學舉進士不第後隨韓存寶征乞第得官既而諸公舉之得成

都教授故先生有說劍橫經鋒鏑腥編簡香之句

余與李廌方叔相知久矣領貢舉事而李

不得第媿甚作詩送之子輩按年譜元祐三年戊辰任翰林學士知貢舉又

石林先生云李廌陽翟人少以文字見蘇子瞻子瞻喜之及知舉廌適就試意在必得廌以冠多士及考章程文大

喜以為廌無疑遂以為魁既拆號悵然出院以詩送廌

與君相從非一日筆勢翩翩疑可識平生謾說古

戰場續李華作弔古戰場文汙為故書他日與蕭穎士續之稱過眼

終迷日五色援唐李程貞元中試日五色賦先榜落矣初出試揚於陵遇程詢其所試程示之其破題曰德動天鑒祥開日

華於陵覽之謂程曰公今須作狀元翌日無名於陵深不平乃於故冊子末繕寫而斥其名氏攜之以詣主文主文歎賞不已於陵曰當令場中若有此賦侍郎何以待之主文曰非狀元不可也於陵曰苟如此侍郎已遺賢矣此乃李程所作亟命取李程所納卷對不差一字主文因謀之於陵擢為狀元我慚不出君大笑行止皆天子何責青袍白紵

五千人知子無怨亦無德買羊酤酒謝玉川厚韓退之寄玉川詩買羊酤酒謝不敏

家但艸凌雲賦我相夫子非臞仙厚退之紅芍藥歌云花前醉歸倒歌者誰楚狂小子韓退之

送成都高士敦鈴轄堯卿高士敦字仲穆

移中老監本虛名厚前漢蘇武為移中庶監使匈奴十九年不辱命嬾作燕山萬

里行余與高君奉使契丹辭免不行坐看飛鴻迎使節歸來駿馬換傾

城次公言以為使所得之馬置妾事則纂異記韋生以馬換鮑生之妾而江文通謝希逸為妾換馬賦高才本不緣

勲闕餘力還思治蜀兵西望雪山烽火盡不妨尊

酒寄平生次公雪山在蜀之西近吐蕃

次韻送程六表弟次公言以為使所得之馬置妾事則纂異記韋生以馬換鮑生之妾而江文通謝希逸為妾換馬賦

君家兄弟真連璧厚晉夏侯湛美容觀與潘岳同與接茵京師謂之連璧門十朱輪家

萬石厚楊惲傳云乘朱輪者十人又石奮傳景帝曰石君與四子皆二千石人臣尊寵舉集其門號奮為萬石君竹使猶

分刺史符援文帝二年九月初與郡守為銅虎符竹使符尚方行賜尚書寫見將往終南注

前年持節發倉廩厚汲黯傳河內失火燒千餘家上使黯往視之還曰家人失火屋比延燒不足憂臣過河內河到處賣刀收

內貧人傷水旱萬家或父子相食臣謹以便立持節發

河內倉粟以賑貧民請歸節伏矯制罪上賢而釋之

繭粟賣刀事見山邨五絕續禮記天地之牛角繭栗歸來閉口不論功却走渡江

誰復惜君才不用如澗松續左太冲詩鬱鬱澗底松我老得全似社

櫟厚莊子匠石見社樹不顧遂行歸櫟社見夢曰使予也而有用且得有此大也邪青衫莫厭百僚底

援老杜秋明府詩有才無命百僚底白首上有千薪積續汲黯云陛下用人如積薪後來者居上憶昔

蘇東坡詩集卷十六

文蔚堂

江湖一釣舟無數雲山供點筆未應便障西風扇

見王庭老退居見寄詩注只恐先移北山檄憑君寄謝江南叟念我

空見長安日見障日浮江浙蜀有成言江水在此吾

不食續晉桓玄曰江水在此吾不食言

送錢穆父出守越州二首堯卿穆父自開封府出守會稽

簿書常苦百憂集杯酒今應一笑開京兆從教思

廣漢會稽聊喜得方回次公趙廣漢以蕭望之劾下獄被罪吏民守闕號泣者數萬人願代趙京兆死

使收養小民廣漢竟坐腰斬廣漢為京兆廉明威制豪強小民得職百官追思歌之至今又晉書郝愔字方回在北府徐州人多勁悍桓温云京口酒可飲兵可用深不欲惜居之而遣戍自陳老病甚不堪人問乞閑地自養温得戍大喜即轉愔為會稽太守

若邪溪水雲門寺賀監荷花空自開師若邪溪雲門寺在越州會稽縣南

齊何胤嘗遊焉又賀知章歸老會稽亦在此我恨今猶在泥滓勸君莫棹酒船

回厚杜甫奉先劉少府新畫山水障歌云若邪溪雲門寺吾獨胡為在泥滓青鞵布韞從此始又李白云稽山無賀老却棹酒船回

送程七表弟知泗州厚名之劭字懿伯

江湖不在眼塵土坐滿顏繫舟清洛尾初見淮南

山淮山相媚好曉鏡開煙鬟厚退之炭谷湫祠堂詩擢玉紆煙鬟持此娛

使君一笑簿領間使君如天馬援漢書禮樂志有天馬下朝燕莫荆

蠻時無王良手空老十二閑厚周禮校人天子十有二閑聊當出毫

末化服狡與頑勿謂無人知古佛臨清灣赤子視

萬類流萍閱人寰但使可此人餘事真茆管師泗州大聖壇

臨泗水舟人往來與居人祈禱立有應謂郡政能可此人則餘事等茆管矣

送曹輔赴閩漕堯卿字子方海陵人

曹子本儒俠筆勢翻濤瀾往來戎馬間邊風裂儒

文蔚堂

蘇東坡詩集卷下

冠詩成橫槊裏楮墨何曾乾季長穎州荀濟與梁武帝有舊而帝素輕之及受禪乃入北堂

云會於楮鼻磨墨作文檄一旦事遠遊紅塵隔嚴灘平生羊炙口並

海收鹹酸並字音普浪反一從荔枝食豈念首菹盤見和子由詩注我

亦江海人厚謝靈運詩本自江海人忠義感君子市朝非所安常恐青霞志

坐隨白髮闌淵明賦歸去談笑便解官今我何為

者索身良獨難憑君問清淮秋水今幾竿我舟何

時發霜露日已寒

送蹇道士歸廬山

物之有知蓋恃息厚莊子外物篇物之有知者恃息其不殷非天之罪孰居無事使

出入續莊子天運篇孰居無事而推行是孰居無事淫樂而勸是孰居無事而披拂是師養生論世人任自然而息至近但其所利者唯

化食而已矣若神能御氣則口鼻不失息心無天遊室不空六鑿相攘婦爭席

遊則六鑿相攘任莊子舍者與之爭席法師逃人入廬山山中

無人自往還往者一空還者失此身正在無還間

次公楞嚴經云佛謂阿難當示汝無所還地且以八還語之明還日輪暗還黑月通還戶牖塞還牆宇緣還分別頑虛還空鬱懣還塵清明還齊而

阿難復問無還云何也綿綿不絕微風裏內外丹成一彈指厚老子云

綿綿若存用之不勤師道家以烹鍊金石為外丹龍虎胎息吐故納新為內丹人間俯仰三千秋騎鶴

歸來與子遊見張安道見示近詩

送周朝議守漢州

茶為西南病氓俗記二李杞與稷也俚元豐五年十月李稷傳云初蜀茶額歲三十萬至稷加

為五十萬熙寧三年朝廷依李杞等申請權川茶何人折其鋒矯矯六君子思道與姪正孺

張永徽吳醉翁呂元君宋文輔君家尤出力流落初坐此謂當收桑榆

華髮看劒履援光武曰失之東隅收之桑榆胡為犯風雪歲晚行未已

蘇東坡詩集卷之六

念歸誠得計顧自為謀耳次公周氏蜀人也其出守漢州亦自為謀也吾聞江

海間瘡痍有未起莫輕齷遂老君不付尺筆召還

當有詔挽袖謝鄰里猶堪作水衡供帳園林美次公

宣帝即位渤海盜賊並起丞相舉遂為太守時遂年七十餘召見形貌短小宣帝望見不副所聞心內輕焉謂遂曰何以息其盜賊遂對云云上許焉至渤海盜賊悉平吏民皆富實獄訟止息後上以遂年老不任公卿拜為水衡都尉水衡典上禁苑供帳宮館為宗廟取牲官職親近上甚重之以官壽卒

送千乘千能兩姪還鄉

治生不求富讀書不求官譬如飲不醉陶然有餘

歡君看龐德翁白首終泥蟠豈無子孫念顧獨遺

以安鹿門上冢回牀下拜龍鸞躬耕竟不起耆舊

節獨完次公後漢龐德公襄陽人也居峴山之南未嘗入城府荊州刺史劉表數延請不能屈乃就候之謂曰先生苦居畎畝而不肯

官祿後世何以遺子孫乎公曰世人皆遺之危今獨遺之安雖所遺不同未為無所遺也表歎息而去後遂攜其妻子登鹿門山因采藥不返本傳注引襄陽記曰司馬德操嘗詣德公值其渡沔上先人墓德操徑入其堂云徐元直約來就我與德公談又云諸葛孔明每至德公家獨拜牀下又

徐元直云孔明臥龍也又司馬德操曰此間自有伏龍鳳雛先主問為誰曰諸葛孔明龐士元也此四韻皆龐德公事或曰鹿門上冢回牀下拜龍鸞兩句其用事可疑鹿門自是與妻子采藥處上冢自是渡沔上而上冢回相見自是司馬德操非諸葛孔明也以俟明識

念汝少

多難冰雪落綺紈厚劉孝標絕交論有綺紈公子五子如一人奉養真

色難子仁五子即千乘千能千能千秋千鈞也烹雞獨餽母自饗首苜盤援郭泰傳

茅容字季偉陳留人也林宗見之請寓宿且日容殺雞為饌林宗以為已設既而供其母自以艸蔬與客同飲林宗拜之曰卿賢乎哉因勸令學卒以成德首苜盤

口腹正累人寧我食無肝厚後漢太原閔貢字仲叔客居安邑

老病家貧不能得肉日買豬肝一片屠者或不肯與安邑令聞敕令常給仲叔怪而問知之乃歎曰閔仲叔豈以口腹累人邪遂去客沛以壽終

西來四千里敝袍不言寒秀眉我似兄亦復心閒

寬子仁我兄即太子中舍不欺而提刑渙之子也忽然舍我去歲晚留餘酸我豈

軒冕人青雲意先闌汝歸時松菊環以青琅玕橙

陰三年成可以挂我冠續杜詩飽聞橙木三年大與致溪南十畝陰清江入城

郭小圃生微瀾相從結茅舍曝背談金鑿次公金鑿殿名在東

內還同殿之西北唐陸宸字祥文充翰林學士又拜中書舍人嘗金鑿作賦命學士和宸先成帝覽而嗟挹之

送周正孺知東川

得郡書生榮還家昔人重而况東西川千騎許上

冢厚前溪許白為定襄太守上書願過故郡鴈門上父祖冢有詔太守都尉以下會此州人以為榮里門下車入

父老自驚聳次公皇甫謐高士傳李耳之師嘗謂李耳曰過故鄉而

內史貴人入閭里里中長者走匿而內史坐車中自如故當端如何武賢不事長卿寵次公

按武傳武之美事甚多為九卿時多所舉奏號為煩碎不稱其賢公功名略比薛宣而其材不及也而經術正直過之恐別有載稱武賢字以俟博聞又按相如傳相如以中郎將建節使蜀太守以下郊迎縣吏負弩矢先驅蜀人以為寵清時養材傑杞梓方

培擁次公陸韓卿詩離宮收杞梓未應遺合抱取用及把拱厚老子合抱之木生

於毫末仔莊子宋有荆氏者宜楸柏桑其拱把而上者求狙猴之杙如君尚出麾無已顏延年詩一麾乃出守顧

我宜耕壟告歸謝先手求去悔不勇豈云慕廉退

實自知衰冗為君埽棠陰畫像或相踵蜀中太守無不畫像者子仁按

先生集中書諸公送周梓州詩後序引此詩有方上章請郡代正孺之語

次前韻再送周正孺

東川得望郎師唐李義山酬令狐郎中詩望郎臨古郡坐與西爭重高風傾石

室舊學鄙文冢次公按本朝趙升成都記載顏師古注文翁傳云文翁學堂於今在益州城內按舊記文翁造講堂

及石室講堂一名明堂宮石室一名玉堂又按唐文粹載劉蛻梓州兜率寺文冢銘其序云文冢長沙劉蛻字復愚為文不忍棄其州聚而封之也其銘曰文乎文乎有鬼神乎風水為真將利其子孫乎蜀人安使君所至野不聳竹馬

迎細侯大錢送劉寵次公左傳在野不聳細侯後漢郭伋之字也王莽時為并州牧世祖十一年又為并

文翁堂

州牧其前在并州也素結恩德及後始至行部到西州美稷有童兒數百各騎竹馬於道路次迎拜及問兒曹何自遠來對曰聞使君到喜故來奉迎後漢劉寵拜會稽太守郡中大化徵為將作大匠山陰縣有五六老叟厖眉皓髮自若邪山谷間出人齎百錢以送寵云云寵選一大錢受之

遙知句谿路老稚相扶擁次公今有句谿神廟貌甚雄乃此路也師句谿在中江縣西看

畫古叢祠百怪朝幽拱牛頭與兜率雲木蔚堆壠

厚牛頭兜率梓州二寺老杜皆有詩醉鄉追舊遊天祐唐王績著醉鄉記一篇筆陳賈餘勇

續左傳齊高固入晉師礫石以投人曰欲勇者賈子餘勇駒父晉王右軍嘗著筆陳圖一篇云夫紙者陳也筆者刀稍也意者將軍也聊

將詩酒樂一掃簿書冗西風吹好句珠玉本無踵

次公戰國策云珠無足去此數千里而所以能來者好之也

送呂昌朝知嘉州

不羨三刀夢蜀都聊將八詠繼東吳續王濬為廣漢太守夜夢三刀懸於臥屋梁上須臾又益一刀濬甚惡之李毅曰三刀為州字又益一刀者明府其臨益州乎果遷益州刺史次公昌朝得宋復古書八景圖來嘉州其

目曰洞庭晚靄廬阜秋雲平田雁落闊浦帆歸雨暗江邨雪藏山麓泉崑古柏石岸孤松八詠繼東吳則沈休文常有東吳八詠者也

看古佛凌雲閣勅賜詩人明月湖次公凌雲閣即九頂寺有大佛之像明月湖在

州治之東得句會應緣竹鶴思歸寧復為尊鱸橫空好在

修眉色字仁退之南山詩天宇浮修眉頭白猶堪乞左符厚漢文帝為銅虎竹使符右留京師

左以與之師公送張嘉州詩云少年不願萬戶侯亦不願見韓荆州頗願身為漢嘉守載酒時作凌雲遊乞左符蓋申前意

送子由使契丹俾元祐四年三月十一日子瞻出知杭州八月十六日詔子由為賀遼國生辰

國信使

雲海相望寄此身那因遠適更沾巾子仁杜南征詩餘生長避地適遠更

沾不辭驛騎凌風雪要使天驕識鳳麟厚匈奴傳單于遺漢書自云胡

者天之驕子沙漠回看清禁月湖山應夢武林春次公清禁月言子由

之念禁省武林春言子由之念杭州水經注錢塘縣有武林山器先曰杭州圖經武林在錢塘縣舊治之北半里單于若問

文蔚堂

君家世莫道中朝第一人次公唐李揆美風儀善奏對帝歎曰卿門地人物文學皆當世第一

信朝廷羽儀乎又德宗幸山南揆為盧杞所惡用為入蕃會盟使拜尚書左僕射揆至蕃酋長曰聞唐有第一人李揆公是否揆畏留因給之曰彼

李揆安有來邪

雲間蹋白看纏旗次公先生言奇嵐邊州所見師軍中有蹋白馬過行師以為先驅莫忘西

景文韻

湖把酒時夢裏吳山連越嶠次公言葉朝奉懷吳越也尊前羌婦雜

胡兒次公言奇嵐軍也夕烽過後人初醉師夕烽過上平安火也春鴈來時

雪未滋為問從軍真樂否書來麤遣故人知次公王粲有從

軍詩云從軍有苦樂但問所從誰

送鄧宗古還鄉

廣漢有姜子孝弟行里閭續後漢姜詩廣漢人事母至孝赤眉雖豺虎

弛兵過其墟續前漢末赤眉散賊經詩里弛兵而過曰驚大孝必觸鬼神至今空清泉無

復雙鯉魚見李修孺留別詩注南鄭有李劬得妙甘公書次公後漢李劬

漢中南鄭人善河洛風星漢初有甘公石公亦知星夢齡晉志云齊有甘德魏有石申夫皆掌天文夜坐指流星驚

倒兩使車次公和帝即位分遣使者皆微服單行各至州縣觀采風

問曰二君發京師時寧知朝廷遣二使邪二人默然驚相視曰不聞也問何以知之劬指星示云有二使星臨益州分野故知之耳抱關

不肯碌碌反抱關為西南固多士君得二子餘師宗古事親孝亦精於星曆之學故用姜詩李劬二子事

凜凜忠文公搜士及樵漁次公忠文公謂范景仁也宗古必景仁門生矣澗谿有

幽討援老杜詩李侯金閨彥脫身事幽討蘋芷真嘉蔬次公或云無芷字恐悞歲晚終不

食心惻當何如厚易井卦井渫不食為我心惻

蘇東坡詩集卷十六

文蔚堂

次韻送張山人歸彭城

堯卿張驥也

羨君飄蕩一虛舟

續莊子有虛舟來觸舟

來作錢塘十日遊水洗

禪心都眼淨

次公先生又次韻曹子方同游西湖云上下碧流清似眼

山供詩筆總眉愁

雪中乘興真聊爾

見徑山道中答周長官詩

春盡思歸却罷休何日

五湖從范蠡種魚萬尾橘千頭

續柳子厚游黃溪記曰有魚數百尾橘千頭事見姪

安節遠來夜坐詩堯祖范蠡種魚經云以活鮒魚用竹刀破之入水銀少許同水滓油菜碎之和拌入魚腹內再以菜裏之懸空處四十九日用河水取腹內元子一二粒置於水中以物蓋之少時一粒即一魚乃魚活小盆中遊只依元種云云

仲元貺王元直自眉山來見余錢塘留半

歲既行作絕句五首送之

仲君豈弟多學王子清修寡言

續王獻之與兄弟誦謝安既出客問優劣安曰小者

佳客問其故曰古人之辭寡次公揚子云寡言而法君子也

病後空驚鶴瘦時來或作鵬

騫

字仁李白詩一屈雖百里鵬騫望三台

海角煩君遠訪江源與我同來剩作數詩相送莫

教萬里空回

三人一旦同行

二子與秦少游同寓高齋復同舟北行

留下高齋月明遙想

扁舟京口尚餘孤枕潮聲

更欲留君久住念君去國彌年空使犀顱玉頰

次公

犀顱玉頰先生之子也

長懷髯舅悽然

為余遠致殷勤瑞州橋邊老人紅帶雅宜華髮

善權

詩文發源云王慶源以恩榜得官居於青神來從東坡求紅帶坡作長篇并帶贈之詩在集中

白醪光泛新春人

王慶源也

次韻劉景文送錢蒙仲三首

堯卿是時穆父在越州岳仲蒙仲皆

來錢塘蒙仲欲往赴舉景文以詩送之云邾下五車就業
殿前三月亨途日出喚君名姓春風吹過江湖又文價從
今第一家風經古無倫不假湘靈十字知君才倍前人又
俊氣將探虎穴清才早踐龍門故比隔江白鷺萬人回首
王孫自注君出蘇翰林門下有和君秦少章云二子有如雙白鷺隔江相照雪衣明

誰識天閑老驥不爭日莫長途師伍子胥曰日莫途遠送吾故倒行而逆施之

盡青雲九子次公言穆父有九子也嘗戲呼之為九子母文夫又南史何承天已老為著作郎諸佐並年少荀伯子嘲曰妳

母承天曰卿當云鳳皇將九子妳母何言邪援范蠡乘扁舟泛五湖歸去扁舟五湖

寄語竹林社友同書桂籍天倫王郎獨為鬼錄世

間無此玉人續裴楷衛玠人皆謂之玉人

五字古原春艸援白居易以詩謁顧况况戲之曰長安物貴居大不易及讀至古原艸送別云野火燒不盡春風吹

又生於是稱歎千金漢殿長門次公漢武帝陳皇后廢居長門宮奉經

緯尚餘三策堯卿錢氏先世易與純老皆應制舉答策甚工典刑留與諸孫

介亭餞楊傑次公堯卿次公號無為子定衡杭州圖經云介亭在舊治後聖果寺熙寧

中郡守祖無擇對排衙石作介亭左江右湖千里在自先生餞次公於此亭也

籃輿西出登山門續陶淵明對王弘曰向乘籃輿亦足自反嘉與我友尋仙邨

丹青明滅風篁嶺環珮空響桃花源郡人謂介亭山下為桃源路堯卿柳

子厚文曰斗折蛇行明滅可見千崑萬壑煥若丹青風篁嶺下水潺湲如聞環珮之聲無異武陵桃源

蠟屐次公晉阮孚性好屐或有詬阮正見自蠟屐因嘆曰未知一生當著幾兩屐邪黑雲白雨如傾盆

厚杜詩白帝城中雲如屯白帝城下雨翻盆今晨積雪卷千里豈畏觸熱生病

根子仁老杜貽柳少府詩自非曉相訪觸熱生病根在家頭陀無為子次公在家頭陀則鳥窠禪師所

謂如謝靈運之儔也

以與青山為弟昆孤峰盡處亦何有西湖

鏡天江抹坤援杜牧之詩大江吞天去一練橫坤抹臨高麾手謝好住清風

萬壑傳其言風回響答君聽取我亦到處隨君軒

次京師韻送表弟程懿叔赴夔州運判

與子甥舅氏摧頽各蒼顏並為東諸侯長此佳江山寒松無時花安得插髻鬢惟將老不死一笑榮枯間我甚似樂天但無素與蠻挂冠及未耄當獲一紀閒子亦拙進取才高命堅頑譬如萬斛舟行此九折灣仲氏新得道一漚自塵寰君之兄德孺自言近於佛法有得歲晚家鄉路莫遣生榛菅

送張嘉州

少年不願萬戶侯亦不願識韓荆州援李白上韓荆州書曰天下之談士

相聚而言人生不願萬戶侯但願一識韓荆州頗願身為漢嘉守載酒時作凌雲

遊次公嘉州九頂山上寺曰凌雲虛名無用今白首夢中却到龍泓口

次公龍泓口在凌雲之上土人謂之龍泓浮雲軒冕何足言惟有江山難入手

峨眉山月半輪秋影入平羌江水流謫仙此語誰

解道請君見月時登樓笑談萬事真何有一時付

與東巖酒佛峽人家白酒舊有名歸來還受一大錢好意莫違黃

髮叟

送李陶通直赴清溪

堯卿大臨之子大臨字才元

忠文文正二大老司馬温公范蜀公君之師友蘇李廣平三舍人蘇子

容宋次道與先公才元熙寧中封還李定詞頭天下謂之三舍人喜見通家賢子弟續孔融謂李膺曰先

君孔子與君先人李老君同德比義而相師友則融與君累世通家自言得邑少風塵次公陸機詩京洛多

風從來勢利關心薄此去溪山琢句新肯向西湖

留數月錢塘初識小麒麟厚杜詩盡是天上麒麟兒

送陳之邵僉判赴闕

夜光不自獻續史記鄒陽書曰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暗投人於道眾莫不按劍相矐何則無因而至前也天驥

良難知從來一狐腋援趙良言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或出五殺皮厚

豈易識子仁漢章帝詔曰安靜之吏悃悃無華既得不自隨留君望此府子仁

其衰二年促膝語一旦長揖辭林深伏猛在岸改

潛珍移次公伏猛以言虎潛珍以言龍先生又有潛珍閣銘俾賈誼賦龍九淵之神龍兮沕淵潛以自珍去此當

安從失君徒自悲念君瑚璉質當今臺閣宜去矣

會有合豈常懷其私

送江公著知吉州

三吳行盡千山水猶道桐廬更清美次公桐廬公著鄉里也而桐廬縣在今嚴州

豈獨濁世隱狂奴援司徒霸與嚴光素舊遣使奉書光答曰懷仁輔義天下悅阿諛順旨要領絕霸得書封奏之帝曰狂奴故態也時平亦出佳公子子仁史記太史公曰平原君翩翩濁世之佳公子也初

冠惠文讀城旦次公漢張武曰梁國大都吏民凋敝且當以柱後惠文彈治之耳秦時獄法吏冠柱後惠文武意以刑法治梁也城旦則司空城旦書蓋刑書也晚入奉常陪劍履次公奉常今之太常也蕭何劍履上殿方

將華省起彈冠援貢禹傳王陽在位貢禹彈冠忽憶釣臺歸洗耳續嚴光除諫議大夫不屈車駕即日幸其館光臥不起帝即其臥所撫光腹曰咄咄子陵不可相助為理邪良久乃張目熟視曰昔唐堯著德巢父洗耳士固有志何至相迫乎未應良木棄大匠要使名駒試千里奉親官

舍當有擇得郡江南差可喜白粲連檣一萬艘郭

紅妝執樂三千指簿書期

會得餘閒師前漢禮樂志大臣特以簿書不報期會為故至於風俗流溢恬而不怪以為是適然耳亦念人

景純江賦云軸櫳相屬萬里連檣注軸船傍櫳船尾桅檣挂帆木也

文蔚堂

生行樂耳

次公楊惲詩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時

送歐陽主簿赴官韋城四首

鳳雛驥子日相高

次公杜詩竇侍御驥之子鳳之雛年未三十名位俱

白髮蒼顏笑

我曹讀遍牙籤三萬軸

續韓詩鄴侯家多書插架三萬軸一一懸牙籤新若手未觸

却來

小邑試牛刀

出處年來恨不齊一尊臨水記分攜江湖咫尺吾

將老

次公先生不忘杭州又屢有乞越之興故欲老於江湖也

汝穎東流子却西

白馬津頭春水來

厚九域志滑州黎陽津一名白馬津

白魚猶喜似江淮

使君已復冰堂酒更看重新畫舫齋

次公韋城在滑州主簿之父醉翁嘗

官滑州白馬津滑州之地也醉翁知滑州有冰堂酒法作畫舫齋今先生之意所謂使君指見任之太守雖已復造冰堂酒而未修畫舫齋因醉翁之子往為主簿遂令勸太守更修其父遺迹

道傍垂白定沾巾正似當年綠髮新故國依然喬

木在典刑復見老成人

送歐陽推官赴華州監酒

我觀文忠公四子皆超越

次公謂伯和仲純叔弼季默也

仲也徑寸珠

照夜明如月

續搜神記隨侯見大蛇被傷而治之後蛇銜珠以報其珠徑寸純白夜有光明如月之照一名隋侯珠一名明月

珠好詩真脫兔

厚孫子九地篇始如處女敵人開戶終如脫兔敵不及拒

下筆先落鶻知

音如周郎

援吳志周瑜字公瑾少精於音樂雖三爵之後其音有關誤瑜知之必顧人為之語曰曲有誤周郎顧

議論

亦英發

次公吳志孫權論呂蒙曰子明學問開益籌略奇至可以次於公瑾但言議英發不及之耳

文章乃餘

事學道探玄窟死為長白主

熙寧之末仲純父見僕於京城之東曰吾夢道士持告身授吾

曰上帝命汝為長白山主此何祥也明年仲純父沒安國松漠紀聞云長白山在冷山東南白衣觀音所居其山禽獸皆白人或穢其間則致蛇虺之害名字書絳闕厚金泉碑謝自然欲過海求師或謂蓬萊去弱水三十萬里不可到天台有司馬子微身居赤城名在絳

關可往從之傷心清穎尾穎尾注穎水之尾在下蔡西已伴白鷗

沒喜見三年少俱有千里骨千里不難到莫遣歷

塊蹶過都越國蹶如歷塊臨分出苦語願子書之笏次

唐書魏徵死太宗使人至其家得書一紙始半幅大抵論任賢去邪之事帝曰朕顧思之恐不免於過公卿侍臣可書之於笏知而必諫也

音賦送歐陽季默赴闕

先生豈止一懷祖郎君不減王文度邴上幾日今

白須次公王述字懷祖其子坦之字文度雖長大述嘗置之邴上先生指言歐陽永叔也王彪之年二十而須白時號王白須令

我眼中見此父厚南史王或字景文表粲見之稱其風流或云景文比謝叔源猶為野父粲惆悵良久曰但眼中不

見此人汝南相從三晦朔君去苦早我來莫霜風淒緊

正脫木厚謝希逸月賦洞庭始波木葉微脫穎水清淺可立鷺莫辭白酒

瀉香泉次公香泉酒名已覺扁舟掠新渡坐看士衡執別手

更遣夢得出奇句次公晉陸機字士衡雲之兄意謂叔弼與之別也唐劉禹錫字夢得意謂劉景文必有送行詩

郎君可是堯庫人厚禮記檀弓云趙文子舉晉國堯庫之士七十餘家乃使驥駮隨

蹇步置之行矣無足道賢愚豈在遇不遇

次前韻送劉景文

白雲在天不可呼次公西王母為周穆王謠曰白雲在天山陵自出道里遙遠山川間之明月豈

有留庭隅怪君西行八百里清坐十日一事無路

人不識呼尚書但見凜凜雄千夫君一馬兩僕率然相訪逆旅多呼尚書意謂君

都頭也豈知入骨愛詩酒醉倒正欲蛾眉扶一篇向人

寫肝肺四海知我霜鬢須君前有詩見寄云四海共知霜雪滿重陽曾插菊花無歐陽

趙陳皆我有豈謂夫子駕復迂爾來又見三黜柳

共此煖熱飡羶蘇厚前漢蘇武使匈奴單于留武置大窖中絕不飲食天雨雪武臥齧雪與羶毛并咽之數日得

死酒肴酸薄紅粉暗祇有潁水清而殊一朝寂莫

風雨散對影誰念月與吾郡中日與歐陽叔弼趙景貺陳履

之亦見過賓客之盛頃所未有然不數日叔弼景文戒之皆去矣何時歸帆沂江水春酒一

變甘棠湖景文近卜居九江近甘棠湖

人不識送王竦朝散赴闕蘇軾五穀雜俎一蓋向人

我家衡山公清而畏人知續晉良吏傳胡威質之子也武帝嘗謂威曰卿孰與父清對曰臣不

如也臣父清恐人知臣清畏人不知臧否不出口援晉阮籍雖不拘禮數然發言玄遠口不臧否人物默識如

著龜擢子拱把中云有驥騄姿胡為三十載尚作

窮苦詞續退之荆潭唱和詩序權愉之辭難工窮苦之言易好文人不妄語未効此何

疑竭來清潁上淚濕中郎詩怪我一年長而作十

年衰同時幾人在豈敢怨白髭願君指松柏永與

霜雪期伯父為衡州日與君相知有送行詩

送潞都曹并引

乖崖公在蜀厚范蜀公東齋記張詠自蜀代立留一卷實封文字與僧正希白且云十年後開後十年公薨於陳計至僧發

開所留文字乃公畫像自贊曰乖則違眾唯不利物乖崖之名聊以自表德因號乖崖公有錄事參軍老病廢

事公責之曰胡不歸明日叅軍求去且以詩留別

其略曰秋光都似宦情薄山色不如歸意濃公驚

謝之曰吾過矣同僚有詩人而吾不知因留而慰

薦之予幼時聞父老言恨不問其姓名今都曹潞

君以小疾求致仕予誦此語留之不可乃探前人

意作詩送之并送趙德麟陳履常各賦一篇

積雪困桃李春心誰為容淮光釀山色先作歸意

濃我亦倦游者續前漢司馬相如傳言長卿故倦游君恩繫疎慵欲留耿

介士伴我衰遲蹤吏課升斗積崎嶇等鉛春援前漢江都易

王建宮人有過者髡鉗以鉉杵舂不中程輒掠那將露電身次公維摩經言是身如電念念不住又佛書云如露亦如電

坐待收千鍾結髮空百戰市人看先鋒誰能搔白

首抱關望夕烽厚前漢蕭望之以射策甲科為郎上署東都候王仲翁謂之曰不冝碌碌反抱關為子意

諒已成我言寧復從恨無乖崖老一洗芥蒂胸我

田荆溪上次公荆溪有田先生實事此後滕達道挽辭中亦云荆溪欲歸老也堯祖荆溪在常之宜興伏臘亦

麤供懷哉江南路會作林下逢

新渡寺送任仲微

春陰欲落雪野氣方升雲我游清潁尾想見翠被

君次公左傳楚子狩於州來次於潁尾圍徐以懼吳楚子次於乾谿以為之援雨雪王皮冠秦復陶翠被豹舄執鞭以出古來聚

散地厚杜詩古來聚散地宿昔長荆棘與子復言分倦遊安稅駕續漢書司馬長

中荒雞亂鳴羣次公晉書祖逖聞荒雞而起舞送子以曉角幽幽醒時

送運判朱朝奉入蜀

藹藹青城雲娟娟峨眉月次公此篇惟反覆用岷峨雲月為意青城山則岷也峨眉則峨也杜

詩云自為青城客不唾青城地伯恭青城山記云蜀之山近江源者通謂之岷山連峰接岫千里不絕青城乃第一峰也福地記云青城山高三千六百丈周隨我西北來照我光不滅我在塵土中白

回五十里雲呼我歸我游江湖上明月濕我衣岷峨天一方

雲月在我側謂是山中人相望了不隔夢尋西南

路默數短長亭厚庾子山哀江南賦云十里五里短亭長亭似聞嘉陵江續山水至嘉陵

文蔚堂

江其源出於大散關嘉陵谷跳波吹枕屏送君無一物清江飲君馬

路穿慈竹林明仲茅亭客話慈竹聚生根不離母故名之慈也父老拜馬下不用

驚走藏使者我友生聽訟如家人援唐書陽城為道州刺史以家人法待吏人宜

罰者罰之宜賞者賞之細說為汝評若逢山中友問我歸何日為

話腰脚輕猶堪蹋泉石

和趙德麟送陳傳道

二陳既妙士兩歐惟德人次公二陳言傳道履常也兩歐言叔弼季默也王孫乃

龍種續杜甫哀王孫詩高帝子孫盡龍種隆準自與常人殊世有籛雲鱗援漢武天馬歌籛浮雲暗上馳五

君從我游傾瀉出怪珍俗物敗人意續晉王戎與阮籍為竹林之游戎嘗

後至籍曰俗物復來敗人意茲游實清醇那知有聚散佳夢失欠伸

我舟下清淮次公先生將離穎州而赴揚州故云沙水吹玉塵次公幽怪錄載橋中四叟相謂

曰汝輸我瀛洲玉塵九斛君行蹋曉月疎木挂寸銀尚寄別後詩翦

刻淮南春

送陳伯修察院赴闕

裕陵固天縱次公裕陵宋神宗皇帝也筆有雲漢姿次公詩曰倬彼雲漢為章於天嘗重

連山象援連山易名夏曰連山商曰歸藏周曰周易其實一也伏羲畫八卦文王重之為六十四不數秋風辭

續漢武帝幸河東祠后土作秋風辭云秋風起兮白雲飛艸木黃落兮雁南歸龍騰與虎變狸豹復何

施厚揚子大人虎別君子豹別辯人狸別狸變則豹豹變則虎我窮真有數文字乃見知

次公先生因言陳伯修殿策時為宋神宗所知故首述神聖之文而自言其誤蒙聖知乃稱述伯修亦受知之事也聞君射策

日妙語發疇咨一日喧萬口驚倒同舍兒豈知二

十年道路猶遲遲苦言如藥石援史記商鞅言苦言藥也甘言疾也養源唐太宗賜

高馮鍾乳一劑曰而進藥石之言朕以藥石相報冥眩終見思次公此言伯修殿策時獻直言也屈信

反覆手獨於君可疑四門方穆穆行矣及此時

十年送張嘉父長官

都城昔傾蓋駿馬初服鞞

次公鞞車鞞也馬服鞞史所謂服鞞之馬也考工記鞞人為鞞有國

馬之鞞有田馬之鞞有駕馬之鞞而張衡賦云馬倚鞞而徘徊

再見江湖間秋鷹已離鞞

次公

鮑明遠詩昔如鞞上鷹今似檻中猿

於今三會合每進不少留豫章既可

識

次公豫章堅勁之木最難長其木生之時雜在州萊未易辨識淮南子曰豫章生七年而可知也

瑚璉誰當收

微官有民社妙割無雞牛歸來我益敬器博用自

周

續後漢伏湛傳論曰器博者無近用道長者其功遠

百年子初筮

援詩賓之初筮

我已迫旅

酬

次公筮將終而勸眾人酒謂之旅酬禮記曾子問曰祭如之何則不行旅酬之事

但當記苦語高節

貫白頭

次韻范淳父送秦少章

宿緣在江海世網如予何

子仁文選陸機詩借問予何之世網嬰我身

西來庾

公塵

續晉王導傳庾亮雖在外鎮而執朝廷之權趨向者多歸之導內不能平常遇西風塵起舉扇自蔽徐曰元規塵汚人

已

濯長淮波十年淮海人初見一麥禾

次公春秋莊公三十八年大無麥禾十年

見一麥禾言久不登豐也

但欣爭訟少未覺舟車多秦郎忽過我賦

詩如卷阿

次公卷阿之詩言求賢用吉士此必秦之詩中勸先生薦賢故下句多言薦拔之意也

句法本

黃子

謂魯直也

一豪與揩磨

其兄少游與張文潛

嗟我久離羣

援禮記子夏曰吾離

羣而索居亦已久矣

逝將老西河

續禮記曾子謂子夏曰事夫子於洙泗之間退而老於西河之上

後生

多名士欲薦空悲歌小范真可人

次公桓温過王敦墓曰可人可人

獨

肯勤收羅瘦馬識駮耳

次公駮耳穆天子駿馬名史記滑稽傳曰相士失之負相馬失之瘦

枯

桐得雲和

續周禮雲和之琴瑟

近聞館李生

李廌方叔

病鶴借一柯

厚成

都記李義父作烏詩曰上林無限樹不借一枝栖太宗曰將與卿全樹何止一枝

贈行苦說我妙語慰

蹉跎西羌已解仇續趙充國傳先零與諸羌解仇交質盟詛烽火連朝那次公朝那

西邊地名屬安定坐籌付公等任前漢宋義謂項羽曰坐運籌策公不如我吾將寄潛沱

次公潛沱成都水名先生言吾則歸休於此也論

次韻蘇伯固游蜀岡送李孝博奉使嶺表

新苗未沒鶴任退之稻畦詩魚肥知已秀鶴沒覺秋深老葉方翳蟬子仁傳玄蟬賦翳密葉之重蔭

兮處閑樹之肅清綠渠浸麻水白板燒松煙笑窺有紅頰醉

臥皆華顛家家機杼鳴樹樹黎棗懸野無佩犢子

續謂人不事武而皆耕種也龔遂為渤海太守民有帶持刀劍者謂曰胡為帶牛佩犢府有騎鶴仙次公太平廣記昔有

四人各言所願甲曰願多財乙曰願為揚州太守丙曰願為神仙丁皆笑之衆問如何曰腰纏十萬貫騎鶴上揚州欲兼三子之願也先生為揚州

故以騎鶴為言觀風嶠南使出相山東賢次公嶠南即嶺南也李孝博山東人而又相家子故

云出相山東賢山東出相語在前漢贊渡江弔狼石續狼石在潤州甘露寺有石如羊相傳謂之狼石云諸葛孔明坐其

上與孫仲謀論曹公也過嶺酌貪泉援晉書吳隱之為廣州刺史未至州二十里地名石門有水曰貪泉飲者懷無厭之心隱之既至乃酌而飲之賦詩曰縱使夷齊飲終當不易心與君步徒倚望彼修連娟願

及南枝謝早隨北鴈翩歸來春酒熟共看山櫻然

次公沈約詩野棠開未落山櫻發欲然

送晁美叔

我年二十無朋儔當時四海一子由君來叩門如

有求頎然病鶴清而修次公頎然長貌也詩云頎人其頎醉翁遣我從

子游翁如退之蹈軻丘續退之贈張籍詩云子身蹈軻丘爵位不早縮尚欲放子

出一頭嘉祐初軾與子由寓興國浴室美叔忽見訪云吾從歐陽公游久矣公令我來與子定交謂子必名世老夫須放他出一頭地

酒醒夢斷四十秋病鶴不病骨愈虯惟有我顏老

可羞子仁退之送侯繼詩我齒豁何鄙君顏老可憎醉翁賓客散九州幾人白髮

還相收我如懷祖拙自謀正作尚書已過優續晉書王述字

懷祖與羲之齊名而羲之甚輕之由是情好不協羲之嘗謂賓友懷祖正當作尚書耳投老可得僕射若求會稽便自邈然君求會

稽實良籌次公先生因言美叔求越州故用越州事實良籌又暗用却超為其父方回畫計乞會稽也往看萬

壑爭交流君近乞越州厚晉書人或問顧愷之會稽山水之狀曰千巖競秀萬壑爭流

送陳德林赴真州

君為縣令元豐中吏貪功利似病農君欲言之路

無從移書諫臣以自通諫臣蹇授之也元豐天子為改容公次

元豐天子神宗皇帝我時匹馬江西東問之逆旅言頗同老人

愛君如劉寵續後漢劉寵罷會稽郡有五六老叟從若邪山谷間出人持百錢送寵寵曰吾政何能及公言邪勤苦父老為

人選一大錢受之小兒敬君如魯恭援後漢魯恭為中牟令爾來明目達四

聰收拾駟駿冀北空君為赤令有古風次公東京惟開封祥符西京惟

河南永安南京惟宋城北京惟元城謂之赤縣其餘乃謂之畿縣也政聲直入明光宮天廡如

海養群龍并收其子豈不公君之子祁舉制策文學行義為時所稱白沙何

必煩此翁子仁真州唐永正縣白沙鎮也

送蔣穎叔帥熙河并引

穎叔出使臨洮軾與穆父仲至同餞之各賦詩一

篇以今我來思為韻致遄歸之意軾得我字

西方猶宿師論將不及我苟無深入計厚前漢李陵武帝以為有廣之

風使將八百騎深入匈奴二千餘里緩帶我亦可續晉書羊祜在軍不親戎服嘗輕裘緩帶承明正

須君援承明漢殿廬名嚴助為會稽守帝賜書曰君厭承明之廬勞侍從之事懷故土出為郡吏文字粲藻火

厚尚書宗彛藻火自薦誰云數留行終不果正坐喜論兵臨

老付邊瑣厚前漢丙吉傳案邊長吏瑣科條其人張晏曰瑣錄也欲科條其人老少及所經歷知其本以文武進也新

詩出談笑僚友困掀簾我欲歌杖杜楊柳方婀娜

次公詩杖杜勞還師之詩也詩曰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又詩云婀娜其枝邊風事首虜次公首虜秦虜

首之數也馮唐傳曰魏尚為雲中守坐首虜差六級而奪爵所得蓋么麼厚通俗文云不長曰么細小曰麼願

為魯連書一射聊城竒續史記燕將保守聊城齊田單攻之不

城中遺燕將燕將自殺乃下陰功在不殺結艸酬魏顆援左傳載魏武子有嬖妾無子武子疾命顆曰必嫁是疾病則曰必以為殉及卒顆嫁之及輔氏之役見老人結艸以抗杜回回躡而顛故獲之夜夢之曰余而所嫁婦人之父也爾用先人之治命余是以報

再送二首

使君九萬擊鵬鷖續莊子北溟有魚其名為鵬化而為鳥其名為

九萬里宵為陽關一斷魂不用寬心九千里安西都護

國西門次公安西都護則唐正觀中置府也都護本事漢鄭吉初護鄯善以西南道既破車師降日逐威震西域遂并護車師以西北

道故號都護自吉始焉

餘刃西屠橫海鯤厚莊子恢恢乎其於游刃必有餘地矣次公李

誼賦云橫海之鱣鯨也子仁魏顯李翰林集序云橫海鯢負天鵬豈池籠縈之應予詩識是游魂次公先生舊有

本注云穎叔未有帥洮之命作庵駕詩某和有游魂之句遂成吟識蓋先生詩云回首鶴行有人傑坐知羌虜是游魂是也歸來趁

別陶弘景看挂衣冠神武門續梁史陶弘景挂衣冠神武門上書辭祿

送襄陽從事李友諒歸錢塘

居杭積五歲師川按年譜先生熙寧四年通判杭州凡三年又元祐四年知杭州凡二年自意本杭

人故山歸無家欲卜西湖鄰良田不難買靜士誰

當親髯張既超然老潛亦絕倫李子冰玉姿次公穎張老潛

李子皆杭州人髯張不知為誰老潛豈道潛師曰參寥子者乎李子則友諒也文行兩清淳歸從三人

遊便足了此身公隄不改作姥嶺行開新次公公隄乃先生所

蘇東坡詩集注卷十六

文蔚堂

築杭人謂之蘇公隄也姥嶺則天姥山也幽夢隨子去松花落衣巾

送黃師是赴兩浙憲

世久無此士我晚得王孫寧非叔度家豈出次公

門續後漢黃憲字叔度前漢黃霸字次公白首沉下吏綠衣有公言次公當時人有

未解此句問之先生先生曰吾家朝雲每見師是怪其官職不遷耳然後知綠衣指朝雲哀哉吳越人久為

江湖吞官自倒帑廩飽不及黎元次公詩意言吳越之人久罹水患官雖費財於

帑庫費糧於倉廩而終不救黎元之飢困也近聞海上港漸出水底邨願君五

袴手招此半菽魂厚漢書項羽曰歲飢民負士卒食半菽一見刺史天續後漢蘇章字

孺文為冀州刺史故人為清河太守章行部按其姦賊乃謂太守為設酒看陳平生之好甚歡太守喜曰人皆有一天我獨有二天章曰今夕蘇孺

文飲故人酒私恩也明日冀州刺史按事公法也遂舉正其罪稍忘獄吏尊厚前漢周勃下獄獄吏

嘗將兵百萬安會稽入吾手厚樂天詩濟源山水好老尹知鏡湖厚

知獄吏之貴乎厚之父常日聽人言今秋入吾手

小於盆次公是時先生欲乞守越此言水患銷而湖水不泛溢也比我東來時無復瘡痍

存

送范中濟經略侍郎分韻賦詩軾得先字

且贈以魚枕杯四馬箠一

梁李久樂禍次公梁李指言西夏三種族也西夏在唐賜姓李則李繼遷是已在前宋朝賜姓趙元昊是已其承罷者既姓

趙而其餘種族猶李姓焉梁猶其妻之黨也梁氏檀權遂至弒立故梁李有用兵相關之禍自焚豈非天續左傳曰兵猶

火也弗戢兩鼠鬪穴中一勝亦偶然次公史記秦伐韓軍於

遠險狹難救趙奢獨曰道遠險狹譬猶兩鼠鬪穴中將勇者勝謀初要百慮事後乃萬全廟

堂選世將援唐書突厥擾河北武后以薛訥世將以為安東道經略使訥即仁貴之子也范氏真多賢

仁風被宿麥厚晉書袁宏世為東陽郡謝安送之取一扇授之曰聊以贈行宏曰輒當奉揚仁風慰彼黎庶綠浪

搖秦川號令聳毛羽先聲落虛弦厚戰國策更羸與魏王處京臺之上仰見飛鳥

引弓虛發而下之魏王曰射可至此乎更羸曰此孽也其飛徐而鳴悲故瘡未息而驚心未去也聞弦音引而高飛故瘡墮也

一方子仁前漢烏孫公主歌曰吾家嫁我兮天一方去路城西偏厚左傳鄭伯使公孫獲處許西偏投

竿困障日賣劍行歸田續龔遂為渤海太守令民賣劍買牛賣刀買犢贈君荆魚

杯堯祖荆州出魚枕可為杯副以蜀馬鞭次公杜牧送冀處士詩贈以蜀馬筆副之胡剡裘一醉可

以起無令祖生先援晉劉琨與祖逖為友聞逖被用與親故書曰吾枕戈待旦志梟逆虜常恐祖生先吾著鞭

謝仲適座上送王敏仲北使豈非天

衝風振河朔次公此已下定州詩也飛霧失太行相逢不相識下

馬須眉黃洗眼忽驚笑見此玉節郎龜父沈括云古之節如今之虎符其

用則有圭璋龍虎之別吾有賢主人共此燈燭光聚散一夢中人

北馬南翔吾生如寄耳次公魏文帝樂府云人生如寄多憂何為又謝安與支遁書云人生如寄

耳終日戚戚當來晤言銷之出法苑珠林送老天一方次公此先生言其在定州也幸子遇明主

陳經入西廂次公言王敏仲之在經筵也歸期不可緩倚相宜在旁

續左傳楚子與右尹子革語左史倚相趨而過王曰良史也是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

送曾仲錫通判如京師

邊城歲莫多風雪強壓香醪與君別玉帳夜談霜

月苦次公玉帳將軍帳也古有玉帳經杜送嚴公詩公留玉帳術李白司馬將軍歌云退居玉帳臨河魁鐵騎曉出

冰河裂斷蓬飛葉卷黃沙祇有千林鬢鬆花厚曾子固云齊

地寒甚夜氣如霧凝於木上旦起視之如雪白出飄滿庭階尤為可愛齊人謂之霜松鬢鬆花疑即此者也應為王孫朝

上國珠幢玉節與排衙左援公孝右孟博我居其

間嘯且諾續後漢汝南太守宗資以郡事委功曹范滂南陽太守成瑨亦委功曹岑暉郡為語曰汝南太守范孟博南陽宗資

主畫諾南陽太守岑公僕夫為我催歸來要與北海春水

爭先回

次韻和錢穆父送別并求頓遞酒

聯鑣接武兩長身厚禮記堂上接武堂下布武次公退鵷鷺

行中語笑親九子羨君門戶壯厚先生嘗云錢四莫亂與他名字然穆父是時已有

九子遂以九子厚先生自杭倅徙知密州又母丈夫目之八州憐我往來頻次公先生自杭倅徙知密州又徙徐又徙湖及哲宗即位知登

州元祐四年知杭六年知穎七年徙揚至此又知定州前後凡八州也佇聞東府開賓閣厚先生云本欲乞鑑湖就東府對耳唐書賀知

年至宰相封侯於是起賓館開東閣以延賢人便乞西湖洗塞塵厚先生云本欲乞鑑湖就東府對耳唐書賀知

章嘗乞周宮湖以為放生池賜鑑湖一曲更向青齊覓消息要知從事是何人

援晉桓温有主簿善別酒以好者為青州從事謂到齊也

次韻李端叔送保倅翟安常赴闕兼寄子

由

中山保塞兩窮邊臥治雍容已百年次公中山定州也保塞保州也顧

我迂愚分竹使與君談笑用蒲鞭厚後漢劉寬典歷三郡吏民有過但用蒲鞭罰

之示辱而已松荒三徑思元亮援陶淵明歸去來云三徑就荒松菊猶存艸合平池憶

惠連厚南史謝靈運每有篇章對族弟惠連輒得佳句嘗於永嘉西堂思詩竟日不就忽夢見惠連即得池塘生春艸之句大以為工

白髮歸心憑說與古來誰似兩疎賢厚前漢疎廣為太傅兄子受為少傅

一旦致仕而歸人皆歎息曰賢哉二大夫也

次韻王雄州送侍其涇州

威聲又數中興年厚杜甫喜達行在所詩今朝漢社稷新數中興年二虜行當一

矢聯次公周易射雉一矢亡聞道名城得真將厚皮日休七愛詩序定大亂者必有真將以李太尉

為真故應驚羽落空弦詳見前追鋒歸去雄三衛厚傳車

車遽則乘之昔魏帝召司馬仲達乘追鋒車四百餘里一宿而至次公三衛在唐制有司戈司階執干執戟謂之四色官而在前本朝神宗時官制

有左右金吾衛有左右衛有諸衛是三也於左右金吾衛則有上將軍於左右衛亦有上將軍於諸衛則有大將軍上將軍右將軍此之謂衛官也

授鉞重來定十連次公禮記十國為連連有帥別酒回頭便陳迹王續

義之蘭亭詩序云俯仰之間已為陳迹號叟端合發初筵詩實之初筵篇有曰載號載叟

追餞正輔表兄至博羅賦詩為別

孤臣南游墮黃管君亦何事來收蠻艤舟蟹戶龍

岡窟次公惠州有蟹戶而龍岡則惠州江之處所也置酒椰葉枕榔間高談已笑

衰語陋傑句尤覺清詩孱博羅小縣僧舍古我不

忍去君忘還君應回望秦與楚夢涉漢水愁秦關

我亦坐念高安客次公高安客指言筠州也筠州治高安縣時子由分司南京筠州居住也神游黃

蘖參桐山厚傳燈錄洪州黃蘖希遷禪師筠州桐山良玠禪師高安昔日屬洪州故云爾何時曠蕩洗

瑕謫次公曠蕩言赦恩也史有云曠蕩之澤與君歸駕相追攀梨花寒食隔

江路兩山遙對雙煙鬢歸耕不用一錢物惟要兩

腳飛孱顏玉牀丹鏃記分我厚本州圖經丹砂辰州者最勝生深山石崖間土人采之穴地數十丈始見苗乃白石耳謂之朱砂辰砂生石上若箭鏃紫黯鐵而光明瑩徹者真辰砂也助我金鼎光爛斑子蒼大丹秘契圖金鼎篇云金鼎者上應天下應地中應人民

再用前韻

樂天雙須如霜管始知謝遣素與蠻我兄綠髮蔚

如故已了夢幻齊人間蛾眉勸酒聊爾耳援晉書阮咸嘗曰未能免俗聊復爾耳處仲太忍茂弘孱續晉書王敦字處仲王導字茂弘敦與導嘗造王愷愷使美人行酒以客飲不盡輒殺之酒至導敦所敦故不肯持美人悲懼失色而敦傲然不視導素不能飲恐行酒者得罪遂勉強盡觴導還歎曰處仲若當世心懷剛忍非令終也三杯徑醉便歸臥海上知復幾往還連娟

六公趁蹋鞠次公蹋鞠字出衛青傳今之蹴鞠也於六公言之則舞有蹴鞠六公也邦衡琵琶錄唐崑崙彈新翻羽調綠腰注云綠腰即綠要是也本自樂工進曲上令錄出要者乃以為名誤言綠腰也杳眇三疊紫陽關厚先生詩話云

世傳陽關三疊然今世歌者每句再疊而已若只通一首言之反是四疊皆非是或每句三唱以應四疊之說則叢然無復節奏余在密州有文勛長官者以事至密自云得古本陽關其聲宛轉凄斷不類向之所聞每再唱而第一句不疊乃知舊本三疊蓋如此

何所有落花流水空青山忽驚鏡鼓發半夜明月

不許幽人攀贈行無物惟一語莫遣瘴霧侵雲鬟

羅浮道人一傾蓋欲繫白日留君顏應知我是香

案吏他年許綴蓬萊班次公元稹詩我是玉皇香案吏謫居猶得近蓬萊

送鮮于都曹歸蜀灌口舊居彦章成都今古記云秦昭王以李冰

代弱守鑿離堆辟沫水之害穿二江成都中於是沃野千里號為陸海民思其惠立廟在灌口山

籥盡霜須照碧銅次公籥讀如鑷碧銅鏡也依然春雪在長松次公言白

朝行犀浦催收芋次公犀浦在郫縣子翬青城山記云李冰琢五石犀以厭水一在青城二在犀浦一在成都市橋一在江中號犀浦為沉犀浦

夜渡繩橋看伏龍次公繩橋在灌口引繩架之故云繩橋昔李太守之子禁

龍於此今山上有伏龍觀焉養源白莫歎倦游無駟馬要將老

健敵千鍾子雲三世惟身在援揚子雲歷成哀平三世不徙官為向西

南說病容

送邵道士彥肅還都嶠十朋洞天福地記三十六小洞天記第二十都嶠山

洞周回一百八十里名寶玄之天在容州

乞得紛紛擾擾身結茆都嶠與仙鄰少而寡欲顏

常好老不求名語益真許邁有妻還學道續晉許邁字遠游初

學道時其妻尚在父母既終乃遣妻孫氏還家遂攜其同志遍游名山焉陶潛無酒亦從人援陶潛傳羊松齡龐

道等或有酒要之共至酒座雖不識主人亦欣然無忤酣醉便返相隨十日還歸去萬劫清

游結此因

送仲素寺丞致政歸潛山

潛山隱居七十四紺瞳綠髮初謝事腹中靈液變
丹砂江上幽居連福地彭城爲我駐三日明月滿
船同一醉丹青細字口傳訣顧我沈迷真棄耳來
年四十髮蒼蒼始欲求方救憔悴他年若訪潛山
居慎勿逃人改名字

送蘇伯固效韋蘇州

三度別君來此別真遲莫白盡老髭須明日淮南
去酒罷月隨人淚濕花如霧後夜逐君還夢繞江
南路

送柳宜歸

折脚鐺中煨淡粥曲枝桑下飲離杯書生不是南

遷客魑魅驚人須早迴

送都監北歸

一聲鴻鴈破江雲萬里梧桐卷露銀我自飄零是
羈客更堪秋晚送行人

送柳子玉赴靈山

世事方艱便猛回此心未老已先灰何時夢入真
君殿也學傳呼觀主來

跋姜公弼課冊姜君瓊人已卯閏九月來

從學於東坡至僖耳庚辰三月方還瓊

四言

雲興天際歟若車蓋凝目未瞬瀰漫霏霽驚雷出
火喬木靡碎殷地蒸空萬夫皆廢懸溜綆墜日中

見沫移晷而收野無完塊

雲與天和董傳留別

〔堯卿〕董傳字至和洛陽人有詩名於時嘗在鳳翔與東坡相從韓魏公鎮長安傳有詩云古來風義遺才少近世公卿薦士稀韓舉而已卒矣

麤繒大布裹生涯腹有詩書氣自華厭伴老儒烹

瓠葉

〔續〕後漢劉昆教授弟子嘗五百餘人每春秋享射常備列典儀以素米瓠葉為俎豆次公小雅瓠葉詩曰幡幡瓠葉采之烹之鄭氏

注云酒既成先與父兄室人烹瓠葉而飲強隨舉子蹋槐花

〔援〕南部新書載長安舉士六月後落第者不出京謂

之過夏借淨坊廟院作文章曰夏課時語曰槐花黃舉子忙

囊空不辦尋春馬

〔厚〕孟郊詩春風得意馬蹄疾一

日看盡眼亂行看擇婿車

〔援〕唐進士開宴常寄曲江亭其日公卿家傾城縱觀鈿車珠鞅櫛比而至中東

榻之選

得意猶堪誇世俗詔黃新濕字如雅

〔續〕盧全示漆丁詩開

來案上翻墨汁塗抹詩書如老雅

和沈立之留別二首

而今父老千行淚一似當時初去時不用鐫碑頌

遺愛丈人清德畏人知

臥聞鏡鼓送歸艎夢裏忽忽共一觴試問別來愁

幾許春江萬斛若為量

去時余在試院

次韻代留別

絳蠟燒殘玉笋飛離歌唱徹萬行啼他年一舸鳴

夷去應記儂家舊姓西

〔次公〕按寰宇記載西施施其姓也所居在施故有東施家西施家黃魯直詩云

世有捧心學取笑如東施今云舊姓西豈偶不契勘邪然不害其詩句之妙

留別金山寶覺圓通二長老

沐罷巾冠快晚涼睡餘齒頰帶茶香艤舟北岸何

時渡晞髮東軒未肯忙

〔厚〕楚詞與女沐兮咸池晞汝髮兮陽之阿

康濟此身殊

有道醫治外物本無方風流二老長還往顧我歸
期尚渺茫

子由自南都來陳三日而別

夫子自逐客

續史記李斯傳秦宗室大臣請一切逐客斯乃上書云云

尚能哀楚囚奔馳

二百里徑來寬我憂相逢知有得道眼清不流別

來未一年落盡驕氣浮

子仁史記老子謂孔子曰去子之驕氣與多欲態色與淫志

嗟我

晚聞道歎啓如孫休

厚孫休人名莊子子扁慶子曰今休歎啓寡聞之民也

至言雖久

服放心不自收

次公莊子至言去言

悟彼善知識妙藥應所投

師維摩經言世尊現身為大醫王善療眾病應病與藥

納之憂患場磨以百日愁冥頑

雖難化鑄發亦已周平時種種心次第去莫留但
餘無所還永與夫子游此別何足道大江東西州

畏蛇不下榻

厚退之八月十五夜贈張功曹詩下榻畏蛇食畏藥海氣濕熱熏腥臊

睡足吾無求

援杜牧齊安郡詩平生睡足處雲夢澤南州堯祖今齊安郡治有睡足齋存焉

便為齊安民何必歸故

丘

過新息留示鄉人任師中

任時知瀘州亦坐事對獄

昔年嘗羨任夫子卜居新息臨淮水

厚新息蔡州縣也

怪君

便爾忘故鄉稻熟魚肥信清美竹陂鴈起天為黑

小竹陂在縣北

桐柏煙橫山半紫

桐柏廟在縣南

知君坐受兒女困

厚

漢王式讓諸生曰我本不欲來諸生強勸我竟為豎子所辱遂謝免歸

悔不先歸弄清泚塵埃我

亦失收身此行蹭蹬尤堪鄙寄食方將依白足

次

白足言僧也劉禹錫云白足赤髭之侶

附書未免煩黃耳往雖不及來有年

詔書儻許歸田里

任劉禹錫詩皇恩若許歸田去晚歲當為鄰舍翁

却下關山入

蔡州

次公關山則自蔡州所經由來黃州路先生後有梅花小詩云半隨飛雪渡關山

為買烏犍三

尾

蔡州出水牛

別子由三首兼別遲

知君念我欲別難我今此別非他日風裏楊花雖

未定雨中荷葉終不濕三年磨我費百書一見何

止得雙壁願君亦莫歎留滯

厚西漢司馬遷傳是歲天子始建漢家之封而太史留滯周南

不得與從事

六十小劫風雨疾

次公蓮華經有言六十小劫又有言八十小劫

先君昔愛洛陽居

子仁按子由卜居賦序云昔余先君以布衣宦學四方嘗過洛陽愛其山川慨然有卜居意而

貧不能遂

我今亦過嵩山麓水南卜宅吾豈敢

續溫造隱居洛水之南烏

重脣辟河陽幕韓愈詩曰水南山人又繼往車馬僕從塞閭里

試向伊川買修竹又聞緱氏

好泉眼

次公老杜有太平寺泉眼詩緱山泉河南志緱氏山有佛光寺又有甘泉

傍市穿井瀉冰玉

遙想茆軒照水開兩翁相對清如鵠

兩翁歸隱非難事惟有傳家好兒子憶昔汝翁如

汝長筆頭一落三千字世人聞此皆大笑慎勿生

兒兩翁似不知樗櫟薦明堂何似鹽車壓千里

初別子由至奉新作

雙鵲先我來

次公西京雜記陸賈云乾鵲噪而行人至

飛上東軒背

次公東軒蓋子由在筠州

官居所建

書隨好夢到人與佳節會

次公佳節指言端午相會也

一懽難把

玩師柳子厚書悠悠人世越不過為三十年客耳前過三十七年與瞬息無異後所得者其不足把玩亦已審矣

回首了無

在却渡來時溪斷橋號淺瀨茫茫暑天闊藹藹孤

城背青山眊矐中

援唐進士失意相與聚飲謂之打眊矐

落日淒涼外盛衰

豈吾意離合非所礙何以解我憂粗了一事大

次公

禪家語謂了死生也

東府雨中別子由

庭下梧桐樹三年三見汝前年適汝陰見汝鳴秋

雨去年秋雨時我自廣陵歸今年中山去

去莫歎息主人亦是客對牀定悠悠夜雨空蕭瑟

起折梧桐枝贈汝千里行重來知健否莫忘此

時情

留別廉寺

編萑以苴豬

中有酥與飴懸

知合浦人常誦東坡詩好在真一酒為我醉宗資

王子立去歲送子由北歸往返百舍今又

相逢顛上戲用舊韻作詩留別

米盡無人典破裘送行萬里一鄒游

解舟又欲攜君去

舍聊須與婦謀

聞道年來丹伏火不

愁老去雪蒙頭剩買山田添鶴口

山故也往時先生此詩

文蔚堂

次公蘇州與元常全真二生詩那知風雨後復此對牀眠先生與子由

往常讀韋詩至此句惻然感之遂相約早退為閒居之樂自後詩中屢及

之

次公禮記內則篇炮取豚若將剗之剗之實棗於其腹中

編萑以苴之塗之以謹塗炮之注云謹當為瑾聲之誤也

小餅如嚼

月

次公言行錄丁晉公與楊大年拋令大年云有

酒如線遇鍼則見晉公云有餅如月遇食則缺

中有酥與飴懸

知合浦人常誦東坡詩好在真一酒為我醉宗資

王子立去歲送子由北歸往返百舍今又

相逢顛上戲用舊韻作詩留別

米盡無人典破裘送行萬里一鄒游

解舟又欲攜君去

舍聊須與婦謀

聞道年來丹伏火不

愁老去雪蒙頭剩買山田添鶴口

山故也往時先生此詩

文蔚堂

次公蘇州與元常全真二生詩那知風雨後復此對牀眠先生與子由

往常讀韋詩至此句惻然感之遂相約早退為閒居之樂自後詩中屢及

之

次公禮記內則篇炮取豚若將剗之剗之實棗於其腹中

編萑以苴之塗之以謹塗炮之注云謹當為瑾聲之誤也

小餅如嚼

月

次公言行錄丁晉公與楊大年拋令大年云有酒如線遇鍼則見晉公云有餅如月遇食則缺

先傳於世自注云爾子仁魏野間居廟堂新拜富民侯援漢武帝末年拜田
即事詩成家書滿室添口鶴生孫千秋為丞相封富民侯

蘇東坡詩集注卷第十六

米盡無人與... 蘇東坡詩集注卷第十六... 廟堂新拜富民侯... 千秋為丞相... 封富民侯... 蘇東坡詩集注卷第十六... 廟堂新拜富民侯... 千秋為丞相... 封富民侯...

蘇東坡詩集注卷第十七

燕集

與趙陳同過歐陽叔弼所治小齋戲作

江湖渺故國厚江湖

風雨傾舊廬東來三十年媿此

一束書續退之小兒詩始我來京師止攜

尺椽亦何有次公顏延年詩

而我常客居羨君開此室容膝真有餘援陶潛歸去來

拊牀琴動搖弄筆窗明虛後夜龍作雨天

明雪填渠時方禱雨龍祠作此句時星斗

夢回聞剥啄厚退之

誰呼陳趙予堯卿先生詩話云元祐六年十月二十六日

有客至門禱雨張龍公會景貺履常二歐陽子作詩

添丁走沽酒續盧仝之子曰添丁全通德起挽蔬厚通德

甚新前人未有此法季默曰有之長官請客吏請客目曰主簿少府我即此

妾樊通德也能言趙飛燕姊
妹事玄為作飛燕外傳也
主孟當啗我次公國語晉優施謂里克妻曰主孟啗我我教茲暇

豫事君注大夫之妻從夫
稱主而孟則里克妻字也
玉鱗金尾魚人表杜詩泉出巨魚長比人丹砂作尾黃金鱗

醉忘其家器先史記司馬穰苴曰將受命之日則忘其家援枹鼓之急則忘其身
此身自蘧蔭次公蘧蔭有二義有口柔謂之蘧蔭有麗竹席謂之蘧蔭此身自蘧蔭則麗竹席之謂言身之卷舒如麗席之耐也

姪安節遠來夜坐三首

南來不覺歲崢嶸厚鮑明遠舞鶴賦歲崢嶸而催莫
坐撥寒灰聽雨聲

遮眼文書元不讀
伴人燈火亦多情
嗟予潦倒無歸日
令汝蹉跎已半生
免使韓公悲世事
白頭還對短長檠

續退之短燈檠歌云長檠八尺空自長短檠二尺便且光黃簾綠幕朱戶閉風露氣入秋堂涼裁衣寄遠淚眼暗搔頭頻挑移近牀太學儒生東魯客二十辭家來射策夜書細字綴語言兩目眩昏頭雪白此時提挈當案前看書到曉那能眠一朝富貴還自恣長檠高張照朱翠吁嗟世事無不然牆角君看短檠弃

心衰面改瘦崢嶸
相見唯應識舊聲厚後漢夏馥傳馥以聲名為中官所忌遂被誣陷詔下州郡捕為黨魁馥乃自翦須變形為冶家傭親突煙炭形貌毀瘁弟靜於洛陽市中遇馥不識聞其言聲乃覺而拜之

夜思家在何處
殘年知汝遠來情
畏人默坐成癡鈍馮顏氏家訓曰梁世有一侯嘗對元帝飲詭自陳癡鈍乃成颺段元帝答曰颺異涼風段非土木
問舊驚呼半死生厚杜詩訪舊半為鬼驚呼執中腸

夢斷酒醒山雨絕
笑看飢鼠上燈檠

落第汝為中酒味續唐人下第詩氣味如中酒
吟詩我作忍飢聲子

便思絕粒真無策
苦說歸田似不情
腰下牛閒方解佩任龔遂為渤海太守令民賣劍買牛賣刀買犢曰何為帶牛佩犢
洲中奴長足

為生續三國志李衡於武陵龍陽泛洲上作宅種柑千株臨死謂其子曰吾州里有千頭木奴歲可得絹千匹足用矣
大昭

一弛何緣鼓次公退之詩大
已覺翻翻不受檠厚揚子曰見弓之張

東坡詩集卷之七

文蔚堂

兮弛而不失其良兮何謂也曰
樂之而已矣注樂正弓之器

錢安道席上令歌者道服

烏府先生鐵作肝

續漢御史府中列柏樹常有野鳥數千棲宿其上晨出莫來號為朝夕鳥次公錢安道錢顛也

為御史
謫官

霜風卷地不知寒猶嫌白髮年前少故點紅

燈雪裏看他日卜鄰先有約待君投紱我休官如

今且作華陽服

厚句曲山三十六洞天之第八洞也名曰華陽洞以三茅所居故曰茅山

醉唱儂家

七返丹

續古歌云七還七返三五一龍虎相交入塊室灰地燄燄天地精金液還丹功了畢厚呂仙翁詞云七返還丹在人先須鍊餌子

敬道書大還秘契圖曰從寅至申為七返却至坤為九還

與述古自有美堂乘月夜歸

倬陳襄字述古福州候官人

娟娟雲月稍侵軒澹澹星河半隱山魚鑰未收清

夜永

續鑰必以魚者取其不瞑目守夜之義

鳳簫猶在翠微間

任蕭史善吹簫秦穆公以女弄

玉妻焉遂教弄玉吹簫作鳳鳴有鳳來止其屋公為作鳳臺一旦弄玉乘鳳蕭史乘龍升天而去

淒風瑟縮經絃

柱

次公絃柱則琵琶之屬也

香霧淒迷著髻鬟

師杜詩香霧雲鬟溼共喜使君

能鼓樂萬人爭看火城還

厚李肇國史補正旦曉漏已前三司使大金吾皆以樺燭擁馬謂之

火城

十月十五觀月黃樓席上次韻

中秋天氣未應殊不用紅紗照坐隅山下白雲橫

匹素水中明月臥浮圖未成短檝還三峽已約輕

舟泛五湖

續范蠡去越泛扁舟游五湖蠶吳郡圖經續記其一曰貢湖二曰遊湖三曰胥湖四曰梁湖五曰金鼎湖

為問

登臨好風景明年還憶使君無

雪後至臨平與柳子玉同至僧舍見陳尉

古烈

芮案圖經臨平鎮端拱元年置隸仁和縣

落帆古戍下積雪高如丘強邀詩老出疎穎散颼

颼僧房有宿火手足漸和柔靜士素寡言吳王獻之字子敬嘗

相對自忘憂銅爐擢煙穉石鼎浮霜漚我行雖有

程坐穩且復留大哉天地間此生得浮遊

與龍節侍宴前一日微雪與子由同訪王

定國小飲清虛堂定國出數詩皆佳而五

言尤奇子由又言昔與孫巨源同過定國

感余存歿悲歎久之夜歸稍醒各賦一篇

明日朝中以示定國也

天風淅淅飛玉沙詔恩歸沐休早衙歸沐漢制也遙知清

虛堂裏雪正似蒼荀林中花次公蒼荀椀子花也與雪皆六出佛書云如人入蒼荀林中惟

聞蒼荀香不聞他香出門自笑無所詣呼酒持勸惟君家韓退之醉贈張

秘書今日到君家呼酒持勸君蹋冰凌戰疲馬子仁揚雄甘泉賦馳閭闔而入凌兢又杜詩安得赤脚踏層水

扣門剥啄驚寒雅援韓詩剥啄羨君五字入詩律欲

與六出爭天葩厚退之詩天葩吐奇芬頭風已倩檄手愈背癢

拾得仙爪爬續魏太祖苦頭風陳琳呈所州檄太祖臥讀翕然起曰此愈我病任神仙傳王方平邀麻姑降蔡經家麻姑手

鳥爪經念曰背大癢時得此掌爬背大快也銀餅瀉油浮蟻酒紫盃鋪栗盤龍

茶幅中起作鸚鵡舞疊鼓誰慘漁陽搥厚晉謝尚書善音樂博綜眾藝

王導謂曰聞君善作鸚鵡舞一座傾想寧有此理不尚曰佳便著衣幘而

舞導令坐者拊掌擊節尚俯仰其中旁若無人又曹操聞禰衡善擊鼓乃

召為鼓吏因大會賓客閱試音節諸吏過者皆人脫其故衣

更著岑牟單絞之服次至衡衡方為漁陽三搥蹀躞而前

九衢燈火雜夢寐十年聚散空咨嗟明朝握手殿門外共看

銀闕瞰朝霞

聚星堂雪

并序

元祐六年十一月一日禱雨張龍公得小雪與客會

飲聚星堂忽憶歐陽文忠公作守時雪中約客賦

詩禁體物語於艱難中特出奇麗爾來四十餘年

莫有繼者僕以老門生繼公後雖不足追配先生

而賓客之美殆不減當時公之二子又適在郡故

輒舉前令各賦一篇

次公廬陵集載雪詩注云時在潁州作其序曰玉月梨梅練絮白舞鵝鶴等事皆請

勿用

窗前暗響鳴枯葉龍公試手初行雪映空先集疑

有無

子仁詩云相彼兩雪先集維霰

作態斜飛正愁絕衆賓起舞舞風竹

亂老守先醉霜松折

厚退之詩張君名聲坐所屬起舞先醉長松摧

恨無翠袖點

橫斜祇有微燈照明滅歸來尚喜更鼓永晨起不

待鈴索掣

次公鈴索掣太守有鈴閣也李白猛虎行掣鈴交通二十石

未嫌長夜作衣稜

却怕初陽生眼纈

厚李賀詩楊花撲帳春雲熱龜甲屏風醉眼纈

欲浮大白追餘

賞

續魏文侯飲大夫酒使公乘不仁為觴政曰飲不盡者浮以大白

幸有回飈驚落屑模糊

檜頂獨多時歷亂瓦溝栽一瞥汝南先賢有故事

次公三國志多引汝南先賢傳今潁州汝南之地也故用汝南先賢字

醉翁詩話誰續說

次公廬陵集中

有詩話上

當時號令君聽取白戰不許持寸鐵

乘舟過賈收水閣收不在見其子三首

慶酒陶元亮

厚元亮淵明別字也性嗜酒親舊知其如此或置酒招之造飲輒盡期在必醉其至酒醉雖不識主人亦欣

然無忤嘗作飲酒詩二十首

能詩張志和

續張志和自稱煙波釣徒往來苕霅間亦名玄真子嘗有詞云西塞山邊白鷺

飛桃花流水鰕魚肥青箬笠
綠蓑衣斜風細雨不須歸
青山來水檻白雨滿魚蓑淚

垢添丁面次公添丁以言賈之子盧仝兒名添
不知何所樂竟夕獨酣歌其子三首

漢梁鴻妻孟光舉案齊眉
嫋嫋風蒲亂猗猗水荇長子仁杜詩水荇牽風翠帶
小舟

浮鴨綠厚李白詩春水初生鴨頭
大杓瀉鵝黃續杜詩鵝兒黃

得意詩酒社終身魚稻鄉樂哉無一事何處不

清涼

曳杖青苔岸繫船枯柳根德公方上冢厚後漢龐公傳

季路獨留言趙以言見收之子語子路從而後遇

已占蒲魚港更開松菊園從茲來往數兒

女自簷門續杜詩曬藥能無婦簷門幸有兒

城南縣尉水亭得長字

兩尉鬱相望東南百步場次公百步場蓋言
插旗蒲柳

市伐鼓水雲鄉次公插旗伐鼓以言尉之事
已作觀魚檻仍

開射鴨堂續孟郊為漂陽尉開射鴨
全家依畫舫極目亂

紅妝澌澌波頭細疎疎兩脚長我來閒濯足谿漲

欲浮牀澤國山圍裏元劉賓客詩云山
孤城水影傍欲

知歸路處葦外記風檣商老杜牧之李長吉集序云

十二月十四日夜微雪明日早往南谿小

酌至晚

南谿得雪真無價走馬來看及未消獨自披榛尋

履迹次公晉趙景真與嵇茂齊書曰涉澤求蹊披
最先犯曉過

朱橋誰憐破屋眠無處師杜甫有茅屋為秋風所破歌坐覺邨飢語不

啣師杜牧之詩澤闔鳥來遲邨飢人語早惟有莫雅知客意驚飛千片落寒

條

陪歐陽公宴西湖堯卿穎州西湖明日早赴南樓小

謂公方壯須似雪謂公已老光浮頰揭來湖上飲

美酒醉後劇談猶激烈次公世說載支道林行人問曰何處來答曰今日與謝傳劇談出來湖邊

艸木新著霜芙蓉晚菊爭煌煌插花起舞為公壽

公言百歲如風狂續退之詩男兒不再壯百歲如風狂赤松共遊也不惡

厚張良願棄人間事從赤松子遊赤松子為神農雨師服水玉散而得仙見漢書誰能忍飢啗仙藥堯卿

陸龜蒙曰我幾年來忍飢誦經豈不知屠沽兒有酒食邪乃食杞菊頤神養壽見食杞菊序已將壽夭付天公

彼徒辛苦吾差樂子仁前漢陳遵謂張竦曰足下誦諷經書苦身自約不敢蹉跌而我放意自恣浮湛俗間官爵

功名不減於子而差獨樂故不優邪 城上烏栖莫靄生銀缸畫燭照湖明

不辭歌詩勸公飲坐無桓伊能撫箏續謝安功名盛極嫌隙遂成晉武召

桓伊飲安侍坐伊撫箏而歌怨詩曰為君既不易為臣良獨難忠信事不顯乃有見疑患周旦佐文武金滕功不刊推心輔王政二叔反流言聲節慷慨俯仰可觀安泣下霑襟乃越席而就

之捋其頰曰使君於此不凡帝有媿色

有以官法酒見餉者因用前韻求述古為

移廚飲湖上

喜逢門外白衣人厚陶潛性嗜酒家貧不能常得九月九日無酒出宅邊叢菊中坐久之望見白衣人至乃江州

刺史王弘送酒即便酌飲而歸出續晉陽秋欲膾湖中赤玉鱗遊舫已妝吳榜

穩次公張載傳吳榜越船不能無水而浮舞衫初試越羅新次公李賀詩越羅衫袂迎春風欲

將漁釣追黃帽續前漢鄧通以權船為黃頭郎師古曰土勝水其色黃故刺船之郎皆著黃帽因號曰黃頭郎未

要鞞刀抹絳巾厚唐制以戎服見者左握刀右屬弓矢帕首袴鞞抹絳巾者言紅抹額乃帕首之謂也芳

意十分強半在為君先蹋水邊春

飲湖上初晴後雨二首

水光瀲灩晴方好山色空濛雨亦奇

次公選詩空濛如薄霧

欲把

西湖比西子澹妝濃抹總相宜

朝曦迎客宴重岡晚兩留人入醉鄉

援唐王績作醉鄉記

此意

自佳君不會一杯當屬水仙王

湖上有水仙王廟

與臨安令宗人同年劇飲

我雖不解飲把琖歡意足試呼白髮感秋人

續白樂天有初

見白髮感秋詩

令唱黃雞催曉曲

厚白樂天詩誰道使君不解歌聽唱黃雞與白日黃雞催曉曲時鳴白日催年

與君登科如隔晨

次公退之送惠師詩壯志死不息千年如隔晨

敝袍霜雪空

殘綠如今莫問老與少兒子森森如立竹黃雞催

曉不須愁老盡世人非我獨

初自徑山歸述古召飲介亭以病先起

西風初作十分涼喜見新橙透甲香遲莫賞心驚

節物登臨病眼怯秋光慣眠處士雲菴裏

堯卿唐方干處士嘗

居雲菴有雲菴集行於世唐末五代人也

倦醉佳人錦瑟傍

續杜詩何時詔此金錢會暫醉佳人錦瑟傍

猶有夢回清興在臥聞歸路樂聲長

明日重九亦以病不赴述古會再用前韻

月入秋帷病枕涼霜飛夜篔簹故衾香可憐吹帽狂

司馬

次公孟嘉為桓溫參軍重九日會龍山風吹帽落地狂司馬謝奕也為桓溫司馬猶推布衣之舊在溫坐上岸憤嘯詠無異常日溫

謂為方外司馬南康王呼為狂司馬

空對親春老孟光

援孟光梁鴻妻也梁鴻至吳依大家臯伯通居廡下

為人賃舂每歸其妻為具食不敢於鴻前仰視舉案齊眉

不作雍容傾座上

續司馬相如客臨邛令王吉臨

邛富人卓王孫之屬以令有貴客為具召之并召令長卿謝病不能臨令身自迎已而強往相如車騎雍容閒雅甚都一座盡傾

翻成
翫骭倚門傍厚後漢趙壹刺世疾邪作詩曰伊優北堂上翫骭倚門邊人間此會論今

古細看茱萸感歎長援杜詩明年此會知誰健醉把茱萸子細看

二更鏡鼓動諸鄰百首新詩間八珍厚周禮膳夫珍用八珍

已遣亂鼃成兩部續南史孔珪門庭之內艸菜不蕃乎珪笑答曰我以此當兩部鼓吹何必效蕃王晏嘗鳴鼓吹候之聞鼃鳴曰殊聒人耳珪曰我聽鼓吹殆不及此晏有慙色更邀明

月作三人援李白詩舉杯邀明月對影成三人雲煙湖寺家家境燈火沙

河夜夜春曷不勸公勤秉燭續古詩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遊老來光

景似奔輪

述古以詩見責屢不赴會復次前韻

我生孤癖本無鄰老病年來益自珍肯對紅裙辭

白酒但愁新進笑陳人厚莊子老而無能曰陳人北山怨鶴休驚夜

南畝巾車欲及春援淵明歸去來云農人告

多謝清詩屢推轂子仁前漢鄭當時傳每朝候上問說未嘗不言天下長者其推轂士

豨膏那解轉方輪來詩有雲霄蒲輪之句續淳于

和蘇州太守王規父侍大夫人觀燈之什

余時以劉道原見訪滯留京口不及赴此

會二首

不覺朱轡輾後塵爭看繡幃錦纏輪洛濱侍從三

人貴厚晉汝南王亮傳伏太妃嘗有小疾被於洛水亮兄弟三人侍從並持節鼓吹震耀洛濱武帝登凌雲臺望見曰伏姊可謂富貴

文蔚堂

文蔚堂

文蔚堂

文蔚堂

文蔚堂

矣京兆平反一笑春〔續〕雋不疑為京兆尹每行縣錄囚還其母問不疑多有所平反母喜笑為飲食言語或

無所出母怒為不食但逐東山攜伎女〔厚〕謝安遊東山那知後閣走〔厚〕謝安遊東山那知後閣走

窮賓〔援〕陳遵每大飲輒關門客雖有急終不得去嘗有部刺史奏事過遵值其方飲刺史大窮候遵酒醉時突入見遵母叩首曰當

對尚書有期會狀母乃令從後閣出去滯留不見榮華事〔師〕太史公空作賡〔師〕太史公空作賡

詩第七人蘇代太守王賈父封大夫入贈欽之十

翻翻緹騎走香塵〔次〕公緹騎漢制執金吾所管兵緹赤也衣赤衣者也激激飛濤射

火輪美酒留連三夜月豐年傾倒五州春〔時〕浙西皆已不熟罷

燈惟蘇獨盛安排詩律追疆對〔子〕仁強對字出晉書蹭蹬歸期為惡賓

次公西京雜記公孫弘起家於齊為丞相故人高賀從之弘食之脫粟飯覆以布被賀怒曰何用故人富貴為脫粟布被我自之弘大慙賀告

人曰公孫內服貂蟬外衣麻桌內廚五鼎外膳一餒云何以示天下於是朝廷疑其矯焉弘聞之歎曰寧逢惡賓不逢故人隋珥遺

簪想無限〔續〕明皇幸溫泉楊妃諸姊妹皆貴從幸為五家隊遺鈿隋珥籍籍道傍〔厚〕史記滑稽傳淳于髡言州閭之會前有

隋珥後有遺簪華胥猶見夢回人〔續〕列子黃帝居大庭之館齊心服形三日不親政事晝寢而夢遊華胥氏之國

金山寺與柳子玉飲大醉臥寶覺禪榻夜

分方醒書其辭

惡酒如惡人相攻劇刀箭頽然一榻上勝之以不

戰詩翁氣雄拔禪老語清軟〔子〕仁杜詩夜闌接輓語我醉都不知

但覺紅綠眩〔堯〕卿李太白詩看朱成碧顏始酡醒時江月隋城城風響

變惟有一龕燈二豪俱不見〔續〕劉伶酒德頌二豪侍側焉若螺贏之與螟蛉

今宵宿蘇州閭丘江君二家雨中飲酒二首〔堯〕卿閭丘孝忠

續白西顯字公

小圃陰陰徧灑塵方塘澗澗欲生紋已煩仙袂來

行雨〔續〕宋玉高唐賦朝為行雲暮為行雨〔子〕仁咸通末淮南李公遊江舟子刺船誤為竹篙濺水溼近侍衣李公為之變色裴慶餘時佐

幕在坐遽獻一絕云半額鵝黃金縷衣翠翹浮
動玉釵垂從教水濺羅襦溼疑是巫山行雨歸
莫遣歌聲便駐雲

厚列子薛談學謳於秦青未窮青之技遂辭歸青弗止餞
於郊拊節悲歌聲振林木響過行雲談乃反不敢言歸
肯對綺羅

辭白酒 次公李白詩白 酒初熟山中歸 試將文字惱紅裙 續退之詩不解文
字飲惟能醉紅裙

今宵記取醒時節 點滴空階獨自聞 任何遜詩夜雨滴
空階滴滴空階裏

空階滴不入 滴入愁人耳 續唐明皇幸蜀令
畫工作十眉圖

五紀歸來鬢未霜 十眉環列坐生光

喚船渡口迎秋女 續杜牧秋娘詩却喚 駐馬橋邊問泰孃

厚劉禹錫泰孃詩有時裝成好天氣走上皋橋
折花戲風流太守韋尚書路傍忽見停隼旗
曾把四絃娛白傅

厚白居易謫江州送客潯陽湓江聞倡女夜彈
琵琶引曰放弦收撥當心畫四絃一聲如裂帛
敢將百州鬪吳王

續吳王與西施 從今却笑風流守畫戟空凝燕寢香 厚

應物詩兵衛森畫 戟宴寢凝清香 商見惠曰人

聞喬太博換左藏知欽州以詩招飲

今年果起故將軍 厚西漢李廣嘗夜從一騎出田還至亭霸陵尉
醉訶止廣騎曰故李將軍尉曰今將軍尚不得

夜行何故也 次公先生鐵溝行贈喬太博
詩云明年定起故將軍未肯先誅霸陵尉
幽夢清詩信有神馬

革裹尸真細事 續馬援言男兒要當死於 虎頭食肉更何

援相者指班超曰生燕頰虎頭
人飛而食肉此萬里侯之相也
陳雲冷壓黃茆瘴 韓通真子
瘴論曰嶺

南從仲春訖仲夏行青州
瘴季夏訖孟冬行黃茆瘴
羽扇斜揮白葛巾 續諸葛亮與司馬
宣王對於渭濱王

戎服蒞事使人視亮乘素
車葛巾羽扇指揮三軍
痛飲從今有幾日西軒月色夜

來新

東堂酒 與梁左藏會飲傅國博家

將軍破賊自艸檄 續梁荀濟曰大丈夫當於楯上磨墨作
檄 次公陳元康上馬破賊下馬艸檄
論詩

說劍俱第一 次公老杜詩為報欲
論詩莊子有說劍篇
彭城老守本虛名識字

劣能欺項籍

厚項曰書足以記姓名耳不足學

風流別駕貴公子欲把

笙歌煖鋒鏑紅旆朝開猛士譟翠帷莫卷佳人出

東堂醉臥呼不起啼鳥落花春寂寂

子仁王維詩落花寂寂啼山鳥韋莊

詞云滿院落花春寂寂試教長笛傍耳根一聲吹裂階前石

續李暮吹笛天

下第一月夜泛舟吹之寥亮逸發俄有客於岸呼船請載既至請笛而吹其聲清壯山石可裂

然日西博民色

約公擇飲是日大風

堯卿公擇建昌人

先生生長匡廬山

續匡廬山在江州德化南康軍星子二縣境次公匡廬江陽之名岳本名三天子鄣周景式廬

山記曰匡俗周威王時人生而神靈廬於此山世稱廬君故山取號焉

山中讀書三十年舊聞飲

水師顏淵不知治劇乃所便

厚晉袁甫自言能作劇縣次公漢書張敞自請治劇郡偷

兒夜探赤白丸

厚前漢尹賞傳永始元延間長安中閭里少年羣輩殺吏受賕報仇相與探丸為彈得赤丸者斫武

吏得黑丸者斫文吏白者主治喪次公晉王獻之曰偷兒青檀我家舊物

奮穎忽逢朱子元

續朱博字子元

遷琅邪太守齊郡舒緩養名博新視事掾吏皆移病博問其故對言故事二千石新到輒遣吏存問乃敢起視職博奮穎抵几曰齊兒欲以此為俗邪悉罷斥之

半年羣盜誅七百誰信家書藏九千

次公先生作李氏山

房記云藏書凡九千餘卷

春風無事秋月閒紅妝執樂豪且妍紫

衫玉帶兩部全

次公孔稚圭曰兩部鼓吹

琵琶一抹四十絃

帛今云一抹四

客來留飲不計錢齊人愛公如子產兒

啼臥路呼不還

厚左氏子產古之遺愛次公案史記循吏傳子產治鄭二十六年而死丁壯號哭老人兒啼曰子產

去我死乎民將安歸

我慙山郡空留連牙兵部吏笑我寒邀公

飲酒公無難約束官奴買花鈿熏衣理鬢夜不眠

曉來顛風塵暗天

師杜詩曉來急雨春風顛

我思其由豈坐慳

仕還鄉一日見太守太守曰君近日作何詩曰唯作一謎四脚直上四脚下經年度歲不曾下或然下不是風起即雨下曰此即君茶林試開之則慳值風澀值雨也

太守為之大笑作詩媿謝君笑謹歸來瑟縮愈不安

文蔚堂

要當噉公八百里

厚晉王濟傳王愷以帝舅奢豪有牛名八百里駁嘗瑩其蹄角濟請以錢十萬與牛對射

而賭之濟一發破的因據胡牀叱左右速探牛心來須臾而至一割便去

豪氣一洗儒生酸

夜飲次韻畢推官

簿書叢裏過春風酒聖時時且復中紅燭照庭嘶

騾裏

續騾裏神馬也赤喙黑身杜詩駿馬時看金騾裏

黃雞催曉唱玲瓏

次公樂天詩誰道使

君不解歌聽唱黃雞與白日黃雞催曉丑時鳴白日催年酉前沒玲瓏玲瓏柰老何使君歌了汝更歌

老來漸減金釵

興醉後空驚玉箸工

畢善篆續秦相李斯作二篆謂之玉箸體成一家法

月未上時

應早散免教壑谷問吾公

續左傳鄭伯有嗜酒為窟室而夜飲酒擊鐘焉朝至未已朝者曰公

焉在其人曰吾公在壑谷

聞李公擇飲傳國博家大醉二首

兒童拍手鬧黃昏應笑山公醉習園

續晉山簡傳簡為荊州諸習氏荆之

豪族有佳園池簡每出遊嬉多之池上置酒輒醉名之曰高陽池有兒童歌曰山公出何許往至高陽池日夕倒載歸酩酊無所知時時能騎馬倒

著白接羅舉鞭問葛強何如并州兒次公李白襄陽歌云落日欲沒岷山西倒著接羅花下迷襄陽小兒齊拍手攔街爭唱白銅鞮傍人借問笑何

事笑殺山公醉似泥縱使先生能一石主人未肯獨留髡厚史記淳于髡

傳齊威置酒後宮召髡賜之酒問曰先生能飲幾何而醉對曰臣飲一斗亦醉一石亦醉威王曰先生飲一斗而醉惡能飲一石哉髡曰賜酒大王之

前執法在傍御史在後髡恐懼俯伏而飲不過一斗徑醉矣若乃履舄交錯杯盤狼籍堂上燭滅主人留髡而送客當此時髡心最歡能飲一石

不肯惺惺騎馬回玉山知為玉人頽

雲有語君知否莫喚分司御史來

援唐闕紀載杜牧既為御史久之分務洛陽時

李聰罷鎮閒居聲伎豪華為當時第一嘗宴客女伎百餘人皆殊色牧瞪目注視問李公聞有紫雲者孰是宜以見惠李俯而笑諸伎亦皆回首破顏枚自飲三爵朗吟而起曰華堂今日綺筵開誰喚分司御史來忽發狂言驚滿座兩行紅粉一時回意氣閒逸傍若無人

月夜與客飲酒杏花下

安國案先生詩話云僕在徐州王子立子敏皆館於子

杏林飛燕

蜀人張師厚來過二王方年少吹洞簫飲酒杏花下

杏花飛簾散餘春明月入戶尋幽人褰衣步月蹋
花影炯如流水涵青蘋花間置酒清香發爭挽長
條落香雪山城薄酒不堪飲勸君且吸杯中月洞
簫聲斷月明中惟憂月落酒杯空明朝卷地春風
惡但見綠葉栖殘紅

陳州與文郎逸民飲別攜手河堤上作此

詩

白酒無聲滑瀉油醉行堤上散吾愁春風料峭羊

角轉

次公淮南子扶搖於抱羊角而上注扶搖如羊角轉如曲縈行而上也

河水眇絲瓜蔓流

子仁

水衡記云二月三月桃花水五月瓜蔓水謂瓜蔓延故以名

君已思歸夢巴峽我能未到

說黃州此生聚散何窮已未忍悲歌學楚囚

續左傳晉侯觀

于軍府見鍾儀問之曰南冠而縶者誰有司對曰楚囚鍾儀也使稅之倬王導傳云過江人士每暇日相要出新亭飲宴周顛中坐而歎曰風景不殊舉目有山河之異皆相視流涕惟導泫然變色曰當共勳力王室克復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對泣邪眾收淚而謝之

與潘三失解後飲酒

千金敝帚人誰買

續魏文帝曰人喜於自見而文非一體鮮能備善是以所長輕所短里語曰家有敝帚享之千金斯不自見之患也

半額蛾眉世所妍

厚後漢馬廖傳城中好廣眉四方且半額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城

中好大袖四方全匹帛

顧我自為多眊矐

援撫言我唐進士失意醉飽謂之眊矐

憐君欲鬪

小嬋娟

次公選云垂條嬋娟修竹嬋娟而孟郊有月嬋娟謂之三嬋娟今言小嬋娟似指人言之矣

青雲豈易

量他日黃菊猶應似去年醉裏未知誰得喪滿江

風月不論錢

李白清風明月不用一錢買

二月三日點燈會客

江上東風浪接天苦寒無柰破春妍試開雲夢羔

兒酒次公即今之羊羔酒也快瀉錢塘藥玉船子仁藥玉船蓋以藥煮石而似玉者也可作酒杯

先生又有獨酌試藥玉船詩蠶市光陰非故國次公蜀中春月邨市聚為歡樂謂之蠶市馬行燈

火記當年次公馬行者東京蘇華之處夜市燈火最盛冷煙溼雪梅花在留得

新春作上元蘇軾詩與歐育等六人飲酒

忽驚春色二分空且看尊前半丈紅苦戰知君便

白羽續諸葛亮綸巾羽扇指揮三軍次公白羽言於苦戰之下則子路云赤羽若日白羽若月蓋言箭羽也故不憚苦戰則便之非謂白羽扇也倦遊憐我憶黃封子仁黃封言酒也輦下以黃封酒為貴蓋重內醞也年來齒

髮老未老次公諺云老不老三柏樹此去江淮東復東厚李賀詩紫絲竹斷驄馬小家住錢

塘東復東復東記取六人相會處引杯看劍坐生風續杜詩檢書燒燭短看劍

楚有孫叔敖長城隱千里續宋檀道濟被誅引飲一斛脫憤投地曰乃壞汝萬里長城哀

哉練羣子厚南史劉峻見任昉諸子西華兄弟流離不能自振平生舊交莫有收恤西華冬月著葛帔練羣路逢峻峻泫然而

之矜負薪躡破屣豈無故交親逝去如覆水不如老

優孟談笑託諧美優孟事見寄呂穆仲寺丞詩世家不可恃如倚折

足几祥符有賢相次公祥符真宗年號也賢相指言文正公旦蓋定國之祖也手握天下

砥懿敏亦名公次公懿敏指言侍讀素也三貴德爵齒蓋棺今幾日

卿料理欲說且止止次公佛書止不須說宅相開府公厚晉魏舒傳舒字陽

元少孤為外家甯氏起宅相宅者云當出貴甥外祖母以戚氏小而慧意謂應之舒曰當為外氏成此宅相堯卿文正公長女嫁韓憲肅公子華乃王氏之甥為開府儀同三司故有宅相開府之語

久為蒼生起續晉謝安傳桓温請為司馬將發新亭高崧戲之曰

蘇東坡詩集卷十七

文蔚堂

卿屢違朝旨高臥東山諸人每相與言安石不肯出將如蒼生何今日亦將如卿何安有媿色次公杜詩有垂如何垂老別次公杜

老列次公退之詩冰盤夏薦碧實親嫌妨鴉薦厚孟子其新詩如

厚後漢孔融薦禰衡書鷲鳥累厚孟子其相對發微泚厚孟子其新詩如

彈丸援南史王筠傳謝朓嘗見語脫手不移晷我亦老賓客

諸侯老賓客續杜詩甫也苦語落紈綺次公班氏敘傳有莫辭三上章有

道貧賤恥云綺紈袴之間

次韻韓康公置酒見留

續杜詩甫也

庭下黃花一醉同重來雪巘已穹窿不應屢被譏

安石援謝安字安石於山營墅樓館林木甚盛每與中外子姪往但使

無多酌次公續蓋寬饒曰無多鍾乳金釵人似玉厚牛僧孺自誇

服鍾乳三千兩甚得力而歌舞之伎頗多白唐鵝絃鐵撥坐生風援

樂天有戲贈云鍾乳三千兩金釵十二行少卿尚有車茵在頗覺寬

開元中賀懷智善彈琵琶以石為少卿尚有車茵在頗覺寬

容勝弱翁次公前漢丙吉字少卿馭吏嗜酒嘗從吉出醉嘔丞相車

何所容西曹第忍之此不過汗丞相車茵耳魏相字弱翁為郡守素有威嚴

次韻王定國會飲清虛堂

何遜揚州又幾年官梅詩興故依然續老杜蜀州東閣

興還如何遜在揚州堯卿梁何遜有詠早梅詩云枝何人可復間

橫却月觀花繞凌風臺應知早飄落故逐上春來詩東閣官梅動詩

季孟次公晉王湛傳王濟之叔父也濟於帝稱其美帝曰誰與子不

妨中聖賢卜築君方淮上郡歸心我已劔南川次公

定國為揚州作此身正似蠶將老更盡春光一再眠

與莫同年雨中飲湖上

到處相逢是偶然夢中相對各華顛

悼蔡邕賦云華顛丈人蓋老者之稱

也還來一醉西湖雨不見跳珠十五年

安公先生往為杭儋日有詩云黑雲

翻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亂入船故今詩云爾堯卿杜牧詩云萬珠跳猛雨

次韻詹適宣德小飲吳亭

伯恭圖經慶曆三年郡守蔣堂於舊治之東南

建吳亭以對江山之勝胡宿詩云武林天下奇吳亭境中絕

君方夢謫仙

來詩記李白郎官湖

我亦弔文園

次公司馬相如為孝文園令先生蜀人有還鄉

之意江上同三黜

續柳下惠為士師三黜次公是時先生出知杭州而詹嘗為御史主簿

天涯又一

尊濤雷殷白晝梅雪耿黃昏歸去多情雨應隨御

史軒

公嘗為御史主簿援顏真卿為監察御史使五原有冤獄久之不決真卿至立辯之時久旱獄決乃雨郡人呼為御史雨

次韻劉景文西湖席上

次公此杭州西湖也先生召還為翰林承旨將離杭而

同景文飲於西湖景文有詩而先生和之也

二老長身屹兩峰

次公杜寄贊上人詩與子成二老武林有南北兩峰

常撞大呂應

黃鍾

次公黃鍾大呂以譬同聲之相應也故周禮奏黃鍾則必歌大呂

將辭鄴下劉公幹

次公

劉楨字公幹乃東平人魏文帝為太子時在鄴宮所從者皆文士有七子之目而劉楨在焉

却見雲間陸士龍

續晉陸雲字士龍與荀隱字鳴鶴同在張華座上荀抗手曰日下荀鳴鶴雲對曰雲間陸士龍次公陸士龍指言子由時元祐六年三月先生召還而子由是春除尚書右丞

所以別劉而見子由也

白髮憐君略相似青山許我定

相從吾今官已六百石慙媿當年邴曼容

援前漢兩龔傳云琅

邴邴漢兄子曼容亦養志自修為官不肯過六百石輒自免去

次韻趙景貺督兩歐陽詩破陳酒戒

商也哀未散歲月忽已秋祥琴雖未調餘悲不敢

留

續卜商字子夏檀弓曰子夏既除喪而見與之琴和之而不和彈之而不成聲作而曰哀未忘也先王制禮弗敢過也

矧此

乃韻語未入金石流

次公晉宋人叶韻說話謂韻語今先生以詩為韻語主意在勸歐陽作詩未當得金

石音韻 義之生五子 厚晉書王羲之字逸少有子七人其知名者凡五人曰玄之凝之徽之操之獻之也 總

角出銀鉤 續索靖作州書狀云婉若銀鉤飄若驚鴻 吾家有二許 次公二許大許公蘇瓌小許公

下筆兩不休 援魏文帝典論載班固曰傅武仲以能屬文為蘭臺令史下筆不能自休 君言不能

詩此語人信不 次公自此以上皆以督兩歐陽詩也 千鍾斯為堯百榼斯為

丘 續孔叢子平原君強子高酒曰堯飲千鍾孔子百觚子路嗑嗑尚飲百榼古之聖賢無不能飲子何辭焉 陋矣陶士衡

厚陶侃字士衡飲酒有定限常歡有餘而限已竭殷浩等勸更少進竟不從 當以大白浮 續說苑魏文侯與大夫飲使公

乘不仁為觴政曰飲不盡者浮以 酒中那有失醉則不驚鷗

大白文侯不盡不仁舉白浮君也 明當罰二子已洗兩玉

舟 次公二子謂歐與陳也兩玉舟則先生實有揚州藥玉船也

次韻致政張朝奉仍招晚食

埽白非黃精 續杜詩埽除白髮黃精 輕身豈胡麻 續本州胡麻狀

似狗蝨而莖方 久服輕身不老 怪君仁而壽未覺生有涯 援莊子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

曾經丹化米 次公神仙傳麻姑至蔡經家以經弟婦新產求少許米擲之隨地即成丹砂謂以米法其穢也 親授

棗如瓜 續前漢郊祀志李少君言臣嘗遊海上見安期生食臣棗大如瓜 雲蒸作霧楷 次公後漢張楷

性好道術能作五里霧時關西人 火滅喫兩巴 續後漢樂巴為尚書郎正朝大會得

酒不飲西南喫之有司奏巴大不敬巴謝曰臣本縣成都 自此養鉛

失火故喫酒以為兩後成都奏火得兩而滅兩中作酒氣也

鼎無窮走河車 次公道家修養有鉛汞之鼎陰真君歌云北方正氣名河車而仙經云鉛絕河車空所作必無功鉛

失河車絕萬事無所出 至今許玉斧猶事萼綠華 君曾見永州何仙姑得藥餌之人疑

其以此壽也故有丹化米萼綠華之句 次公許玉斧許長史之子許掾也羣仙降其家事出真誥為詳有女仙萼綠華者九疑山中羅郁也子仁

韋應物萼綠華歌世淫濁兮 我本三生人 次公白樂天云世說三

不可降胡不來兮玉斧家 前身或州聖 援周越法書苑

前疇昔一念差 次公楊妃傳云恐由 習氣餘驚蛇 次公僧懷素州書如飛鳥出林驚蛇入

芝為州聖 次公子仁書訣墨數鍾絲弟子宋翼作

字放縱如驚蛇入艸儒臞謝赤松續司馬相如云列仙之儒居山澤間形容

願從之游者事見葛洪神仙傳也佛縛慙丹霞次公傳燈錄丹霞天然禪師遇天

燒取舍利次公佛縛字維摩時時一篇出擾擾四座譁清經云貪著禪味是菩薩縛

詩得可驚次公退之招揚之信美詞多誇回車入官府果云文字得我驚

次公傲龐士元傳云未嘗入官府也治具隨貧家子仁前漢灌夫謂田蚡曰將軍許

嘗其帳下云豆至難熟豫作熟末客來但作萍齏與豆粥亦可成咄嗟便辨每冬得非萍齏王愷密問

白粥投之非萍齏是擣韭根雜以麥苗耳自北齊書

次韻錢穆父會飲

彈冠恨不早續前漢王吉與貢禹為友挂冠常苦遲厚後漢

通春秋時王莽殺其子宇萌即解冠世稱王陽在位貢禹彈冠盛服每假寐援左傳宣二年

宣子驟諫之公患之使鉏麇賊之晨往寢門闢矣盛服晉靈公不君趙

將朝尚早坐而假寐麇退而歎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角闕時伏思

次公角闕言帝闕之角也漢文七年未央宮東闕果愚災師古東門未

曰果愚謂連闕曲閣也而釋名謂臣將入議事於此復思也祖道

足不辱知止不殆遂父子謝病歸東都公卿大夫設祖道供帳東都門外送者

車數百輛西山公柱頤厚晉書王徽之為桓温參軍温嘗謂曰卿在府日久比當相料理徽之初不酬答

直高視以手版拄頰云逝將江海去安此麋鹿姿要當謀

三徑次公蔣詡開三徑又陶淵明嘗謂親朋曰聊欲絃歌以何暇擇為三徑之資後作歸去來辭云三徑就荒松菊猶存

一枝續莊子鷦鷯巢於與君幾合散得酒忘醇醪君談深林不過一枝

似落屑厚晉書胡母輔之字彥國王澄嘗與人我飲如奕棊世

作詩如奕棊奕棊如飲酒飲酒乃戒之語僕此三事皆不能居仁

不任事厚晉書劉惔卒孫綽為之誄曰居官無官造物真見私官之事處事無事事之心時人以爲知言

主人獨賢勞續詩北山云金穀方流馳行人亦束結杖我獨賢勞也

杜乃歸期厚詩出車以勞還公卿雖少安河流正東醜杖杜以勸歸也

次公前漢溝洫志禹以為河所從來者高水湍悍難以行平地數為敗乃
醜二渠以引其河注云醜分也元祐初黃河多決河當北流今云東醜正
言河之為患也此後康辰年先生有我得會稽去方回良不
聞黃河已復北流詩則河不可東也我
癡援晉書郗愔字方回上書桓溫欲同獎王室其子超寸
毀裂更為上表乞會稽溫大喜即以為會稽太守

小飲公謹舟中

青泥赤日午相烘走扣船窗柳影中輟我東坡無
限睡當君南浦不貲風坐看邸報談迂叟閒說滁
山憶醉翁續迂叟司馬君實醉翁歐陽永叔此去澄江三萬頃只應明
月照還空

與閒山居士小飲

一杯連坐兩顛碁數片深紅入座飛十分激灑君
休赤且看桃花好面皮唐人詩云未見桃花
面皮先作杏花眼孔

攜伎樂遊張山人園

玉父雲龍山
人張天驥也

大杏金黃小麥熟隋巢乳燕拳新竹故將俗物惱

幽人

厚晉書王戎傳戎每與阮籍為竹林之遊戎嘗後至籍
曰俗物已復來敗人意戎笑曰卿輩意亦復易敗耶

細馬紅

妝滿山谷

子功李白詩吳
姬十五細馬馱

提壺勸酒意雖重

次公提壺鳥名
提壺之聲俗做

之如云

杜鵑催歸聲更速

續世傳蜀主杜宇死其魄為鳥名曰杜
鵑聲若云杜詩曰昔日蜀天子化作杜

鵑似老鳥或言一名子規非也今春夏之間月夜有鳥聲若云不如歸去
者此為子規蓋與杜鵑自別耳堯祖成都古今記蜀之先有望帝名杜宇

酒闌人散却關門寂歷斜陽挂疎木

遊張山人園

壁間一軸煙蘿子盆裏千枝錦被堆

次公煙蘿子今所
畫修養者多有之

子暈錦被堆一名粉團兒花如月桂而小粉紅色或微黃
色葉亦相類而有刺枝柯纖長高丈餘往往作架承之

慣與先生

為酒伴不嫌刺史亦顏開纖纖入麥黃花亂

續司空
圖詩綠

樹連林暗黃花入麥稀 颯颯催詩白雨來任杜詩片雲頭上黑應是雨催詩 聞道君家

好井水歸軒乞得滿餅回

吉祥寺賞牡丹任熙寧五年壬子三月先生在杭州作

人老簪花不自羞花應羞上老人頭醉歸扶路人

應笑十里珠簾半上鉤援杜牧之詩春風十里揚州郭卷上珠簾總不如

次韻錢穆父王仲至同賞田曹梅花

寒廳不知春厚退之答張徹云勤來得晤語勿憚宿寒廳 獨立耿玉雪閉門愁

永夜置酒及明發續詩小宛明發不寐 忽驚庭戶曉未受煙雨

沒浮光風宛轉照影水方折厚尸子曰水員折者有珠石方折者有玉 鬢霜

未易埽厚樂天啄木曲我有兩鬢霜知君銷不得 眉斧親自伐援文選枚乘七發云皓齒蛾眉命曰

伐性之斧 惟當此花前醉臥黃昏月

九日湖上尋周李二君不見君亦見尋於

湖上以詩見寄明日乃次其韻

湖上野芙蓉含思愁脈脈娟然如靜女性之詩靜女其姝 不肯

傍阡陌詩人杳未來霜豔冷難宅君行逐鷗鷺出

處浩莫測葦間聞拏音續莊子漁父既與言道延緣葦間孔子待水波定不聞拏音然後敢去 雲

表已飛屐續此用後漢葉令王喬飛鳥意也 使我終日尋逢花不忍摘

人生如朝露要作百年客喟彼終歲勞幸茲一日

澤次公孔子曰百日之蜡一日之澤也 願言竟不遂人事多乖隔悟此知

有命次公南史沈攸之言早知窮達有命恨不十年讀書也 沈憂傷魂魄惠安李白詩沈憂能傷人

廣陵會三同舍各以其字為韻仍邀同賦

劉貢父

去年送劉郎醉語已驚衆

次公據詩案謂熙寧三年劉邠通判秦州賦作詩送之云君不見阮嗣

宗片舌如鎖耳如韻蓋指新法不便不容人直言不如耳不聞而口不言也

如今各漂泊筆研誰能

弄我命不在天

無已尚書云我生不有命在天

弄鼓未必中

厚莊子遊於羿之彀中中央者

中地也然而不中者命也

作詩聊遣意老大慵譏諷夫子少年時雄

辨輕子貢爾來再傷弓戢翼念前痛

續傷弓之鳥見曲木而驚

廣

陵三日語相對恍如夢况逢賢主人

退之代張籍與李浙東書云問無恙外不

暇出一言且先賀其得賢主人

白酒潑春甕竹西已揮手灣口猶屢送

次公竹西灣口皆揚州之地杜牧之題禪智寺詩云誰知竹西路歌吹是揚州灣口則揚州地志載之

羨子去安閒吾

邦政喧闐

孫巨源

三年客京輦顛顛難具論揮汗紅塵中但隨馬蹄

翻人情貴往返不報生禍根坐令平生友終歲不

及門南來實情曠但恨無與言不謂廣陵城得逢

劉與孫異趣不兩立譬如王孫猿

續柳宗元言猿之德靜以常王孫之德躁以嘔

吾儕久相聚恐見疑排根

厚寶嬰失勢欲倚灌夫引繩排根生平慕之後棄者

我福

類中散

續中散嵇康也作憂憤詩曰惟是褊心顯明臧否

子通真巨源

續山濤字巨源少有器量與嵇

康阮籍為竹林之交後致位三公

絕交固未敢

援山濤為吏部舉嵇康自代康乃與濤書絕交

且復東

南奔

劉莘老

劉丞相摯

江陵昔相遇幕府稱上賓

續郝超在桓温帷下謝安曰郝生可謂入幕賓矣

再見

明光宮

次公明光漢宮名武帝太初四年起明光殿師古曰明光宮在城內近桂宮三秦

師古曰明光殿以金為祀以玉為階

峨冠揖搢紳

次公退之詩峨峨進賢冠

如今

三見子坎珂為逐臣朝遊雲霄間欲分丞相茵續

吉馭吏醉吐丞相車上吉曰此不過汗丞相車茵耳汲黯司馬安與周陽由俱在二千石列同車未嘗敢均茵莫落江湖上

遂與屈子鄰宋屈原流了不見喜愠子豈真可人厚桓温經

王敦墓曰可人可人邂逅成一歡醉語出天真士方在田里自比

渭與莘續太公釣渭伊尹耕莘出試乃大謬芻狗難重陳厚莊子天運篇芻狗

之未陳也盛以篋行中以文繡及其已陳也行者踐其首脊蘇者取而爨之歲晚多霜露歸耕當及

辰

與秦太虛參寥會於松江而關彥長徐安

中適至分韻得風字二首

吳越谿山興未窮又扶衰病過垂虹續吳江長橋名垂虹浮天

自古東南水子仁郭氏玄中記曰天下之多者水焉浮天載地送客今朝西北風

絕境自忘千里遠勝遊難復五人同舟師不會留

連意擬看斜陽萬頃紅

二子緣詩老更窮人間無處吐長虹子仁盧仝月蝕詩是夕吐燄如長虹俾江

淹謂郭鞏曰子之咳唾成珠玉吐氣作虹霓非碌碌儔比也平生睡足連江雨續杜牧之詩平生睡足處雲夢

澤南州又云一夜風吹竹連江雨送秋盡日舟橫擘岸風次公南中風吹舟拍岸謂之擘岸風吹舟離岸謂之

開岸擘岸乃開岸之義也人笑年來三黜慣天教我輩一尊同知君

欲寫長相憶次公古詩客從遠方來遺我雙鯉魚呼兒烹鯉魚中有尺素書上言加餐食下言長相憶更送銀

盤尾鬣紅

喜劉景文至小名季孫

天明小兒更平聲傳呼顙劉已到城南隅厚古樂府陌上桑云羅敷喜蠶

桑采桑城南隅尺書真是顙手迹厚前漢韓信傳云發一乘之使奉咫尺之書顙師古曰言其簡牘長咫尺也

起坐慰眼知有無今人不作古人事今世有此古

丈夫我聞其來喜欲舞病自能起不用扶江淮旱

久塵土惡朝來清雨濯鬚須相看握手乃無事千

里一笑無乃迂次公嵇康呂安每平生所樂在吳會老

死欲葬杭與蘇次公吳中謂之吳會先生因過江西來二

百日冷落山水愁吾妹新堤舊井各無恙續唐李泌

豈念吾次公參寥六一二泉名先生有參寥泉銘所謂石泉槐火九年

別後新詩巧摹寫袖中知有錢塘湖皆杭

沐浴啓聖僧舍與趙德麟邂逅

南山北闕兩非真厚孟浩然詩北闕休東潁西湖迹已

陳次公言東潁之西湖蓋先生在潁州與趙德麟季子來歸初可

喜續春秋閔元年八月季子來歸穀梁傳老聃新沐定非人厚

休休煖睡穩如禪息息勻自笑塵勞餘一念明年

同泛越谿春次公先生欲

夜坐與邁聯句

清風來無邊明月翳復吐坡松聲滿虛空竹影侵

半戶邁暗枝有驚鵲壞壁鳴飢鼠坡露葉耿高梧

風螢落空廡微涼感團扇古意歌白紵續班婕妤有團

樂哉今夕游獲此陪杖屨邁傳家詩律細已自

過宗武短詩膝上成聊以感懷祖坡程杜少陵有示宗武

詩宗武少陵之子也王

晉書
懷祖常置其子
坦之於膝上

和公濟飲湖上

昨夜醉歸還獨寢曉來宿雨鳴孤枕扁舟小棹截
湖來正見青山駁雲錦須知老人興不淺莫學公
榮不共飲與君歌鼓樂豐年喚收千夫食陳廩

次韻王定國得晉卿酒相留夜飲

短衫壓手氣橫秋更著仙人紫綺裘使我有名全
是酒從他作病且忘憂詩無定律君應將醉有真
鄉我可俟且倒餘尊盡今夕睡蛇已死不須鉤

立春日病中邀安國仍請率禹功同來僕
雖不能飲當請成伯主會某當杖策倚几

於其間觀諸公醉笑以撥滯悶也

孤燈照影夜漫漫拈得花枝不忍看白髮敲簪羞
彩勝黃著煮粥薦春盤東方烹狗陽和動南陌爭
牛臥作團老子從來興不淺向隅誰有滿堂歡
齋居臥病禁煙前辜負名花已一年此日使君不
強喜早春風物爲誰妍青衫公子家千里白首先
生杖百錢曷不相將來問病已教呼取散花天

鹿鳴宴

迎騎匆匆畫鼓喧喜君新奪錦標還金罍浮菊催
開宴紅藥將春待入關他日曾陪探禹穴白頭重
見賦南山何時共樂升平事風月笙簫坐夜閒

蘇東坡詩集注卷第十七

蘇東坡詩集注卷第十七日會朝科六白龍重

蘇東坡詩集注卷第十七

蘇東坡詩集注卷第十七日會朝科六白龍重

蘇東坡詩集注卷第十七日會朝科六白龍重

蘇東坡詩集注卷第十七日會朝科六白龍重

蘇東坡詩集注卷第十七日會朝科六白龍重

蘇東坡詩集注卷第十七日會朝科六白龍重

蘇東坡詩集注卷第十七日會朝科六白龍重

蘇東坡詩集注卷第十七日會朝科六白龍重

蘇東坡詩集注卷第十八

蘇東坡詩集注卷第十八日會朝科六白龍重

過建昌李野夫公擇故居

彭蠡東北源廬阜西南麓何人修水上續修水在南康軍建昌縣種

此一雙玉次公雙玉以言公擇昆仲神仙傳陽伯翁有仙人以白石數升與之令種云當生美玉果生白璧長二尺者數雙思

之不可見破宅餘修竹四鄰戒莫犯十畝森似束

向我鳴野人留我宿裴回不忍去微月挂喬木遙

想他年歸解組巾一幅對牀老兄弟夜雨鳴竹屋

鄰寺鐘書窗有殘燭

子仁韋蘇州詩那知風雨夜復此對牀眠劉共父唐房千里竹室記云環堵所棲率用竹以結其四角植者為柱楣撐者為椽桷臥聽

蘇東坡詩集注卷第十八

九月二十日微雪懷子由弟二首

岐陽九月天微雪次公岐陽即鳳翔府也已作蕭條歲莫心短

日送寒砧杵急冷官無事屋廬深次公杜詩廣文先生官獨冷師公為鳳翔僉判

太守陳公弼命公兼府學教授故用冷官事愁腸別後能消酒白髮秋來已上

簪次公杜詩白髮不勝簪近買貂裘堪出塞次公貂裘蘇季子之裘也見史記忽思乘

傳問西琛次公乘傳所以為使也琛寶也詩云憬彼淮夷來獻其琛

江上同舟詩滿篋鄭西分馬涕垂膺未成報國慙

書劍次公昔鄭生攻書學劍兩不成豈不懷歸畏友朋續詩豈不懷歸畏此簡書又左傳引逸詩曰豈

不欲往畏我友朋官舍度秋驚歲晚寺樓見雪與誰登遙知

讀易東窗下車馬敲門定不應

大雪青州道上有懷東武園亭寄交代孔

周翰

超然臺上雪城郭山川兩奇絕次公超然臺在使園之北先生有記云園之北因城以為臺者

舊矣稍葺海風吹動碧琉璃時見三山白銀闕續三神山在海中其物禽

獸盡白而黃金蓋公堂前雪綠窗朱戶相明滅次公蓋公堂在公宇中先生有

記云治新寢於黃堂之北易其蔽陋達其蔽塞重門洞開盡城之南北相望如引繩師曹參為齊丞相蓋公言治道貴清淨參避正堂舍蓋公今密州

公宇有蓋公堂堂中美人雪爭妍粲然一笑玉齒頰續郭璞遊仙詩靈妃

顧我笑粲然啓玉齒就中山堂雪更奇堯卿山堂亦東武堂名也青松怪石亂

瓊絲先之禹貢青州厥貢鉛松怪石惟有使君遊不歸五更上馬愁斂

眉君不見淮西李常侍夜入蔡州縛取吳元濟厚唐

李愬以散騎常侍為唐鄧節度使罷蔡賊吳元濟至懸瓠城夜半雪甚賊晏然無一人知之者遂克蔡州而擒元濟

陽孟浩然長安道上騎驢吟雪詩續或問鄭蔡詩思對曰詩思在灞橋雪中驢子

上〔堯卿〕浩然有長安道中雪詩何當閉戶飲美酒無人毀譽河東守〔援〕布為河東守孝文時人有言其賢召欲以為御史大夫夫人又言其勇使酒難近至留邸一月見罷布進曰陛下以一人譽召臣以一人毀去臣臣恐天下有識者有以窺陛下也

去杭州十五年復遊西湖用歐陽察判韻

〔鎮叔〕案先生文集及年譜以熙寧四年辛亥除通判杭州以十一月到任至七年甲寅秋移守密州至元祐四年己巳知杭州自甲寅至己巳日十五年

我識南屏金鯽魚重來拊檻散齋餘〔堯卿〕南屏寺也〔傳〕西湖南屏山與教

寺池有鯽魚十餘尾皆金色道人齋餘爭倚檻投餌為戲〔子仁〕案先生詩話云舊讀蘇子美六和寺詩云松橋待金鯽竟日獨遲留初不喻此語及倅錢塘乃知寺後池中有此魚如金色也昨日復游池上投餅餌久之乃略出不食復入不可復見今所謂重來拊檻者即此也 還從

舊社得心印似省前生覓手書〔堯卿〕公遊壽星院入門便悟嘗有詩云前生我已到

杭州又晉羊祜自省前生李氏之子唐房瑄悟前生為永禪師張文定公方平為陳州日遊琅邪山至藏院云前生寫楞伽經未終願再成之皆異

也〔人〕葑合平湖久蕪漫人經豐歲尚凋疎誰憐寂莫

高常侍老去狂歌憶孟諸〔續〕高適為封丘尉日有詩云我本

〔後〕官至常侍而亡故云高常侍

故周茂叔先生濂谿〔坡〕谿在廬山下〔浦〕卿茂叔諱惇

〔陵〕人也事見魯直濂谿詩序〔用〕中廬山記由江之南出德化門五里至延壽過院五里至石塘橋濂谿周郎中之隱居周名敦頤字茂叔道州人仕宦有才略

世俗眩名實至人疑有無怒移水中蟹〔續〕晉張華裴頠之被誅也王倫

孫秀以宿憾收解系兄弟梁王彤救系等倫怒曰我於水中見蟹且惡之況此兄弟輕我邪 愛及屋上烏〔次〕公尚

憎其人者憎其儲胥老杜詩丈人屋上烏人好烏亦好正用此事 坐令

此谿水名與先生俱先生本全德廉退乃一隅因

拋彭澤米偶似西山夫〔援〕謂伯夷也義不食周粟餓死西山楊子云西山之餓夫 遂即世

所知以為谿之呼先生豈我輩造物乃其徒續莊子與造化

者為徒外死生無終始者為友應同柳州柳續子厚為柳州刺史其詩柳州柳刺史種柳柳江邊聊使愚

谿愚厚案子厚愚谿對其略曰柳子名愚谿而居五日谿之神夜見夢曰子何辱子使子為愚邪有其實者名因從之子固若是邪柳子曰汝誠無其實然以吾之愚而獨好汝汝惡得遁是名邪

壬寅重九不預會獨遊普門寺僧閣有懷

子由

花門酒美盍不歸來看南山冷翠微憶弟淚如雲

不散望鄉心與雁南飛明年縱健人應老昨日追

歡意正違不問秋風強吹帽秦人不笑楚人譏

昨見韓丞相言王定國今日玉堂獨坐有

懷其人蘇曼人

晝臥玉堂上微風舉輕紈銅餅下碧井百尺鳴飛

瀾俛仰清夢餘憂此一菊寒似予平生友苦語涼

肺肝續史記商鞅云甘言疾也苦言藥也秀眉玉兩頰矯矯如翔鸞置之

江淮交清詩洗江湍紅鱗對白酒信美非所安師

丞相功業成還家酒杯寬人間有王

此客厚晉書謝安見桓温温喜言平生談笑竟日安既出温顧左右曰頗嘗見我有如此客不折簡呼不難續

相將扣東史司馬宣王討王凌凌面縛水次遙謂宣王曰卿直以折簡召我我敢不至而乃引軍來邪王曰以君非折簡客故耳

閣援公孫弘為相開東閣以延賢人起舞盡餘歡

林子中以詩寄文與可及余與可既歿追

和其韻

斯人所甚厭投畀每不受次公詩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欲

其少須臾奪去唯恐後誰云尸此職次公詩誰其尸之無乃亦

假守賦才有鉅細無異斛與斗胡不安其分但聽

物所誘時來各飛動意合無妍醜坐令雞栖車長

載朱伯厚續後漢朱震字伯厚為州從事奏濟陰太守單匡賊罪并匡兄常侍超三府諺曰車如雞栖馬如狗疾惡如風朱伯厚

平生無一旅既死吃萬口次公五百人為旅左傳有眾一旅言生雖寡徒而死則共惜也自

聞與可亡曾臆生堆阜懸知臨絕意要我一執手

相望五百里安得自其牖遺文付來哲後事待諸

友伶俜嵇紹孤厚晉山濤傳濤字巨源與嵇康善康後坐事臨誅謂子紹曰巨源在汝不孤矣子仁杜詩瘦男獨伶

老病孟光偶續後漢梁鴻妻孟光字德曜世人賤目見爭笑千金

帚續魏文帝曰家有敝帚享之千金君詩與楚詞識者當有取子仁先生祭與可文

云孰能為詩與楚詞如與可之婉而清乎但知愛墨竹此歎吾已久次公先生嘗作與可墨竹

贊云有好其德如好其畫者乎亦如此意也 故人多厚祿任杜詩厚祿故人書斷絕恒飢穉子色淒涼能復

哀君否不見林與蘇飢寒自奔走

和子由澠池懷舊彥忠案前漢弘農郡澠池縣注景帝中二年初徙萬家為縣

人生到處知何似應似飛鴻蹋雪泥泥上偶然留

指爪鴻飛那復計東西老僧已死成新塚壞壁無

由見舊題次公此兩句緣子由首篇序云昔與子瞻同侍編禮皆宿縣中寺舍題其老僧奉閒之壁而詩云舊宿僧房僻共題

故先生和 往日崎嶇還記否路長人困蹇驢嘶往日死馬於二

陵騎驢至澠池厚賈誼弔屈原賦騰駕罷牛驂蹇驢兮杜詩東家蹇驢許借我泥滑不敢騎朝天

七月二十四日以久不雨出禱磻谿宿號二

十五日自號渡渭宿於僧舍曾閣閣故曾

氏所建也夜久不寐見壁有前縣令趙薦

留名有懷其人

堯卿薦字賓與皇祐三年鄭獬榜及第臨邛人

龕燈明滅欲三更敲枕無人夢自驚

次公煙花錄載陳後主詩云午醉醒

來晚無人夢自驚

深谷流風終夜響亂山銜月半牀明故人

漸遠無消息古寺空來看姓名欲向礧谿問姜叟

次公姜叟太公也呂望本姜姓題所謂禱礧谿也

僕夫屢報斗標傾

宿餘杭法喜寺後綠野亭望吳興諸山懷

孫莘老學士

徙倚秋原上淒涼晚照中水流天不盡人遠思何

窮問謀知秦過

舩艘始皇所舍舟也續始皇三十七年至錢塘臨浙水波惡乃西百二十里從狹中度即今餘杭也以其舍舟於此故名援賈誼作過秦論指秦之過失也

看山識禹功

西北有舟枕山堯時洪水繫舟山上援趙孟觀於洛曰美哉禹功明

德遠矣

稻涼初吠蛤柳老半書蟲

厚漢史蟲食樹葉成文曰公孫病已立

荷

背風翻白蓮顛雨退紅追遊慰遲莫覓句做兒童

北望茗谿轉遙憐震澤通

續茗水出天目山北入太湖乃古震澤也

烹魚得

尺素

厚古樂府詞客從遠方來遺我雙鯉魚呼兒烹鯉魚中有尺素書

好在紫顚翁

次公張遼以紫顚將

軍目孫權今莘老多顚又姓孫故用此事

八月十日夜看月有懷子由并崔度賢良

宛丘先生自不飽更笑老崔窮百巧一更相過三

更歸古柏陰中看參昴

次公詩有維參及昴

去年舉君首着盤

夜傾閩酒赤如丹

安國韻語陽秋云酒有以紅為貴者李賀詩云小槽酒滴真珠紅是也今閩廣間所釀酒謂之

紅酒其色殆類胭脂

今年還看去年月露冷遙知范叔寒

援須賈謂范雎

曰范叔一寒至此乎乃與之綈袍

典衣自種一頃豆

任楊惲詩田彼南山蕪穢不治種一頃豆落而為其

那知積雪生科斗歸來四壁艸蟲鳴不如王江長

飲酒 王江陳州道人

常潤道中有懷錢塘寄述古五首

從來直道不辜身得向西湖兩過春沂上已成曾

點服泮宮初采魯侯芹 續詩泮水頌僖公曰薄采其芹 休驚歲歲年年

貌 續劉希夷詩年年歲歲花相似歲歲年年人不同 且對朝朝莫莫人 援宋玉神女賦朝為行雲暮為

行雨朝朝莫莫 莫陽臺之下 細雨晴時一百六 續荆楚歲時記曰去冬至一百五日即有疾風甚雨謂之寒食據曆

日在清明前二日亦有云去冬至一百六日 養源韻語陽秋曰自冬至一百有五至寒食或謂自冬至至清明凡七至至寒食止一百三日殊不知曆家以餘分演之也 畫船鼉鼓莫違民

艸長江南鶯亂飛 續南史丘希範書莫春二月江南艸長雜花生樹羣鶯亂飛 年來事事

與心違 胡嵇康幽憤詩云事與願違迨茲淹留高僧雅鳳詩云多事與心違 花開後院還空落

燕入華堂怪未歸世上功名何日是尊前點檢幾

人非 厚白居易詩尊前百事皆依舊點檢惟無薛秀才 去年柳絮飛時節記得金

籠放雪衣 杭人多以放鴿為太守壽堯卿唐譚賓錄曰天寶中嶺南獻白鸚鵡養之宮中歲久頗聰慧通曉言詞上及貴妃呼為雪衣女此呼鴿為雪衣借用故事也

浮玉山頭日日風 即金山也若拙劉夢得詩云山頭日日風和雨 湧金門外已春

融 洪父案杭州圖經云湧金門外錢塘縣去縣三里半 二年魚鳥渾相識 次公退之詩朝遊孤嶼南莫遊

眉倒暈 堯卿當時新翻眉樣謂倒暈在橫雲却月遠山峨眉之外先生嘗有詩云倒暈眉連秀嶺浮蓋謂此也 未應

泣別臉消紅 堯卿白樂天王昭君詩云滿面胡沙滿鬢風眉消殘黛臉消紅 何人織得相思

字 續賈滔妻蘇氏織錦為回文詩以寄滔 寄與江邊北向鴻 續蘇武留匈奴不得歸使者謂單于曰天

子射上林得雁足有繫帛書言武在某澤之中單于驚遂歸武又月令季冬之月雁北向

國豔夭嬈酒半酣 厚李正封詩國色朝酣酒 去年同賞寄僧擔但

蘇東坡詩集注卷八

文蔚堂

知撲撲晴香軟誰見森森曉態嚴穀雨共驚無幾
 日蜜蠶未許輒先甜次公古有逢蠶詩云不知辛苦為誰甜應須火急回征
 權一片辭枝可得黏

惠泉山下土如濡陽羨谿頭米勝珠次公惠山泉陽羨米皆常州事賣

劍買牛吾欲老殺雞為黍子來無地偏不信容高

蓋續陶潛詩心遠地自偏次公于公曰可高大門閭令容駟馬高蓋車也俗儉真堪著腐儒續漢高祖嫚罵

天下安用腐儒為莫怪江南苦留滯厚史記太史公留滯周南經營身計

一生迂

捕蝗至浮雲嶺山行疲苦有懷子由弟二

首

西來煙陳塞空虛灑徧秋田雨不如傳白樂天捕蝗詩始自兩河及三輔薦食

如蠶飛似雨

新法清平那有此老身窮苦自招渠無人可

訴烏銜肉厚黃霸為潁川太守欲有所伺察擇廉吏遣行屬令周密吏出不敢舍郵亭食於道傍烏攫其肉民有詣府言事者

適見之道吏後日吏還謁霸霸見迎勞之曰甚苦食於道傍乃為烏所盜肉大驚以霸具知其起居所有毫釐不敢有所隱憶弟難

憑犬寄書續晉陸機有駿犬名黃耳甚愛之既而羈寓京師久無家問笑語犬曰我家絕無書信汝能齎書取消息否犬搖尾

作聲乃為書以竹筒盛之繫其頸自笑迂疎皆此類區區猶

欲理蝗餘

霜風漸欲作重陽熠熠谿邊野菊黃久廢山行疲

犖确次公韓退之詩山石犖确行徑微尚能邛醉舞淋浪次公退之詩淋浪身上衣獨眠

牀上夢魂好回首人間憂患長殺馬毀車從此逝

續後漢周穉傳馮良年三十為尉奉檄書迎督郵即路慨然恥在斯役因毀車殺馬裂衣冠遁至犍為從姜撫學妻子求索蹤迹斷絕見州中有敗車死馬衣裳腐朽謂為虎狼盜賊所害發喪制服十年許乃還鄉里子來何處問行藏

子由將赴南都與余會宿於逍遙堂作兩絕句讀之殆不可為懷因和其詩以自解

余觀子由自少曠達天資近道又得至人養生長年之訣而余亦竊聞其一二以為今者宦遊相別之日淺而異時退休相從之日長既以自解且以慰子由

十朋案子由詩序云轍幼從子

瞻兄讀書未嘗一日相舍既壯宦遊四方讀韋蘇州詩有那知風雨夜復此對牀眠惻然感之乃相約早退為閒居之樂故子瞻始為鳳翔幕官留詩與轍曰夜雨何時聽蕭瑟其後子瞻通守餘杭復移守膠西而轍留滯於睢陽濟南不見者七年熙寧十年二月始復會於澶濮之間相從赴彭城留百餘日宿於逍遙堂追感前約作二小詩詩云逍遙堂後千尋木常送中宵風雨聲誤喜對牀尋舊約不知漂泊在彭城秋來東閣涼如水客去山公醉似泥困臥北窗呼不醒風吹松竹雨淒淒

美良家苦自臥果無人

別期漸近不堪聞風雨蕭蕭已斷魂猶勝相逢不相識形容變盡語音存

瘁弟靜遇之不識聞其言聲乃覺而拜之

續後漢黨錮傳夏馥以黨魁亡命隱匿名姓為冶家傭親突煙炭形貌毀

但令朱雀長金花

厚陰真君歌北方正氣為河車東方甲乙成丹砂兩情合養歸一體朱雀調運生金花此

別還同一轉車五百年間誰復在會看銅狄兩咨

嗟援後漢方朔傳薊子訓於長安東霸城與一老翁共摩挲銅人相謂曰適見鑄此今已近五百歲矣

六年正月二十日復出東門仍用前韻

次公前卷

有正月二十日與潘郭二生出郊尋春忽記去年是日同至女王城作詩乃和前韻詩一首而今又有此詩則女王城詩者四年也出郭尋春詩者五年也故今詩為六年

亂山環合水侵門身在淮南盡處邨五畝漸成終老計九重新婦舊巢痕豈惟見慣沙鷗熟已覺來

多釣石温長與東風約今日暗香先返玉梅魂

次公十洲

記聚窟洲有返魂香香聞數百里死尸在地聞即活也

岐亭五首

并序

元豐三年正月余始謫黃州至岐亭北二十五里
山上有白馬青蓋來迎者則余故人陳慥季常也
為留五日賦詩一篇而去明年復往見之季常使
人勞余於中塗余久不殺恐季常之為余殺也則
以前韻作詩為殺戒以遺季常季常自爾不復殺
而岐亭之人多化之有不食肉者其後數往見之
往必作詩必以前韻凡余在黃四年三往見季常
而季常七來見余蓋相從百餘日也七年四月量

移汝州自江淮徂雒送者皆止慈湖而季常獨至

九江乃復用前韻通為五篇以贈之

昨日雲陰重東風融雪汁遠林艸木暗近舍煙火

溼下有隱君子嘯歌方自得

續史記晏子傳云意氣揚揚甚自得

知我犯

寒來呼酒意頗急拊掌動鄰里繞邨捉鵝鴨房櫳

鏘器聲

次公曹操過呂伯奢聞其食器聲以為圖已遂夜殺之

蔬果照巾冪久聞萋蒿

美初見新芽赤洗琰酌鵝黃

厚杜詩鵝兒黃似酒對酒愛新鵝

磨刀削

熊白

次公木蘭歌磨刀霍霍向豬羊

須臾我徑醉坐睡落巾幘醒時夜

向闌唧唧銅餅泣黃州豈云遠但恐朋友缺我當

安所主君亦無此客朝來坐菴中唯見峰巒集

我哀籃中蛤閉口護殘汁又哀網中魚開口吐微

涇次公莊子魚相响以涇剗腸彼交病次公莊子龜能七十二鑽無遺筴而不能避剗腸之患過分我

何得相逢未寒温次公晉書王獻之與諸兄見謝安但寒温而已相勸此最急不

見盧懷慎烝壺似烝鴨見蜜酒歌又一道注次公據盧氏雜說是鄭餘慶而先生指為盧懷慎豈懷慎事同此而別有出處邪舊注知引盧氏雜說却便改懷慎以證先生之句則甚誤矣坐客皆忍笑髡然

發其幕不見王武子每食刀机赤琉璃載烝豚中

有人乳白續晉王濟字武子武帝常幸其宅供饌甚豐悉貯琉璃器中烝豚甚美帝問其故答曰以人乳烝之帝色甚不平食未畢而去濟死盧公信寒陋衰髮得滿幘次公衰髮滿幘言其壽也而新舊唐

史並不見其死之年歲惟鄭餘慶則云死年七十六也武子雖豪華未死神已泣厚

庭經長生至慎房中先生萬金辟護此一蟻缺次公抱朴子以蟻鼻之缺

急何謂死作令神泣損無價之純鉤一年如一夢百歲真過客傳李太白桃李園序云天地

者為過客死者為歸人君無廢此篇嚴詩編杜集次公嚴謂

嚴武詩數篇

杜甫杜詩集載

君家逢蠹作窠歲歲添漆汁次公物類相感志云逢蠹窠極大者圍一二尺其綴不過小索許大云是

十姑樹汁猶漆類故綴牢耳我身牛穿鼻次公莊子牛馬四足是謂天絡馬首穿牛鼻是謂人卷舌聊

自涇二年三過君此行真得得任退之詩上去無得得下來亦悠悠愛君

似劇孟叩門知緩急援表益傳洛陽劇孟嘗過益益善待之安陵富人有謂益曰劇孟博徒將軍何自通

之益曰劇孟雖博徒然母死客送喪車千餘乘此亦有過人者且緩急人所有夫一旦叩門不以親為解不以在亡為辭天下所望者惟季心劇孟今公陽從數騎一旦家有紅頰兒能唱綠頭鴨次公綠頭鴨曲名行

當隔簾見花霧輕纂纂為我取黃封親圻官泥赤

仍須煩素手自點葉家白次公葉家白建谿茶名賈案北苑拾遺錄云北苑之地以谿東葉布為

首稱葉應言次之葉國又樂哉無一事十年不蓄憤閉門

弄添丁次公添丁盧仝之子也全集有示添丁詩談笑雜呱泣西方正苦戰誰

次公凡隸籍者一千餘戶

也全集有示添丁詩

也全集有示添丁詩

也全集有示添丁詩

補將帥鼓披圖見八陳秦諸葛亮作八陳圖厚獨孤及作風后八陳圖記其要云夫八宮之位正則數

不愆神不惑故八其陳所以定位也衡抗於外軸布於內風雨附其四維所以備物也虎張翼以進蛇向敵而蟠飛龍翔鳥上下其勢以致用也至若疑兵以固其餘地游軍以案其後列門具將發然後合戰弛張則二廣迭舉犄角則四奇背出必使陷堅陳拔深壘若星馳天旋雷動山破

散更主客師用兵者有客主之意不須親戎行坐論教君集續唐太宗

命李靖教侯君集兵法既而奏靖且反兵之隱微不以示臣帝以讓靖請曰方中原無事臣之所教足以制四夷而求盡臣術此君集欲反耳

酸酒如壅湯甜酒如蜜汁三年黃州城飲酒但飲

溼我如更揀擇一醉豈易得幾思壓茅柴續南方有茅柴酒次

公茅柴乃邨落所釀醜薄酒也任黃州人造私酒俗謂之壓茅柴也禁網日夜急續酒禁嚴也西鄰推

甕續趙廣漢為京兆尹直入博陸侯霍禹第索私釀推破壚罌次公退之詩詠水曰喧聒鳴甕盎醉倒豬與

鴨君家大如掌破屋無遮幕何從得此酒冷面妒

君赤定應好事人次公揚雄傳贊時有好事者載酒散從雄游學千石供李白為

君三日醉蓬髮不暇幘夜深欲逾垣臥想春甕泣

春甕泣以言酒熟而泣泣然也兩句之意暗使畢卓傳比舍郎酒熟夜至其甕間盜取也君奴亦笑我鬢齒

行禿鼓三年已四至歲歲遭惡客次公惡客字即公孫弘云寧逢惡賓不逢故人

見西京雜記人生幾兩屐援阮孚好蠟屐謂人生能著幾兩屐莫厭頻來集

枯松強鑽膏槁竹欲瀝汁兩窮相相遇相哀莫相

溼不知我與君交游竟何得心法幸相語頭然未

為急續梵網經序當求精進如救頭然但念無常慎勿放逸願為穿雲鵲莫作將雛

鴨次公樂府有鳳將雛五行志有雞將雛我行及朱夏煮酒映疎冪故鄉將

何許西望千山赤茲遊定安歸東泛萬頃白一歡

寧復再起舞花隨幘行將出苦語續史記甘言疾也苦言藥也不用

兒女泣吾非故多矣君豈無一鼓各念別時言閉

戶謝衆客空堂淨埽地虛白道所集厚莊子虛室生白又云唯道集虛

西太一見王荆公舊詩偶次其韻二首子仁王荆

公詩云柳葉鳴蜩綠暗荷花落日紅酣三十六陂春水白頭相見江南二十年前此地父兄持我東西今日重來白首欲尋

舊迹都迷先生見此兩絕注日久之曰此老野狐精也遂和之後魯直亦和四首

秋早川原淨麗雨餘風日清酣從此歸耕劔外何

人送我池南次公先生蜀人自京師言蜀則為劔外矣杜詩州木變衰行劔外池南蓋歸蜀之路

但有尊中若下續湖州長興縣有箬谿南岸曰上若北曰下若是也入取下若水釀酒極美勝於雲陽俗稱下若酒次公吳

興統記云茗谿一名顧渚口一名趙瀆子仁初學記載鄒陽酒賦云其品類則沙洛涿鄙烏鄉若下敬夫山謙之吳興記云上若下若邨並出美酒

何須墓上征西厚魏武記注公言為典軍校尉意遂更為國家討賊立功欲封侯作征西將軍然後題漢故征西將

軍曹侯之墓此其志也聞道烏衣巷口援烏衣巷在金陵晉王謝所居也而今煙艸萋

迷次公荆公居金陵是時已薨故云耳

武昌西山并序

嘉祐中翰林學士承旨鄧公聖求為武昌令常遊

寒谿西山山中人至今能言之軾謫居黃岡與武

昌相望亦常往來谿山間元祐元年十一月二十

九日考試館職與聖求會宿玉堂偶話舊事聖求

嘗作元次山窪尊銘刻之巖石因為此詩請聖求

同賦當以遺邑人使刻之銘側

春江綠漲蒲萄醅厚東漢四夷列傳粟弋國屬康居出蒲萄其上水美故蒲萄酒時有名焉李白襄陽歌遙看

武昌官柳知誰栽次公晉陶侃傳侃鎮武昌嘗課諸營種柳都尉夏施盜官柳植

憶從樊口載春酒步上漢水鴨頭綠恰似蒲萄初撥醅之於已門侃後見駐車問曰此是武昌西門柳何因盜來此種施惶怖謝罪

西山尋野梅西山一上十五里風駕兩腋飛崔嵬

同遊困臥九曲嶺寒衣獨到吳王臺中原北望在

何許但見落日低黃埃歸來解劍亭前路子仁解劍亭在武昌

先生嘗云子胥渡江處也蒼厓半入雲濤堆浪翁醉處今安在漢谿在江州西

南九十里言浪無可拘限著浪說十一篇為一卷其在樊上鄰家皆是漁者少者長者戲叟曰聾叟又以其漫浪於人間謂其可稱漫叟次公浪翁指言元結也本集自釋云天下兵起逃入猗石臼杯飲無尊壘次公

珩洞始自稱猗珩子將家漢濱乃自稱浪士云元結居樊上有窪尊自為銘并序曰郎亭西乳有一石西臨樊水漫叟

音薄侯切為士源作杯尊銘曰時俗獍狡日益偽薄誰能杯飲其守淳樸舊注引元結宸尊詩全篇乃是道州宸尊詩矣非是爾來古

意誰復嗣公有妙語留山隈至今好事除艸棘常

恐野火燒蒼苔續退之石鼓歌雨淋日炙野火燎當時相望不可見玉

堂正對金鑾開豈知白首同夜直臥看椽燭高花

摧師唐宣宗以金蓮燭送令狐綯歸翰林院蓋椽燭而以金蓮花承之江邊曉夢忽驚斷銅環

玉鎖鳴春雷山人帳空猿鶴怨厚孔稚圭北山移文云蕙帳空兮夜鶴怨山人去兮

江湖水生鴻雁來續杜詩鴻雁幾時到江湖秋水多請公作詩寄父

老往和萬壑松風哀任先生此篇元祐五年在京師作

再用前韻

朱顏發過如春醅胃中黎棗初未栽丹砂未易埽

白髮厚杜詩埽除白髮黃精在赤松却欲參黃梅援赤松子古仙人也黃梅謂五祖弘忍大師也

寒谿本自遠公社白蓮翠竹依崔嵬次公廬山慧遠大師與謝靈運等十

八人結為白蓮社今寒谿豈實有此遺迹邪

當時石泉照金像神光夜發如五

臺續先生有菩薩泉銘云陶侃為廣州有漁人每夕見神光海上使迹之得金像初送武昌寒谿寺其後慧遠禪師迎像於廬山唐會昌中

毀天下寺有二僧藏像錦繡谷比佛教興復求像不可得而谷中至今有光景發見如峨眉五臺山所見今寒谿西數百步有泉出於嵌竇間色白而甘豈昔金像之所在乎師五臺山在河東太原郡境內也飲泉鑒面得真意坐視萬物

皆浮埃欲收莫景返田里遠沂江水窮離堆厚離堆山名在

蜀之永康軍史記李冰為蜀太守鑿離堆以除沫水之患還朝豈獨羞老病自歎才盡

傾空壘次公江淹夢以五色筆還郭璞文章頓減當時有才盡之歎諸公渠渠若夏屋次公

詩於我乎夏屋渠渠吞吐風月清隅隈我如廢井久不食次公孟浩然詩

一日不讀書心荒如廢井又易井渫不食古甃缺落生陰苔數詩往復相感發

汲新除舊寒光開遙知二月春江闊雪浪倒卷雲

峰摧石中無聲水亦靜云何解轉空山雷韋應物詩云水性本

云靜石中故無聲如何兩相激雷轉空山驚欲就諸公評此語要識憂喜何從

來願求南宗一勺水往與屈賈湔餘哀次公禪有南宗北宗湔洗屈原

賈誼之哀一勺水出禮記見子由與孔常父倡和詩輒次其韻余昔

在館中同舍出入輒相聚飲酒賦詩近歲

不復講故終篇及之庶幾諸公稍復其舊

亦太平盛事也

君先魯東家續魯人謂孔子為吾東家丘也門戶照千古師魯縣闕里孔子所居又有五父之衢

文章固應耳須鬣餘似處雖非蒙俱狀厚荀子云仲尼狀面

如蒙俱注俱方相也其首蒙茸然故曰蒙俱俱音欺

尚有歷國苦援孔子歷聘諸國所于者七十二君誦書

口瀾翻次公退之詩挈攜陬維口瀾翻布穀雜杜宇任後漢馮衍書云詞如循環口如布穀次公布穀杜

字二鳥名皆鳴聲不停之禽十年困奔走櫛沐飽風雨厚莊言禹云沐其兩櫛疾風吾

道其非邪野處豈兕虎援史記孔子圍於陳蔡召子路而問曰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

邪吾何為於此也灞陵閒老將柏直口尚乳厚漢書魏王豹反漢王問魏將誰也對曰柏直

自君兄弟還鼎立知有補次公此言三孔之在館閣也黃魯直

王曰是口尚乳臭不能當韓信

亦云二蘇正連
躡三孔立分鼎
蓬山者舊散
續後漢學者謂東觀為老氏藏室道家蓬萊山
故事誰刪

去來迎馮翊傳
厚西漢蕭望之薛宣朱博皆以馮翊遷
出餞會稽組
援西漢朱買臣拜為

會稽太守衣故衣懷其印綬步歸郡邸入室中守邸與共食食且飽少見其綬守邸怪之前引其綬視其印會稽太守章也邸守驚列中庭拜謁有頃長安殿吏乘馬來

迎買臣遂乘傳去也
吾猶及前輩詩酒盛冊府
次公三館皆謂之冊府以

東壁圖書
願君唱此物揚解斯杜舉
續禮記檀弓知悼子卒未葬平公飲酒師曠李

調侍鼓鐘杜蕢入寢酌以飲曠與調且自飲其辭云云平公曰寡人亦有過焉酌而飲寡人杜蕢洗而揚解公謂侍者曰如我死則必毋廢斯爵也至於今既畢獻斯

揚解謂之杜舉
熙寧中軾通守此郡除夜直都廳囚繫皆

滿日莫不得返舍因題一詩於壁今二十

年矣衰病之餘復忝郡寄再經除夜庭事

蕭然三圍皆空蓋同僚之力非拙巧所致

因和前篇呈公濟子侔二通守

前詩

除日當早歸
續東方朔伏日當早歸
官事乃見留
次公晉楊濟曰子癡了官事官事未易了
執

筆對之泣
續後漢盛吉為廷尉每至冬節獄囚當斷妻夜執燭吉持丹筆夫妻當對垂泣
哀此繫中囚

小人營餼糧隋網不知羞我亦戀薄祿因循失歸

休不須論賢愚均是為食謀誰能斲縱遣
次公後漢虞延除細

陽令每至歲時伏臘輒休遣囚徒各使歸家並感其恩德應期而還師晉史曹攄調臨淄令有死囚歲久攄行獄愍之曰卿等不幸致此非所新歲

人情所重豈不欲暫見家邪眾囚皆涕泣曰若得暫歸無恨也攄悉開獄出之刺日令還並無違者南史何胤仕齊為建安太守政有恩信人不忍欺

每伏臘放囚還家依期而返北史蕭撫為上州刺史為政以禮讓為本至元中放獄中囚繫悉放歸家聽三日然後赴獄諸囚荷恩並依限而至

閔然媿前修
援晉陶潛詩誰云固窮難邀也此前修

山嵐不與合和月世曾留百平一物附五湖更

山川不改舊歲月逝肯留百年一俯仰五勝更王

囚次公五行有王相死囚休廢也同僚比岑范德業前人羞坐令老鈍

守嘯諾獲少休續後漢黨錮傳序三郡為謠曰汝南太守范孟博南陽宗資主畫諾南陽太守岑公孝弘農成瑨但坐

却思二十年出處非人謀齒髮付天公缺壞不

可修

遊寶雲寺得唐彥猷為杭州日送客舟中

手書一絕句云山雨霏微不滿空畫船來

往疾輕鴻誰知獨臥朱簾裏一榻無塵四

面風明日送彥猷之子垆赴鄂州舟中遇

微雨感歎前事因和其韻作兩首送之且

歸其書唐氏堯卿彥猷名詢子羣案圖經寶雲寺在錢塘門外吳越王錢氏建

二妙彫零筆法空厚衛瓘索靖俱善州書謂之一臺二妙子仁漢末張英善州書論者瓘得伯英筋靖得伯英

肉自二人死妙處彫零忽驚雲海戲羣鴻子仁梁武帝評書曰鍾繇書若雲鶴遊天羣鴻

戲詩清不敢私囊篋人道黃門有父風黃門衛桓

出處榮枯一笑空十年社燕與秋鴻誰知白首長

河路還臥當時送客風堯卿賈島詩長江風送客孤館雨留人

感舊并引

嘉祐中子與子由同舉制策寓居懷遠驛時年二

十六而子由年二十三耳一日秋風起雨作中夜

翛然始有感慨離合之意自爾宦遊四方不相見

者十常七八每夏秋之交風雨作木落艸衰輒淒

然有此感蓋三十年矣元豐中謫居黃岡而子由

亦貶筠州嘗作詩以記其事元祐六年予自杭州

召還居子由東府數月復出領汝陰時予年五十

六矣乃作詩留別子由而去爾曾遊日久之味良

牀頭枕馳道次公東府在馳道旁故云枕馳道也雙闕夜未央續詩庭燎云夜如何其夜未央

厚江文通詩雙闕指馳道朱宮羅第宅車轂鳴枕中客夢安得長新秋入

梧葉風雨驚洞房獨行殘月影悵然感初涼筮仕

記懷遠謫居念黃岡一往三十年此懷未始忘扣

門呼阿同子由一字同叔安寢已太康次公詩無已太康青山映華髮

次公柳子厚詩早晚青山映華髮歸計三月糧次公莊子適千里者三月聚糧我欲自汝陰

徑上潼江章想見冰盤中石蜜與柿霜予欲詣東川而歸二物皆東川

出所憐子遇明主憂患已再嘗報國何時畢我心久

已降援詩艸蟲云我心則降

元祐六年六月自杭州召還汶公館我於

東堂閱舊詩卷次諸公韻三首

半熟黃梁日未斜續太平廣記呂仙翁授盧生一枕盧夢入枕中見富貴五十餘年忽覺而所炊黃梁飯未熟也

玉堂陰合手栽花次公玉堂翰林院中公堂也先生元祐二年為翰林學士四年出知杭州至是召還則六年也

却思三十年前味未飯鐘時已飯故言其在玉堂時手栽之花陰已合矣

茶厚唐王播少貧客揚州木蘭院隨僧齋僧厭之及播至已飯矣後二紀播出鎮是邦向所題已碧紗籠之矣乃題二絕一云上堂已了各

塵撲面如今始得碧紗籠出撫言西東慙媿閣黎飯後鐘二十年前

夢覺還驚屨響廊次公蘇州圖經有響屨廊故人來炷影前香次公先生有畫

像在院中故也鬢須白盡成何事一帖空存老遂良法帖中有褚遂良書

須髮盡白云即日遂良

尺一東來喚我歸

續尺一言天子之詔也漢制尺一之版以寫詔書故陳蕃傳云尺一選舉又晉書石鑿謂山

濤曰宰相三不朝與尺一令歸第君何慮也

衰年已迫故山期文章曹植今堪

笑却卷波瀾入小詩

援杜詩文章曹植波瀾闊次公今先生自笑其窘束大才而為小詩故以自比也

在彭城日與定國為九日黃樓之會今復

以是日相遇於宋凡十五年憂樂出處有

不可勝言者而定國學道有得百念灰冷

而顏益壯顧予衰病心形俱瘁感之作詩

菊醖萸囊自古傳

續齊諧記曰汝南桓景隨費長房遊學長房謂曰汝家當有大災厄急令家人縫囊盛茱萸繫臂上登山飲菊酒此禍可消景如其言舉家去夕還見雞犬一時暴

死長房曰此可以當之今世人九日登高是也次公西京雜記曰漢武帝宮人賈佩蘭九月九日佩茱萸食餌飲菊酒云令人長壽

長房寧復是臞仙

援司馬相如賦序列仙之儒居

山澤間形容甚臞

應從漢武橫汾日

次公文選漢武帝行幸河東祠后土作秋風詞曰泛樓船兮濟汾河橫

中流兮揚素波子仁李白九日登巴陵置酒望洞庭水軍詩九日天氣清登高無秋雲憶昔傳遊豫樓船壯橫汾

數到劉公

戲馬年

續南齊書宋武姓劉氏諱裕為宋公在彭城九月九日登項羽戲馬臺至今相承以為故事

對玉山人

雖老矣

援晉裴楷風神高邁容儀俊爽時人稱見裴叔則如行玉山映照人也次公晉嵇康醉後如玉山之將頽然對玉山人則先

生自謂

見恒河性故依然

次公楞嚴經佛問波斯匿王昔見恒河水與今所見何異王對以宛然無異佛再

語之以汝之髮白面皺而此見精性未會有皺也

王郎九日詩千首今賦黃樓第一

篇

予前後守倅餘杭凡五年夏秋之間蒸熱

不可過獨中和堂東南頗下瞰海門洞視

萬里三伏常蕭然也紹聖元年六月舟行

赴嶺外熱甚忽憶此處而作是詩

忠孝王家千柱宮

次公忠孝王錢王也杭州乃錢王舊邑

東坡作吏五年中

中和堂上東南頰次公頰字內地常語宮室之房曰頰猶人之頤頰也獨有人開萬

里風次公萬里風使黃帝夢萬里風掃天下塵也

李公擇過高郵見施大夫與孫莘老賞花

詩憶與僕去歲會於彭門折花餽筍故事

作詩二十四韻見戲依韻奉答亦以戲公

擇云

汝陽真天人絹帽著紅槿次公汝陽讓皇帝之子璉也老杜哀詩云汝陽讓皇帝子眉宇真天人王多從明皇為羯鼓之樂見羯鼓錄云汝陽王璉常戴研絹帽打曲上自摘紅槿置帽上極滑久而方安曲終花不墜以為能上曰花奴姿質明瑩必是神仙中責隊來也故老杜有真天人之語纏頭三百萬不買一微哂續明皇鼓曲終戲謂八姨曰樂籍今日有幸得供養天人請一纏頭八姨出三百萬為壽共誇青山峰曲盡花

不隕援宋璟曰頭如青山峰取其不動手如白雨點取其碎急此羯鼓之最妙處也當時謫仙人逸韻

謝封畛續謫仙人謂唐李白也賀知章見之曰子謫仙人也詩成天一笑厚玉女投壺天為之笑則雷杜

桃杏不待雷發軫續明皇嘗御小殿取羯鼓縱擊一曲名春光好顧桃杏皆坼帝笑曰不喚我作天公可乎次公借此意以言李白詩章可動造化亦猶汝陽王打羯鼓之妙已矣

餘波尚涓滴乞與居易稹次公前輩謂李白元白也南史張融傳其從弟

爾來誰復見前輩風流盡次公兩詩人指言莘老也南史張融傳其從弟

寂莫兩詩人殘紅對櫻筍次公兩詩人指言莘老也南史張融傳其從弟

與更復相牽引我老心已灰空煩扇餘燼次公莊子心若死灰

天遊照六鑿虛空埽充物次公莊子室無空虛則婦姑勃礫心無天遊則

縣知色竟空那復嗜烏吻續烏吻即烏喙也蘇秦云飢人所以飢而

蕭然一方丈居士老龐蘊續方丈使維摩詰也居士

腹而與餓死同患也

左傳云收合餘燼

六鑿相攘選

不食烏喙為其愈充

腹而與餓死同患也

蘇東坡詩集注卷八

龐蘊問馬祖
言下頓悟
散花從滿
不答天女問
故人猶故日
怨

句寫餘恨
子仁退之詩頻
疑我此心在
遮防費闌楯
應

虞已斃蛇折尾時一蠢
次公做杜詩義鶻行之
次聞孟光

賢不學處仲忍
續孟光梁鴻妻援王敦字處仲嘗荒恣於色左右

放出之
寄招應已足
左右侍雲鬢
任詩鬢
何時花月夜

羊酒謝不敏
續退之詩買羊酤酒謝
此生如幻耳
戲語君

勿愠應同亡
是公一對子虛听
厚司馬相如子虛賦子虛與亡是公言楚獵之事亡

是公听
然而笑

和孫同年卞山龍洞禱晴

吳興連月雨
信民吳興統記歸命侯寶鼎元年分吳郡之烏程永安餘杭臨水陽羨五縣及丹陽郡之故鄣安吉原鄉

釜甑生魚鼈
續范丹云甑中生塵范史雲釜中生魚范菜蕪
往問卞山

龍曷不安厥家梯山上
巉絕俯視驚谿谷
次公谿音虛咸切

神井湧雲蓋
陰厓垂鮮花
交流百道泉
赴

壑走羣蛇
不知落何處
隱隱如縲車
我來叩石戶

飛鼠翻白雅
厚李白詩仙鼠如白雅子仁案太白詩序云荊州玉泉寺近清谿諸山山洞往往有乳窟中多玉泉交流中有

寄語洞中龍
睡味豈不

嘉
厚莊子驪龍頷下有珠得之者必遭其睡也
雨師少弭節
雷師亦停撾
積水

得反壑
稻苗出泥沙
農夫免菜色
龍亦飽豚蝦
國安

看君擁黃紬
高臥放早衙
續

樂天黑潭龍樂府云假託神
龍食脉盡重泉之下龍知無
傳太祖皇帝謂一縣令曰謹勿於黃紬被底放衙
厚文潞公為榆次縣令嘗題詩縣樓鼓云置向譙樓一任撾撾多撾少不知他如今幸有黃紬被

勞出頭來放早衙
蓋用本朝故事云

次韻孫祕丞見贈

感慨清衷似變風老來詩句耳偏聰

次公殷師有耳聰之疾聞蟻動如牛

迂疎自笑成何事冷澹誰能用許功

次公白樂天醉中欲罷聯句曰

笙歌鼎沸勿作冷澹生活

不怕飛蚤如立豹肯隨白馬過垂虹吟哦

相對忘三伏擬泛冰谿入雪宮

湖州多蚤豹脚尤毒垂虹吳江亭名無逸吳郡圖經

云慶曆八年縣尉王廷堅建橋有亭曰垂虹次公世謂湖州為水精宮言其四面皆水又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

次韻周開祖長官見寄

傳開祖名邠元豐二年知湖州時作

俯仰東西閱數州老於岐路豈伶優初聞父老推

謝令

厚鄧攸去郡不受一錢百姓數千人留牽攸船不得進乃小停夜中發去吳人歌之曰統如打五鼓雞鳴天欲曙鄧侯挽不來謝令

推不旋見兒童迎細侯

續後漢郭伋字細侯為并州牧始至行部到西河美稷有兒童數百各騎竹馬道次

迎拜政拙年年祈水旱

子仁唐陽城云撫字心勞催科政拙民勞處處避朝

謳河吞巨野那容塞

傳溝洫志孝武元光中河決於瓠子東南注鉅野通於淮泗上使汲黯鄭當時與人

徒塞之輒復壞

盜入蒙山不易搜仕道固應慙孔孟扶顛未

可責由求漸謀田舍猶懷祿未脫風濤且傍洲罔

罔可憐真喪狗

厚史記孔子世家孔子適鄭與弟子相失獨立郭東門或謂子貢曰東門有人累累然若喪家之狗

子仁退之送殷侑序云今人適數百里出門罔罔有離別可憐之色

時時相觸是虛舟

續莊子有虛船來觸

舟竭來震澤都如夢只有茗谿可倚樓野釀酸甜

如蜜水樂工零落似風歐遠思顏柳并諸謝

厚晉謝安謝萬

宋謝莊梁柳惲唐顏真卿皆為吳興太守

近憶張子陳

野舉與老劉

孝叔風定軒窗

飛豹脚

傳湖州多蚤豹脚者尤毒

兩餘闌檻上蝸牛舊游到處皆蒼

蘚同甲惟君尚黑頭憶昔湖山共尋勝相逢杯酒

兩忘憂醉看梅雪清香過夜權風船駭汗流百首

共成山上集三人俱作月中遊

次公李白詩舉杯邀明月對影成三人海

南未起垂天翼

續莊子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

澗底仍依徑

寸麻

次公左太冲詩云鬱鬱澗底松離離山上苗以彼徑寸莖蔭此百尺條

已許秋風歸便得

豫憂詩筆老難酬此生歲月行飄忽

次公劉勰文心雕龍云歲月飄忽性

靈不晚節功名亦謬悠

次公莊子謬悠之說

犀首正緣無事飲

記陳軫見犀首曰公何好飲也曰無事也曰吾請令公厭事可乎

馮驩應為有魚留

續史記孟嘗君傳馮

驩彈劍缺而歌曰長鋏歸來乎食無魚孟嘗君遷之幸舍食有魚矣

從今便蹋青州麴薄酒知

君笑督郵

次公世說桓温有主簿善別酒好者謂青州從事惡者謂平原督郵青州有齊郡平原有葦縣從事謂到臍下督郵

言在焉上住也

次韻答孫侔

十年身不到朝廷欲伴騷人賦落英

續離騷經云朝飲木蘭之墜露兮夕

餐秋菊之落英

但得低頭拜東野

厚韓愈詩低頭拜東野願得終始如驅蛋東野不回頭有寸莖撞鉅鐘

辭中路伺淵明

案陶潛傳王弘每令人候之密知其當往廬山乃遣其故人龐通之等齎酒先於半道要之潛既遇

酒先引酌野亭欣然忘進

艤舟茗雪人安在

厚茗雪湖州二水堯祖茗谿屬杭州餘杭雪谿屬湖二水源皆

自天目山十朋唐隱逸傳云張志和云願為浮家泛宅往來茗雪間

卜築江淮計已成千里論

交一言足

次公千里論交即嵇康呂安每一相思千里命駕也

與君蓋亦不須傾

子與程子相遇傾蓋而語厚鄒陽書諺云有白頭如新傾蓋如故何則知與不知也

重寄

凜然高節照時人不信微官解浼君蔣濟謂能來

阮籍

續阮籍傳太尉蔣濟聞籍有雋才而辟之籍詣都亭奏記求免初濟恐籍不至得記欣然遣卒迎之而籍已去濟大怒於是鄉鄰共

喻之乃就吏後謝病歸

薛宣直欲吏朱雲

厚宣為丞相朱雲往見之宣備賓主禮因從容謂雲曰在田野

亡事且留我東閣可以觀四方之奇士雲曰小生乃欲相吏邪宣不敢復言

好詩衝口誰能擇俗子

疑人未遣聞乞取千篇看俊逸不將輕比鮑參軍

援鮑昭字明遠文辭贍逸為臨海王子項前軍參軍杜甫憶李白詩清新
庾開府俊逸鮑參軍倬鮑明遠詩鍾磔曰鮑參軍詩如野鶻翻雲良馬走
堤俊逸奔散

次韻樂著作野步

老來幾不辨西東秋後霜林且強紅次公白樂天詩云醉貌如霜葉雖紅

不是眼暈見花真是病次公佛書云空本無花病者妄見耳虛聞蟻定非

聰續晉書殷仲堪傳父嘗患耳聰聞林下蟻動謂之牛鬪酒醒不覺春強半睡起常

驚日過中植杖偶逢為黍客披衣閒詠舞雩風仰

看落榮收松粉俯見新芽摘杞叢楚雨還昏雲夢

澤吳潮不到武昌宮黃州對岸武昌縣有孫權故宮廢興古郡詩無數

寂莫閒窗易粗通解組歸來成二老風流他日與

君同續老杜與贊上人詩與子成二老來往亦風流

次韻答子由

平生弱羽寄衝風次公文選衝風起兮橫波子仁傳云衝風之末不能舉弱羽此去歸飛

識所從好語似珠穿一一妄心如膜退重重山僧

有味寧知子續杜牧之詩山僧却未知名姓始覺空門氣味長瀧吏無言只笑儂

厚退之南遷下樂昌瀧作瀧吏詩往問瀧頭吏潮州尚幾里行當何時到土風復何似瀧吏垂手笑官何問之愚譬如官京邑何由知東吳潮州底處所有罪乃竄流儂幸無負犯何由到而知

尚有讀書清淨業未容春睡敵千

鍾

和何長官六言次韻五首

作邑君真伯厚續後漢朱震字伯厚初為州從事奏濟陰太守單匡賊罪并連匡兄中常侍車騎將軍超桓帝收匡

下廷尉以譴超超詣獄謝三府諺曰車如雞栖馬如狗疾惡如風朱伯厚去官我豈曼容厚兩龔傳云琅邪兩漢兄

子曼容養志自修為官不肖過六百石輒自劾去一廬願託仁政六字難賡變風

五噫已出東洛三復願比南容學道未從潘盎南

謂狂為盜潘近世得道者也堯卿大宋朝元祐中廣南儂智高率眾陷邕州又將儂廣南諸郡城至梧州有潘盎者棄妻子服儒衣常持一大髮行

坐獨語南越謂愚盜儂賊聞其異召而問之曰吾形貌如何盎曰汝一賊也他無所類又問梧州幾日可陷曰百年亦不可陷又曰吾欲據北城以

有南越如何曰汝將斬頭豈能有越邪賊怒害之

艸書猶似楊風楊凝式也

石渠何須反顧次公漢有石渠署典校祕書先生初直史館出倅杭州自杭州知密州自密徙徐自徐徙湖以詩得罪責黃州

水澤幸足相容長江大欲見庇探支八月

涼風次公探支字是官物官錢有此名此亦戲言之矣

清風初號地籟續莊子地籟則眾竅是也明月自寫天容貧家何以

娛客但知抹月批風次公饌食者有批有抹抹月批風又戲言之

青山自是絕世無人誰與為容次公詩豈無膏沐誰適為容說向市

朝公子何殊馬耳東風厚李白詩世人聞此皆掉頭有如東風吹馬耳

風次韻子由病酒肺疾發

憶子少年時肺喘疲坐臥喊呀或終日勢若風雨

過虛陽作浮漲客冷仍下墮次公下墮字素問有云令人下墜下墜即下墮言氣墮於下也

妻孥恐悵望膾炙不登坐次公退之云妻兒恐我生悵望盤中不釘栗與梨終年

禁晚食半夜發清餓胃強馮苦滿肺斂腹輒破三

彭恣啖齧續仙人謂僧契虛曰能伐三彭之仇乎邦衡唐秦先生去三尸法云上尸彭据在人頭中中尸彭瓚在人腹中下尸

彭璫在人足中狀如小兒有須毛人既死遂作鬼耳二豎肯逋播厚左傳晉景公疾求醫於秦秦使醫緩為之未至公

夢疾為二豎子曰彼良醫也懼傷我焉逃之其一曰居膏之上育之下若我何寸田可治生次公道家有云尺宅寸田寸田

誰勸耕黃稷萬田謂上腴為黃稷探懷得真藥不待君臣

初如雪花積漸作櫻珠大厚

子節解曰唾者溢為醴泉聚為玉糝流為華池散為津液降為甘露漱以咽之既藏潤身以流百脈化養精神支節毛髮堅固長春次公此唾咽漱

佐續本艸藥有君臣佐使處方者當一君二臣三佐五使初如雪花積漸作櫻珠大厚

文蔚堂

蘇東坡詩集注卷六

六百八十九

法也舊注所引雖不開涉詩句中字而其意則是隔壁聞三燕隱隱如轉磨自茲

失故疾陽倡陰輒和神仙多歷試中路或坎珂平

生不盡器次公何諷渴賦云飲不盡器痛飲知無那舊人眼看盡老

伴餘幾箇殘年一斗粟待子同春籩援漢文帝時淮南王長謀反廢死民

尚可春兄弟二人不相容歌曰一尺布尚可縫一斗粟云何不自珍醉病又一挫真源

結梨棗續許遠遊與王逸少書曰夫交梨火棗者是飛騰之藥也世味等糠莖次公莖音千臥切注

日斬芻也史記范睢之辱須賈坐於堂下置莖豆其前令兩黥徒夾而馬食之耕耘當待獲願子勤自

課相將賦遠遊次公屈原有遠遊賦其略云悲世俗之迫隘兮願從子之遠遊仙語不用些

續些出楚辭宋玉賦皆以此為文杭州故人信至齊安次公李賀云沙路歸來聞好語

昨夜風月清夢到西湖上朝來聞好語次公李賀云沙路歸來聞好語

叩戶得吳餉輕員白曬荔脆醞紅螺醬更將西菴
茶勸我洗江瘴故人情義重說我必西向一年兩
僕夫千里問無恙續風俗通云噬蟲曰恙古者人多野宿為恙所齧故早相見必相勞問曰無恙乎相

期結書社故人相約釀錢雇僕夫一歲再至黃未怕供詩帳僕頃以詩得罪有司移杭取境內所

留詩杭州共數百首謂之詩帳還將夢魂去一夜到江漲江漲杭州橋名養源圖經云錢塘縣

江漲橋去縣八里

和王鞏六首並次韻次公王定國謫賓州有詩寄先生先生和之

君談陽朔山次公先生第四篇云賓州在何處為子上栖霞則定國之謫在賓州矣今云陽朔山則桂州有陽朔縣而地志

於臨桂縣湘水注云於陽朔則觴為之舟至洞庭若日月出入其中案九域志賓州西至本州界九十三里自界首至象州二百里象州東至本州

界九十里自界首至桂州三百五十五里自賓而象自象而桂凡七百三十八里若是則陽朔山蓋廣西之名山其互歷之長乎不作一

錢直次公灌夫謂灌賢曰平生毀程不識不直一錢巖藏兩頭虺瘴落千仞翼雅

次公灌夫謂灌賢曰平生毀程不識不直一錢

次公灌夫謂灌賢曰平生毀程不識不直一錢

宜驩兜放次公書云放驩兜於崇山注崇山南裔疏云禹貢無崇山不知其處蓋衡嶺之南也頗訝虞舜

陟續舜南巡狩死於蒼梧之野而葬於九疑九疑在道州寧遠縣子仁書云舜陟方乃死暫來已可畏覽鏡

憂面黑況子三年囚苦霧變飲食吉人終不死仰

荷天地德我來黃岡下敲枕江流碧江南武昌山

次公武昌縣在黃州之對屬鄂州向我如咫尺春蔬黃土軟凍筍蒼厓

坼此行我累君乃反得安宅遙知丹穴近為斲勾

漏石厚晉葛洪傳洪以年老欲鍊丹間交趾出丹求為勾漏令曰非欲為榮以有丹耳次公皆言桂州之出丹也特借响嘍山以比桂州

少雲案先生與王定國書云賓去桂不甚遠朱砂差易致不可不留意也他年分刀圭名字挂仙籍

君許惠桂州丹砂

少年帶刀劍程淮陰少年侮韓信曰雖長大好帶刀劍怯耳但識從軍樂次公王粲有從軍詩

五篇其一曰從軍有苦樂但問所從誰老大服犁鉏解佩付鎔鑠次公解佩字即龔遂

令民賣劍買牛賣刀買續曰何為帶牛佩犢雖無獻捷功會賜力田爵厚左傳齊侯來獻戎

捷又漢有孝弟力田之科敲冰春擣紙刈葦秋織箔櫟林斬冬炭

竹塢收夏籜四時俯有取次公史記孔氏起富至巨萬然家自父兄子孫約俯有拾仰有取

一飽天所酢君生紈綺間次公用廣絕交論正所謂綺紈公子也欲學非

其脚傳事有非素所謂習而謾為之左右玉攲攲次公玉攲攲言手也詩曰攲攲

女手攲與攲同音師咸切東薪誰為縛勿令聞此語翠黛頰將惡次公

頰音普經切楚辭遠遊章句云玉色頰以豔顏兮精神粹而始壯又柳子厚謫龍說云澤州交亭有奇女墜地光熒然少年駭且悅之稍狎焉奇女

頰爾怒笑我一間茅婦姑紛六鑿續莊子室無空虛則婦姑勃

欲結千年實先催二月花故教窮到骨要使壽無

涯久已逃天網厚老子天網恢恢疎而不漏何須服日華枝道家養生有服日精月華法

賓州在何處為子上栖霞樓名子仁案今東坡圖有栖霞樓又本朝閩丘太守孝終公顯嘗守

黃州作栖霞樓
為郡中之絕勝

鄰里有異趣何妨傾蓋新續鄒陽曰白頭如新傾蓋如故殊方君莫厭

數面自成親次公陶淵明答龐參軍詩序默坐無餘事回

光照此身他年赤墀上玉立看垂紳師桓温表抗節

平生我亦輕餘子厚禰衡云大兒孔文舉小兒晚歲人誰念

此翁巧語屢曾遭意苴續後漢馬援在交趾常餌苴以實用能

還皆明珠紋犀厚左傳宣十二年冬楚子度辭聊復託芎窮伐蕭遂傅於蕭蕭大夫還

無社與司馬卯言號申叔展叔展曰有麥麴乎曰無有山鞠窮乎曰無河

魚腹疾柰何次公案注云麥麴窮所以禦溼欲使無社逃泥水中無社不

解故曰無軍中不敢正言故謬語今所謂度辭度者隱也鞠窮即芎窮也

子仁度字出唐書許紹傳紹曾孫欽明為梁相都督為突厥所執與偕至

靈州使說之降欽明至城下呼曰我乏食有美醬乎有子還可責同

梁米乎并乞墨一枚而城中無寤其度者遂見害云云悍衍有書與妻兄絕之而

元亮次公陶潛妻却差賢勝敬通次公馮衍字敬通其妻極

所賦不因遷謫始囊空次公杜詩囊空恐若問我貧天

君家玉臂貫銅青次公銅青所染衣服顏色之名杜詩香霧雲

以銅青為髮溼清輝玉臂寒又本州銅青銅器上綠色是下客何時見目成次公屈原九歌之少司命曰滿堂

勤把鉛黃記宮樣續韋應物詩高莫教絃管

作蠻聲熏衣漸歎衙香少共父香譜載唐化度寺及擁髻

遙憐夜語清堯卿伶玄傳字子于買妾樊通德有才色頗能言趙

通德曰斯人俱灰滅矣當時疲精殆力馳騫嗜慾盡惑之事寧知終歸荒

田野州乎通德卷袖顧視燭影以手擁髻淒然泣下不勝其悲子于亦然

記取北歸攜過我南江風浪雪山傾君自南江赴次韻陳四雪中賞梅

臘酒詩催熟寒梅雪鬪新杜陵休歎老子仁子美詩中自稱杜陵野老

韋曲已先春厚杜詩韋曲花無賴家家惱殺獨秀驚凡目仁子

陳謝燮早梅詩云迎春故早發獨自不疑寒畏落眾花後無人別意看古樂府云花豔驚郎目遺英臥逸民師以梅之標格

孤高譬逸民也堯卿此疑若不使事而乃使事謂袁安雪中高臥耳遺逸之士謂之逸民高歌對三白次公三白以言雪西

人語曰要宜夢見三白言三次見雪也遲莫慰安仁續潘岳字安仁自言弱冠陟於知命之年八徙官一進階再免

一除名一不拜職遷者三而已雖通塞有命抑亦拙之效也乃作閒居賦其略曰人生安樂孰知其他次公楚辭傷美人之遲莫

和子由題孔平仲艸菴次韻

逢人欲覓安心法到處先為問道菴盧子不須從

若士次公淮南子盧敖遊乎北海遇若士敖自謂觀乎六合之外若士舉臂而聳身遂入雲中敖歎曰吾比夫子猶黃鵠之與壤蟲不

亦悲哉蓋公當自過曹參續曹參聞膠西有蓋公善治黃老言使人厚幣請之既見蓋公為言治道貴清

淨而民自定推此類具言之參於是避正堂舍蓋公焉羨君美玉經三火續淮南子鍾山之玉灼以爐炭三日

三夜色澤不變笑我枯桑困八蠶續日南一歲八蠶左思吳都賦云國稅再熟之稻鄉貢八蠶之

絲厚李賀春園詩長腰健婦貪攀折將餽吳王猶喜大江同一味

故應千里共清甘

次韻答元素余舊有贈元素云天涯同是

傷流落元素以為今日之先兆且悲當時

六客之存亡六客蓋張子野劉孝叔陳令

自臨下舉李公擇元素與余也

不愁春盡絮隨風續劉禹錫詩春盡絮飛留不得隨風好去落誰家但喜丹砂入

頰紅流落天涯先有識摩挲金狄會當同蘧蘧未

必都非夢次公莊子莊周夢為蝴蝶栩栩然了了方知不落

空子仁傳燈錄越州慧海禪師有律師問禪師家多落空師曰紙墨文字空設坐主執帶豈不落空莫把存亡悲

六客已將地獄等天宮次公圓覺經言地獄天宮俱為淨土

文蔚堂

次韻孔毅父集古人詩見贈五首堯卿毅父名武仲

羨君戲集古人詩指呼市人如使兒次公市人字亦驅市人而戰之意

天邊鴻鵠不易得便令作對隨家雞次公庾翼能書而心不服王羲之諸

子俱學王書翼曰兒輩憎家雞愛野鷺退之驚笑子美泣問君久假何時歸

世間好句世人共子仁歐陽文忠公誦文與可詩云此非與可詩世間元有此句與可拾得耳明月

自滿千家墀公詩云素與余

紫駝之峰人莫識續杜詩紫駝之峰出翠金漢書大月氏出一封橐駝顏師古曰脊上有一封隆高俗呼封牛

雜以雞豚真可惜令君坐致五侯鯖厚西京雜記五侯不相能賓客不相

往來婁護豐辨傳會五侯間各得其歡心競致奇膳護乃合以為鯖世稱五侯鯖以為珍味盡是猩紅與熊白

次公呂氏春秋曰肉之美者猩猩之脣張協七命曰封熊之掌翰音之跖燕髀猩猩脣髦殘象白熊白即如謂象白也路旁拾得

半段槍援談賓錄唐哥舒翰揮吐蕃賊眾三道從山相續而下翰持半段折槍當前擊之無不披靡何必開鑪

鑄矛戟用之如何在我耳入手當令君喪魄

天下幾人學杜甫誰得其皮與其骨厚傳燈錄達摩傳法命門人各言所得道副曰汝得吾皮尼總持曰汝得吾肉道育曰汝得吾骨最後慧可依位而立師曰汝得吾髓乃付法次公晉史言學書云胡昭得張芝骨索靖得其肉韋誕得其筋此方有得其兩字之勢舊注所引雖有皮骨字却是得吾兩字非此矣劃如太華當我

前跛牂欲上驚嶮崿續韓非子太山之高百仞而跛牂牧其上凌遲故也名章俊語

紛交衡無人巧會當時情前生子美只君是信手

拈得俱天成次公禪家言信手拈來又退之上于頓書渾然天成無有畔岸

詩人雕刻閒艸木次公雕刻字莊子覆載天地雕刻衆形搜抉肝腎神應哭

次公退之詩不用彫琢愁肝腎堯卿蒼頡作字神鬼夜哭李太白作烏棲曲賀知章見之云此詩可以泣鬼神矣不如默誦

千萬首左抽右取談笑足次公詩云左旋右抽夜吟石鼎聲悲

秋可憐好事劉與侯續退之石鼎聯句序云劉師服侯喜與道士軒轅彌明同宿喜夜與師服說詩視彌

殊更披詩集卷下

七百五十五
明若無人彌明忽軒衣張眉指爐中石鼎曰子云能詩能與我賦此乎劉
即援筆題其首句傳與喜道士啞然笑即袖手竦肩高吟初不經意詩
正譏喜二子每營度欲出口吻聲益悲竟亦不能奇何當一醉百不問我欲眠矣君
歸休

膏明蘭臭俱自焚次公漢書兩龔傳龔勝死有老父來弔哭甚哀既而曰嗟乎薰以香自燒膏以明自煎龔

生竟天天年非吾徒也象牙翠羽殘其身續左傳象有齒以焚其身賄故也次公翠羽言翡翠之羽

多言自古為數窮厚老子多言數窮不如守中微中有時

堪解紛援太史公言談微中可以解紛癡人但數羊羔兒不知何者是

左慈續曹操欲殺左慈逢慈於陽城山頭遂入羊羣操知不可得乃令就羊中告之曰不復相殺本試君術耳忽有一老羝屈前兩膝人

為羝並屈前膝人立曰遽如許遂莫知其所取焉千章萬句卒非

我急走捉君應已遲

次韻子由種杉竹子仁案子由東軒記云闕廳事之東為軒種杉二本竹百箇以為宴

休之所云

吏散庭空雀噪檐閉門獨宿夜厭厭子仁厭厭夜飲似聞黎

棗同時種應與杉篁刻日添糟麴有神熏不醉續懷

雪霜誇健巧相霑先生坐

待清陰滿空使人人歎滯淹

次韻王鞏南遷初歸二首堯卿鞏字定國文正公旦之孫懿敏公素之子

元豐年中坐東坡事
貶賓州監局三年還

問君謫南賓野葛食幾尺續曹操枕刀習毒啖野葛至一尺逢人瘴髮

黃入市胡眼碧堯卿嶺南人瘴癘所感則鬚髮皆黃其眼皆作胡人碧色風土使然也三年不

易過坐睨倚天壁師倚天壁謂邨嶺也歸來貌如故妙語仍破

鏘那能廢詩酒亦未妨禪寂師維摩詰云以善方便毗耶離一心禪寂攝諸亂意願

為尚書郎還賜尚方烏

江家舊池臺修竹圍一尺次公劉禹錫詩青松鬱成塢修竹盈尺圍歸來萬事

非惟見秦淮碧續劉禹錫江總宅詩南朝詞臣北朝客歸來唯見秦淮碧秦淮在江寧府平生痛飲

處遺墨雅栖僻西來故父客金印雜鳴鏑三槐老

更茂厚三槐王定國家本事其祖祐手植三槐於庭曰吾子孫必有為三公者其後子旦果相真宗花絮春寂寂

中微未可料家廟藏赤烏援詩赤烏凡凡言周公也定國相門之後

孔毅父以詩戒飲酒問買田且乞墨竹次

其韻

酒中真復有何好孟生雖賢未聞道續晉書桓温問孟嘉曰酒有何好而

醉時萬慮一掃空醒後紛紛如宿艸次公

十年揩洗見真妄石女無兒焦穀

槁厚維摩詰言如焦穀芽如石女兒此身何異貯酒餅滿輒予人空自

倒武昌痛飲豈吾意性不違人遭客惱師嵇康幽憤詩性不違物頻致

君家長松十畝陰借我一菴聊洗心我田方寸

耕不盡師五代馮瀛王詩但存方寸地留與子孫耕厚黃庭經言寸田尺宅可治生也何用百頃靡千

金枕書熟睡呼不起好學憐君工雜擬次公文選有雜擬詩如陸士衡

且將墨竹換新詩潤色何須待東里

生日王郎以詩見慶次其韻并寄茶二十

一片任元豐五年黃州作

折揚新曲萬人趨續莊子大聲不入於俚耳折揚皇華則嗑然而笑獨和先生于

為于厚唐文元德秀為魯山令明皇在東郊令三百里守令各以聲樂集河內太守輦優伎被錦繡德秀與樂工數十人聯袂歌于

為于為于于為于者德秀所制曲也帝曰真賢人之言哉但言積藏終自售豈知盃脫本

無撫次公武后時人之言曰筮推侍御史盪脫校書郎竭從冰叟

來游宦援衛玠妻父樂廣有重名議者以為婦翁冰清子壻玉潤次公王郎王子立也為子由壻故云爾肯伴臞

仙亦號儒厚司馬相如大人賦序以為列仙之儒居山澤間形容甚臞此非帝王仙意也乃作大人賦棠棣並

為天下士續棠棣以譬兄弟詩棠棣燕兄弟也厚史記新垣衍再拜謝魯仲連曰始以先生為庸人乃今日知先生為天下之

也 芙蓉曾到水邊郭次公世傳王子立之兄子高與仙不嫌人周瑤英遊芙蓉城見先生本詩

霧谷埋松柏終恐虹梁荷棟桴厚桴屈棟也班固西都賦因壞材而究奇抗應龍之

虹梁列桴楫以布翼荷棟桴而高驥次公班彪王命論亦云棠枕之材不荷棟梁之任高論無窮如鋸屑援

胡毋輔之傳字彥國王澄嘗與人書曰彥國吐佳言如鋸木屑霏霏不絕小詩有味似連珠次公連珠文章一種

名晉傅玄序連珠云所謂連珠者興於漢章帝之世班固賈逵傅毅三子受詔作之而蔡邕張華之徒又廣焉其文體詞麗而言約不指說事情必假喻以達其旨而賢者微悟合於古詩勸興之義

欲使歷歷如貫珠易觀而可悅故謂之連珠也感君生日遙稱

壽祝我餘年老不枯未辦報君青玉案續張衡四愁詩美人贈我錦繡

段何以報之青玉案建谿新餅截雲腴

十一月三日與幾先自竹西來訪慶老不

見獨與君卿供奉蟾知客東閣道話久之

惠州追錄

卷卷長廊走黃葉席簾垂地香煙歇主人待來終

不來火紅銷盡灰如雪

僕年三十九在潤州道上過除夜作此詩

又二十年在惠州錄之以付過

寺官官小未朝參紅日半窗春睡酣為報鄰雞莫

驚覺更容殘夢到江南中野小詩

釣艇歸時菖葉雨縹車鳴處棟花風長江昔日經

遊地盡在如今夢寐中
 驚覺更徃年宿瓜步
 夢中得小詩錄示民師
 吳塞蒹葭空碧海
 隋宮楊柳只金隄
 春風自恨無情水
 吹得東流竟日西

蘇東坡詩集注卷第十八

蘇東坡詩集注卷第十八

惠州志

十一月二日與樂夫自竹西來

蘇東坡詩集注卷第十八

蘇東坡詩集注卷第十八

蘇東坡詩集注卷第十九

仙釋

回先生過湖州東林沈氏飲醉以石榴皮
 書其家東老菴之壁云西鄰已富憂不足
 東老雖貧樂有餘
 白酒釀來因好客
 黃金散盡為收書
 西蜀和仲聞而次其韻三首
 東老沈氏之老自謂也
 湖人因以名之其

子偕作詩有可觀者

無已按王會回仙碑云熙寧元年八月十九日湖州歸安縣之

東林有隱君子沈思字持正隱於東林因以東老名焉能釀十八仙白酒一日有客自稱回道人長揖東老曰知君

白酒新熟願求一醉否公命之坐徐觀其目碧色粲然光采射人與之語無不通究故知非塵埃中人也因出與飲

自日中至莫已飲數斗殊無酒色回曰久不遊浙中今為子有陰德留詩贈子乃擘席上榴皮畫字題於菴壁

世俗何知窮是病

厚史記原憲傳子貢見原憲攝敝衣冠子貢曰夫子豈病乎憲曰貧也非病也神仙

可學道之餘

曾唐天師著神仙可學論一卷

但知白酒留佳客不問黃

公覓素書

續張良跪履進老父出一編書曰讀是則為王者師後十年興十三年孺子見我濟北穀城山下黃石即我也其

書乃太公兵法師川黃石公有素書三卷張丞相商英為之注

符離道士晨興際

堯卿宿州符離縣天慶觀甯道士者少年譚老莊極可采甯云道中賣菜人儀壯椎偉常

此遊息一日於扉上題二絕句而去書為大篆體法極異或曰此洞賓先生所書也郡人爭刻之以治疾字字刻痕深寸餘墨迹不滅

華岳

先生尸解餘

厚陳搏字圖南居華山雲臺觀預知死日端拱二年七月二十九日卒於蓮華峰下張超谷室中死七日

有五色雲蔽塞洞口經月不散曾按道書人死形如生足皮不青惡目光不毀頭髮盡脫皆尸解也白日去曰上解夜半去曰下解向曉向莫去謂

忽見黃庭丹篆句

堯卿呂洞賓詩云肘傳丹篆千年術口誦黃庭兩卷經鶴觀天壇槐影裏悄無人跡

猶傳青紙小朱書

續華陽處士李奇自言開元中郎官嘗至搏齋中以朱書青紙詩令小童齎於搏搏

戶長與唱和交友焉 效詩集玉卷第十

淒涼雨露三年後

厚祭義雨露既濡君子履之必有怵惕之心如將見之

髣髴塵埃數

字餘至用榴皮緣底事中書君豈不中書

續韓愈毛穎傳穎拜

中書令上嘗呼為中書君後因進見上將有任使拂拭之因免冠謝上見其髮禿又模畫不稱上意上嘻笑曰中書君老而禿不任吾用吾謂君中書君今不中書邪

張先生 并序

先生不知其名黃州故縣人本姓盧為張氏所養

佯狂垢污寒暑不能侵常獨行市中夜或不知其

所止往來者欲見之多不能致余試使人召之欣

然而來既至立而不言與之言不應使之坐不可

但俯仰熟視傳舍堂中久之而去夫熟視傳舍者

是中竟何有乎然余以有思惟心追躡其意蓋未

得也竟何有乎然余心亦思對以並配其意蓋未

熟視空堂竟不言故應知我未天全次公莊子醉者墜車雖疾不死彼得

全於酒若是而况得全於天乎甯來傳舍人皆說能致先生子亦賢脫

屣不妨眠糞屋流澌爭看浴冰川堯卿本朝新信者得道之異人也常汚垢佯狂

書脫屣而行夜眠糞屋中人莫測之又楊文公說苑曰郭忠恕大寒鑿冰而浴士廉豈識桃推妙妄意

稱量未必然厚朱桃推益州人被裘曳絮人莫測其所為高士廉為祭酒其使我以無事治蜀邪

三朵花并序

房州通判許安世以書遺余言吾州有異人常戴

三朵花莫知其姓名郡人因以三朵花名之能作

詩皆神仙意又能自寫真人有得之者許欲以一

奉見惠乃為作此詩

學道無成鬢已華不勞千劫漫烝砂次公楞嚴經佛云若不

者如烝砂石欲其成飯經百千劫只名熱砂歸來且看一宿覺續傳燈錄永嘉禪師詣曹溪語契祖歎曰善哉

善哉少留一宿時謂一宿覺未暇遠尋三朵花兩手欲遮餅裏雀次公

楞嚴經頻伽本注引法句經云精神居形內猶雀藏餅中餅破則雀飛去矣師藏經大智度論頌云鳥來入餅中羅穀掩餅口穀穿鳥飛去神明隨業走堯卿佛經云人身如餅神識如雀五蘊既盡則神識自去以手遮之且不可况以羅穀遮之可乎四條深怕井中

蛇次公賓頭盧尊者為優陀王說法經云如人行曠野為象所逐見一丘井即尋樹根入井藏上有黑白二鼠互齧樹根四邊有四毒蛇欲齧其

人且云象喻無常丘井喻人身樹根喻人命白黑鼠喻晝夜蠶樹根喻念念滅四毒蛇喻四大師佛書人有逃死者入井則遇四蛇傷足而不能下

上樹則逢二鼠齧藤而不能升四蛇以喻四時二鼠以譬日月言四時日月迫促大限無所逃耳故釋子有無常偈云井底四蛇催命促攀枝二鼠

齧藤傷此是眾生命盡處如何晝夜不驚忙畫圖要識先生面試問房陵好事

家

贈梁道人

采藥壺公處處過

續後漢費長房傳汝南人也曾為市掾市中

有老翁賣藥懸一壺於肆頭及市罷輒跳入壺中市人莫之見唯長房於樓上見而異焉因往再拜奉酒脯翁知長房之意其仙也謂之曰子明日可更來長房曰日復詣翁翁乃與俱入壺中唯見玉堂嚴麗百酒甘餈盈衍其中共飲畢而出

笑看金狄手摩挲

厚東漢蒯子訓傳時有百歲翁自說

兒童時見子訓於市顏色不異於今後人復於長安東霸城見之與一老翁共摩挲銅人相謂曰適見鑄此已近五百歲矣

父識君久

續前漢郊祀志武帝時李少君以祠竈穀道却老方見上嘗從武安侯宴坐中有年九十餘老人少君乃言與其大

父游射處老人為兒時從其大父行識其處一坐盡驚

造物小兒如子何

援唐杜審言病武平一省候何如答

曰甚為造化小兒相苦尚何言

寒盡山中無曆日

援太上飲者人莫知其本末好事者從之問姓名不答留一絕

云偶來松樹下高枕石頭眠山中無曆日寒盡不知年干朋池陽集載滕宗諒寄隱者詩序云歷山有叟無姓名好為歌篇近有人傳山居書事詩云云並與

雨斜江上有漁蓑

厚唐隱士張志和詩青箬笠綠蓑衣斜風細雨不須歸

護短多官府

續退之記夢詩乃知仙人未賢聖護短憑愚邀我敬又有詩云上界真人足官府豈如散仙鞭笞鸞鳳終日相

陪未厭人間醉踏歌

次公續仙傳藍采和者常於市中歌曰踏踏歌藍采和世間能幾何紅顏一春樹流年一擲梭古人混混去不返今人紛紛來更多朝騎鸞鳳到碧落莫見桑田生白波長景明輝在空際金銀宮闕高崔嵬

贈李道士

并序

駕部員外郎李宗君固景祐中良吏也守漢州有

道士尹可元精練善畫以遺火得罪當死君緩其

獄會赦獲免時可元八十一自誓且死必為李氏

子以報可元既死二十餘年而君子世昌之婦夢

可元入其室生子曰得柔小名蜀孫幼而善畫既

長讀莊老喜之遂為道士賜號妙應事母以孝謹

聞其寫真蓋妙絕一時云

世人只數曹將軍

厚曹將軍曹霸也杜甫有丹青引贈曹將軍壘名畫記云曹魏髦之後髦畫稱於魏武霸

在開元中已得名天寶末每詔寫御馬及功臣官至左武衛將軍誰知虎頭非癡人顧之也常

為虎頭將軍時人號之為顧虎頭韓唐張彥遠名畫記云顧愷之字長康小字虎頭晉陵無錫人丹青傳寫莫不好絕有畫論一篇義熙初為散騎

侍腰間大羽何足道次公杜甫云良相頭上進賢冠猛將腰間大羽箭頰上三毛

自有神平生狎侮諸公子戲著幼輿巖石裏次公世

畫裴楷頰上益三毛人問其故曰裴楷雋朗有識正在此三毛又畫謝鯤在石巖裏人問其故曰鯤嘗云一丘一壑自謂過庾亮此子宜置丘壑中

故教世世作黃冠布鞮青鞵弄雲水援杜甫劉

障歌青鞵布鞮從此始千年鼻祖守關門一念還為李耳孫子仁鼻祖指尹

喜也李耳指老聃也案史記老子傳姓李氏名耳為周守藏室史周衰遂去至關關令尹喜彊令著書今李道士前生姓尹後為李氏子而皆為道士故用尹喜老聃事通言之

香火舊緣何日盡丹青餘習至用中劉德注漢書曰鼻始也

今存五十之年初過二衰顏記我今如此次公孔融書云五十之年

過融又他時要指集賢人知是香山老居士樂天為翰林學士奉詔寫真集

賢院厚樂天詩云昔作少學士圖形入集賢今為老居士寫貌寄香山

送喬全寄賀君六首 并序

舊聞靖長官賀水部皆唐末五代人得道不死章

聖皇帝東封有謁於道左者其謁云晉水部員外

郎賀亢再拜而去上不知也已而閱謁見之大驚

物色求之不可得天聖初又使其弟子喻澄者詣

闕進佛道像直數千萬張公安道與澄游具得其

事又有喬全者少得大風疾幾死賀使學道今年

八十益壯盛人無復見賀者而全數見之元祐二

年十二月全來京師十許日予留之不可曰賀以

上元期我於蒙山又曰吾師嘗遊密州識君於常

山道吐意若喜君者作是詩以送之且作五絕句

以寄賀氏全來京師十日留之不可曰賀公

君年二十美且都厚詩洵美且都初得惡疾隋眉須紅顏白

髮驚妻孥覽鏡自嫌欲棄軀結茅窮山噉松腴抱卦

子曰上黨有趙瞿者病癩歷年垂死或言不如及活流棄之否則後子孫轉相注易其家乃為齋糧將送之置山穴中瞿在穴中自怨不幸晝夜悲

歎涕泣經月有仙人行過穴口而哀之具問訊之瞿知其異人乃叩頭自陳乞哀於仙人以囊藥賜之教其服法瞿服之百許日瘡愈顏色豐悅肌

膚玉澤仙人告之曰此是松脂耳此山中便多此物汝鍊之服可以長生不死瞿乃歸家家人初謂之鬼也甚驚愕遂具言之後服松脂不輟身體輕

齒不隨髮不白在人間二百許年色如少童乃入抱犢山去不知其終必地仙也路逢逃秦博士盧援

敖秦始皇召以為博士使求神仙一去而不返方瞳照野清而癯次公拾遺記老聃居山有父老五人方瞳玉面

握青筠杖共譚天地及五行之精舊引陶弘景一眼有時而方非也希聲紫陽真人周君內傳黃秦在陳留市君常見之君內仙經云仙人目瞳正

方泰乃方目再拜未起煩一呼覺知此身了非吾炯然蓮

花出泥塗隨師東遊渡淮邾淮邾密州二水名山頭見我兩

輪朱豈知仙人混屠沽爾來八十胷垂胡次公胡胸前毛也詩

所謂胡考之寧上山如飛嗔人扶倬杜詩上馬不用扶每扶必怒嗔東歸有約不敢

渝新年當參老仙儒秋風西來下雙鳧續王喬鳥化為鳧而乘之得

棗如瓜分我無援史記封禪書李少君曰臣常遊海上見安期生食巨棗大如瓜

生長兵閒早脫身晚為元祐太平人倬柳子厚與蕭俛書曰朝夕歌謠使

成文章庶木鐸者采取獻之法宮增聖唐士雅之什雖不得位亦不虛為太平之人也不驚渤澥桑田變來

看龜蒙漏澤春厚太平廣記王遠傳麻姑云接待已來東海三為桑田龜山在兗州泗水縣蒙山在沂州費縣大抵

皆魯地相連東封之所歷也曾謁東封玉輅塵幅巾短褐亦逡巡行宮夜奏空

名姓悵望雲霞縹緲人一覽重千餘卷以見其

蘇東坡詩集卷之九

垂老區區豈為身微言一發重千鈞始知不見高

皇帝正似商山四老人續一發謂四皓對高祖有太子仁孝之語者也

舊聞父老晉郎官已作飛騰變化看聞道東蒙有

居處願供薪水看燒丹傳陶淵明送一力給其子曰汝旦夕之費自給為難今遣此力助汝薪水之勞

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

千古風流賀季真最憐嗜酒謫仙人狂吟醉舞知

無益粟飯藜羹問養神次公李白對酒憶賀監詩云四明有狂客風流賀季真長安一相見呼我謫仙人

安期生并序安期生世知其為仙者也然太史公曰蒯通善齊

人安期生生嘗以策干項羽羽不能用羽欲封此

兩人兩人終不肯受亡去予每讀此未嘗不廢書

而歎嗟乎仙者非斯人而誰為之故意戰國之士

如魯連虞卿皆得道者歟芮抱朴子內篇曰安期生者賣藥於海邊琅邪人傳世見之計已千

年秦始皇請與語三日三夜始皇異之賜之金餅安期留書曰復數千年求我蓬萊山

安期本策士平日交蒯通嘗干重瞳子續漢書項羽贊曰舜益重瞳子

項羽又重瞳子不見隆準公厚前漢帝紀高祖為人隆準而龍顏應如魯仲連

抵掌吐長虹次公史記魯仲連戰國時人折新垣衍帝秦之議罷燕將聊城之守卒隱於東海故今以比安期也難

堪踞牀洗援麗食其見高祖踞牀使兩女子洗足麗生不拜長揖曰足下必欲誅無道秦不空踞見長者寧挹拉

鼎雄續漢書言項羽長八尺二寸力扛鼎事既兩大謬飄然籟遺風次公籟籟浮雲是也

乃知經世士出世或乘龍豈比山澤臞

厚司馬相如大人賦序列仙之儒居山澤間形容甚臞此非帝王之仙意也忍飢噉柏松厚列仙傳須干食柏實偃佺食

實縱使偶不死正堪為僕僮茂陵秋風客次公言武帝也李賀

蘇東坡詩集卷九

文蔚堂

金銅仙人辭漢歌茂陵劉郎秋風客以
言武帝葬茂陵而嘗作秋風辭故也
望祖猶蟻螽天公祖字指言高祖也意謂高祖尚不得見安
海上如瓜棗可聞不可逢

過安樂山聞山上木葉有文如道士篆符

云此山乃張道陵所寓子仁山在瀘州合江縣

天師化去知何在玉印相傳世共珍故國子孫今

尚死滿山秋葉豈能神

僧惠勤初罷僧職

軒軒青田鶴續永嘉郡記曰有沐溪去青田九里此中有一雙白鶴年年生子長大便去只常餘父母一雙精白可愛

鬱鬱在樊籠師莊子澤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飲不靳畜乎樊中傳南史陽休之不樂煩職典選公曰此官

既為物所縻遂與吾輩同今來始謝

去萬事一笑空新詩如泥出不受外垢蒙清風入

齒牙出語如風松霜髭茁病骨飢坐聽午鐘非詩

能窮人窮者詩乃工此語信不妄吾聞諸醉翁厚歐

陽作梅聖俞詩序云非詩能窮人窮者而後工也

贈上天竺辨才師江按蘇轍撰子瞻書歐陽棐書額云師姓徐氏名元漢字無象杭之

於潛人生而左肩肉起袈裟條八十一日乃滅及師之終實八十一歲師生十歲出家二十五賜紫衣及辨才號沈

公邁治杭命住上天竺增室幾至萬礎重樓傑閣冠於浙中

南北一山門上下兩天竺堯卿錢塘諸寺天竺最盛山有一門南北相望而上下兩天竺寺

中有老法師瘦長如鸛鵲厚唐裴寬傳韋誥有女許妻於寬歸語妻曰嘗求佳壻今得矣明日

不知修何行碧眼照山谷師胡僧多碧眼

見之自清涼洗盡煩惱毒坐令一都會男女禮白

足援高僧傳釋曇如者晉武時人足白於面時稱為白足和尚謂僧為白足蓋始乎此我有長頭兒續賈逵在太學

長八尺二寸諸儒為之語曰問事不休賈長頭

角頰峙犀玉四歲不知行抱負煩

背腹師來為摩頂續徐陵年數歲家人攜以候沙門寶誌摩其頂曰天上石麒麟也起走趁

奔鹿子仁按子由辨才塢碑云子兄子瞻中子迨生三年不能行請師為落髮摩頂祝之不數日能行如他兒乃知戒律

中妙用謝羈束何必言法華佯狂噉魚肉援京師開寶寺僧俗

次韻僧潛見贈

道人胷中水鏡清續晉衛瓘見樂廣善譚論而奇之曰此人之水鏡見之瑩然萬象起

滅無逃形獨依古寺種秋菊要伴騷人餐落英厚楚

人間底處有南北堯卿六祖曰人有南北佛性無南北紛紛鴻鴈

何曾冥續揚子鴻飛冥冥其弋人何慕焉閉門坐穴一禪榻厚管寧坐一藜牀積五十餘年當鄰

頭上歲月空崢嶸今年偶出為求法欲與慧劍

加礮矧次公慧劍出佛書礮矧則莊子刃新發於矧也雲衲新磨山水出霜髭不

翦兒童驚公侯欲識不可得故知倚市無傾城史援

記貨殖傳刺繡文不如倚市門言倚市必醜悍無傾城之容也秋風吹夢過淮水想見橘柚

垂空庭故人各在天一角相望落落如晨星堯卿序云吾不

棗林桑野相邀迎千山不憚荒店遠兩腳欲趁飛

猱輕多生綺語磨不盡尚有宛轉詩人情援吟鶴

啖本無意不知下有行人行空階夜雨自清絕誰

使掩挹啼孤惇我欲仙山掇瑤州俾東方朔與友人書曰遊十洲三島相期拾瑤

傾筐坐歎何時盈次公詩采采卷耳不盈傾筐簿書鞭扑晝填委

煩填委文墨紛消散俾文選劉公幹詩職事煩填委文墨紛消散煮茗燒粟空宵征子仁詩肅乞取摩

文蔚堂

尼照濁水共看落月金盆傾

厚老杜與閻丘師詩云夜闌接軟語落月傾金盆唯有摩尼珠

可照濁水源

子由作二頌頌石臺長老問公手寫蓮經

知本無字如黑蟻且誦萬遍脅不至席二十餘年

子亦作二首

眼前擾擾黑虬虬口角紛紛白唾珠

次公莊子不見夫唾者乎大者如珠

小者如霧要識吾師無礙處試將燒却看瞋無

眼睛心地兩虛員脅不露牀二十年

續比丘難生在師左右嘗行苦行脅

不至席因名脅尊者子仁傳燈錄震旦第四祖攝心無寐脅不至席僅六十年誰信吾師非不睡睡蛇

已死得安眠

厚遺教經煩惱毒蛇睡在汝心譬如黑蛇在汝室睡當以持戒之鈎早并除之睡蛇既出乃可安眠不出而眠

是無慙人也

次韻樂著作天慶觀醮

濁世紛紛冑下臨夢尋飛步五雲深無因上到通

明殿

次公通明殿玉帝殿名見翊聖真君傳

只許微聞玉佩音

次韻荅寶覺

芒屨竹杖布行纏遮莫千山更萬山從來無脚不

解滑誰信石頭行路難

次公石頭希遷大師也丹霞蓋其嗣馬祖問師從什麼處來師云石頭馬祖云

石頭路滑還躓倒汝麼師曰若躓倒即不來石頭路滑在傳燈錄又有馬祖謂鄧隱峰一事而今先生所用不解滑止用丹霞事

送金山鄉僧歸蜀開堂

撞鐘浮玉山

次公金山名浮玉山

迎我三千指眾中間馨效

次公莊子馨效

於君之側未語知鄉里我非箇中人何以嘿識子振衣忽

歸去

次公楚辭新浴者必振其衣

隻影千山裏涪江與中冷共此一

味水

續涪水出龍州徼外經縣梓遂合右內嘉陵水次公涪江以言梓州之江鄉僧必梓州人也中冷以言金山之水取其身見在金山

也冰盤薦琥珀何似糖霜美

龜山辨才師

次公龜山在泗州

此生念念浮雲改

次公維摩經云是身如浮雲須臾變滅

寄語長淮今好在

故人宴坐虹梁南新河巧出龜山背

堯卿時蔣之奇為發運使時開運河

謂之新河出於龜山之背龜山在淮水中故作新河以避淮流之險

木魚呼客振林莽鐵鳳橫

空飛綵繪

次公鐵鳳庭中長竿也杜詩云鐵鳳森翱翔

忽驚堂宇變雄深坐覺

風雷生磬效羨師遊戲浮漚間笑我榮枯彈指內

嘗茶看畫亦不惡問法求詩了無礙千里孤帆又

獨來五年一夢誰相對

次公五年一夢言在黃州五年也

何當來世結

香火永與名山供井磴

次公

蒜山松林中可卜居余欲儼其地地屬金山故作此詩與金山元長老蒜山在潤州

魏王大瓠無人識種成何翅實五石不辭破作兩

大尊只憂水淺江湖窄

續惠子謂莊子曰魏王貽我大瓠之種我樹之成而實五石以盛水漿其堅不能自舉也剖之以為瓢則濩落無所容非不喙然大也吾為其無用而剖之莊子曰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慮以為大尊而浮乎江湖而憂其濩落無所容則夫子猶有蓬之心也夫

我材濩落無所用虛名驚世終何益

東方先生好自譽

子仁前漢東方朔傳武帝初即位朔上書文辭不遜高自稱譽帝偉之又帝謂朔曰使自責反

自譽伯夷子路并為一

援東方朔言帝誠得賢士公卿在位若以季路為執金吾伯夷為京兆云云杜

陵布衣老且愚信口自比契與稷

續杜陵有布衣老大意轉拙許身一何愚竊比

契與稷莫年欲學柳下惠

次公學柳下惠則以其不辭小官也又為士師三黜也

嗜好酸

鹹不相入

子仁退之詩嗜好與俗殊酸鹹

金山也是不羈人早歲聞名

晚相得我醉而嬉欲仙去旁人笑倒山謂實問我
此生何所歸笑指浮休百年宅次公莊子其生若浮其死若休又唐張鷟自號浮休
子蒜山幸有閒田地招此無家一房客

贈常州報恩長老二首

碧玉椀盛紅馬腦井花水養石菖蒲也知法供無

窮盡試問禪師得飽無

薦福老懷真巧便淨慈兩木更尖新憑師為作鐵

門限厚法書要錄載唐智永師工筆札求者曰造其門如市所居戶限為之穿穴乃作鐵門限準備人間請

話人天

參寥上人初得智果院會者十六人分韻

賦詩軾得心字堯卿用圓覺經以大緣覺為我伽藍身心安居平等性智為韻晁曰按圖經城

內寺院智果院在石佛山吳越王錢氏建號石佛寺大中祥符中改賜今額又錢塘門外及孤山皆有智果並錢氏

漲水返舊壑飛雲思故岑念君忘家客亦有懷歸

心三閒得幽寂數步藏清深攢金盧橘隲散火楊

梅林茶筍盡禪味師維摩詰言雖復飲食而以禪悅為味松杉真法音雲

崖有淺井玉醴常半尋遂名參寥泉可濯幽人襟

相攜橫嶺上未覺衰年侵一眼吞江湖萬象涵古

今願君更小築歲晚解我簪

送小本禪師赴法雲

寓形天宇間師陶淵明歸去來辭寓形宇內復幾時出處會有役澹然都

無營百年何由畢山林等憂患軒冕亦戲劇我未

文蔚堂

即歸休師寧便安逸王城滿豪傑議論紛黑白聖

諦第一義對面誰不識次公梁武問達磨如何是聖諦第一義師曰廓然無聖又問對朕者誰師曰不識

師來亦何事孤月挂空碧是身如浮雲厚維摩經是身如浮雲須臾變

安可限南北出岫本無心援陶淵明雲無心而出岫既雨歸亦得

林泉有舊約何年挂餅錫一耶谷山賦舊來幽古

留別蹇道士拱辰次公蹇道士

黑月在濁水次公黑月出楞嚴經明還日輪暗還黑月又莊子觀濁水而迷於清源何曾不清明

一田滿荆棘黎棗無從生續真誥載王夫人與許長史書交黎火棗此乃飛騰之藥二樹欲生

何時反吾真厚說苑木偶人謂土偶人曰子先土也天

歲月今崢嶸次公鮑昭鶴賦歲崢嶸而催莫屢接方

外士早知俗緣輕庚桑記雞鳴未肯化南榮援莊子庚桑楚

謂南榮越曰越雞不能伏鵠卵魯雞固能之胡不往見老聃也晚識此道師似有宿世情笑

指北山雲訶我不歸耕仙人漢陰馬微服方地行

厚陰馬言陰長生與馬明生也陰長生新野人後漢陰皇后之屬藉少居富貴不好榮利知馬明生得度世之術乃執御者之禮事之十餘年不懈

明主曰子真得道矣乃授以丹經教之合丹二仙既合丹成不樂升天但服半劑為地仙事出神仙傳故言地行也咫尺不往

見煩子通姓名願持空手去獨控橫江鯨

贈月長老

天形倚一笠續虞洪窮天論曰天形如笠而冒地之表地水轉兩輪厚晉天文志渾天儀注云天地

各乘氣而立載水而行日月星行半五霸之所運援莊子五帝之所運三王之所

覆地上半繞地中如車轂之運也功名半幅紙兒女浪

苦辛子有折足鐺中容五合陳次公陳字蓋前漢大倉之粟陳陳也十年

此中過却是英特人延我地爐坐語軟意甚真厚

摩經言大富梵行所
言誠諦常以軟語
麟作灰維那嗔拱手但默坐牆壁徒諄諄今宵恨

客多汗子白氎巾
厚南史高昌國多艸外有艸實如罽中
絲如細瀘名為白氎國人取織以為布後夜

當獨來不煩主與賓蒲團坐紙帳自要觀我身

送芝上人遊廬山

二年閱三州我老不自惜
次公先生以元祐六年離杭召為翰林承旨是年又出守潁州七年

徙揚州此詩乃七年作也故云二年閱三州團團如磨牛步步踏陳迹豈知世

外人長與魚鳥逸老芝如雲月炯炯時一出比年

三見之常若有所適逝將走廬阜計闕道逾密吾

生如寄耳
次公魏文帝樂府云人生如寄多憂何為又法苑珠林謝安與支遁書云人生如寄耳出處誰能

必江南千萬峰何處訪子室

贈清涼寺和長老

代北初辭沒馬塵
次公代北河北也先生言其自定州來也江南來見臥雲人

問禪不契前三語
厚宗門統要無著和尚游五臺問一老僧曰此間多少眾老僧曰前三三後三三無著罔測

施佛空留丈六身
厚素宏後漢紀西域天竺國有佛道焉長丈六尺黃金色頂中佩日月光變化無方無所不入而

大濟羣生初明帝夢見金人長丈以問羣臣或曰西方有神其名曰佛陛下所夢得無是乎於是遣使天竺圖其形像焉老去山

林徒夢想雨餘鐘鼓更清新會須一洗黃茆瘴
厚

五代史成汭鎮荆門與宰相徐彥若不平銜之及彥若出鎮南海路過江陵汭思嶺外有黃茆瘴患者髮落乃謂彥若曰黃茆瘴望相公深重彥若

應聲答曰南海黃茆瘴不死成和尚蓋譏汭曾為僧也汭甚媿之未用深藏白氎巾
厚杜甫贊公房詩云

細軟青絲履光明白氎巾

贈蒲澗長老

優鉢曇花豈有花
厚法華經佛告舍利佛如是妙法諸佛如來是如來是乃說之如優曇鉢花時一現耳次公佛

言優曇鉢五百年而開花其花極香且有花而無實問師此曲唱誰家厚傳燈錄風穴延昭禪師有盧陂長

老問曰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延昭禪師曰超然迴出威音外翹足徒勞贊底沙已從子美得桃竹此山

有桃竹可作杖而土人不識予始錄子美詩遺之彦才志林桃竹葉如梭身如竹密節而實中蓋天成拄杖也嶺南人多種此而不知其為桃竹

不向安期覓棗瓜燕坐林間時有虎高眠粥後不

聞雅勝遊自古兼支許厚晉書會稽有佳山水名士多居之孫綽李光許詢支遁等皆以文義冠世並

築室東土與羲之同志宴集于會稽山陰之蘭亭為采松肪寄一車厚本州松脂久服輕身不老一名松

脂一名松肪

寄鄧道士 并序

羅浮山有野人相傳葛稚川之隸也鄧道士守安山中有道者也嘗於菴前見其足迹長二尺許紹聖二年正月二日予偶讀韋蘇州寄全椒山中道

士詩云今朝郡齋冷忽念山中客澗底束荆薪歸

來煮白石高抱朴子內篇云引石散以方寸匕投一斗白石子中以水合煮之立熟如芋子可食以當穀遙持一

尊酒遠慰風雨夕落葉滿空山何處尋行迹乃以

酒一壺依蘇州韻作詩寄之

一杯羅浮春次公羅浮春先生所自造酒名也遠餉采薇客厚

選嵇叔夜養生論采薇山阿散髮巖岫遙知獨酌罷醉臥松下石幽人不可

見清嘯聞月夕援晉書劉琨為胡騎所圍乃乘月登樓清嘯聊戲菴中人空飛

本無迹子仁柳子厚詩飛鳥無遺迹

次韻定慧欽長老見寄八首 并序

蘇州定慧長老守欽使其徒卓契順來惠州問予

安否且寄擬寒山十頌語有璨忍之通而詩無鳥

可之寒吾甚嘉之為和八首

周吳郡圖經續記云定慧禪院本萬歲子院在長洲縣東祥符

中改今額彭傳燈錄云天台寒山子者本無氏族始豐縣西七十里

左角看破楚南柯聞長勝

次公莊子有國於蝸之左角曰蠻氏右角曰觸氏爭地而戰高祖破

項羽又淳于棼夢入槐安國為南柯太守既覺乃一大槐樹南向之枝也左傳滕侯薛侯來魯而爭長卒長滕侯也

鈞簾歸乳

燕穴紙出癡蠅

厚傳燈錄神鎮禪師見蜂子投紙窗求出師曰世

蠅曰百年鑽故紙未見出頭時韓詩癡如遇寒蠅

為鼠常留飯憐蛾不點燈崎嶇

真可笑

子仁李白書云白崎

我是小乘僧

厚傳燈錄圭峰云悟我空徧真之理而修

者是小乘禪

鐵橋本無柱石樓豈有門

次公羅浮山有鐵橋石樓故云本無柱也又有二石樓而延祥寺在

南樓之下相傳石樓有門可往故云豈有門也饒白鶴故居圖鐵橋峰在大石樓峰東小大二石樓在羅浮山之下

舞空五色

羽厚先生在儋州有五色

吠雲千歲根

續千歲根言狗杞也狗杞千歲其根如犬之狀白樂

天詩云不知靈藥根成狗怪得時聞吠夜聲

松花釀仙酒

厚原化記有老人雪中訪崔豈真獻松花酒老人云花澀無味

乃取一丸藥投之味頓別

木客餽山飧

次公木客廣南有之居木中野人之類也

我醉君且去

陶云吾亦云

援南史陶潛有酒輒設若先醉便語客曰我醉欲眠君且去

羅浮高萬仞不看扶桑卑

次公扶桑日出所也劉夢得有詩記羅浮夜半見日事云山不甚高

而夜見日此可異也

默坐朱明洞

厚茅君內傳羅浮山之洞周回五百里名曰朱明曜真之天次公洞在山中冲虛觀

之後云是蓬萊第七洞也元龍白鶴故居圖云朱明洞在麻姑峰之北也

玉池自生肥

續黃庭外景經丹田之中精氣微玉

池清水上生肥從來性坦率醉語漏天機相逢莫相問我不

記吾誰

幽人白骨觀

次公楞嚴經優婆尼沙陀悟白骨微塵歸於空虛謂之白骨觀也

大士甘露滅

厚

摩經始在佛樹力降魔得甘露滅覺道成

根塵各清淨

厚楞嚴經若復一切世間根塵陰處界等皆如來藏清淨本然

境兩奇絕真源未純熟習氣餘陋劣譬如已放鷹

中夜時掣紕 鷓鴣賦云蒼鷹鷓鴣而受紕也

誰言窮巷士乃竊造化權所見皆我有安居受其

全戲作一篇書千古發爭端儒墨豈相殺予初本

無言

閒居蓄百毒次公百毒百藥也藥謂之毒出周禮聚毒藥以供醫事也救彼跛與盲依山

作陶穴次公陶穴以埽砌穴也詩云陶復陶穴掩此暴骨橫任左傳三軍暴骨區區效

一溉厚稔康叔夜養生論夫為稼於湯世偏有一溉之功者雖終歸於焦爛必一溉者後枯也豈能濟含生力

惡不已出厚禮記大道之行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為己時哉汝非爭次公尚書時哉不可

少壯欲及物老閒餘此心微生山海閒坐受瘴霧

侵可憐鄧道士攝衣問呻吟覆舟弔私渡斷橋費

千金次公鄧道士名守安嘗造橋見最後兩橋詩序西風谷

淨名毗邪中續維摩經毗邪離城中有長者名維摩詰僧肇注云維摩詰秦言淨名也妙喜恆沙外

厚維摩經佛言有國名妙喜佛號無動是維摩詰於彼國滅而來此生初無往來相二土同一在

次公土字當從佛國言國土之土音徒故切云何定慧師尚欠行脚債請判維

摩憑一到東坡界

永和清都觀道士童顏鬢髮問其年生於

丙子蓋與予同求此詩

鏡湖敕賜老江東續唐賀知章謝事歸越州敕賜鏡湖一曲未似西歸玉局翁

羈枕未容春夢斷清都宛在默存中次公列子周穆王遊化人之居而左

右曰王默存爾每逢佳境攜兒去試問行年與我同自笑餘

生消底物半篙清漲百灘空自注予與劉器之同發虔州江水忽清漲丈餘貢石二百里無

一見者至永和器之解舟
先去予獨游清都作此詩
贈詩僧道通

贈詩僧道通

雄豪而妙苦而腴
子仁劉禹錫答柳子厚書云新文吟而釋之
顧其詞甚約而味齋然以長端而曼苦而腴

有琴聰與蜜殊
自注錢塘僧思聰總角善琴後舍琴而學詩復弃
詩而學道其詩似皎然而加雄放安州僧仲殊詩

敏捷立成而工妙絕
人殊辟穀常噉蜜 語帶煙霞從古少
自注李太白云他人之文
如山無煙霞春無艸木

氣含錄筍到公無
自注謂無酸餽氣也 香林乍喜聞蒼筍
續維摩經云如

今島可是詩奴
次公島賈島也初為浮圖名無本可則可明也韓
贈無本詩而稱之故言莫輕許詩奴則杜牧作李

次舊韻贈清涼長老
次公此先生自

過淮入洛地多塵舉扇西風欲汚人
續導惡庚亮專權
舉扇障西風曰元

規塵但怪雲山不改色豈知江月解分身
次公此先生自

也佛書云月落千江又傳燈錄僧問龍光和尚賓頭盧
一身何為赴四天供師曰千江同一月萬戶盡逢春
安心有道年

顏少遇物無情句法新送我長蘆舟一葉笑看雪
浪滿衣巾

荅徑山長老
堯祖按徑山長老無畏大士維琳湖之武
康人也其常州與東坡問疾詩云扁舟駕

與君皆丙子各已三萬日一日一千偈
次公晉書鳩摩
羅什從師授經

日誦千偈飛卿按年譜先生生於景祐三年丙子卒於常州乃建
中靖國元年辛巳實二萬三千四百六十日今云三萬日舉成數耳
電往

那容詰大患緣有身無身則無疾
續老子吾有大患為吾
有身若無吾身吾有何

平生笑羅什神呪真浪出
次公羅什未終之日覺四大不
愈乃日出三番神呪令外國弟

子誦之以自救未及致力轉覺危殆於是力疾與眾僧告別此詩蓋
先生示疾時琳老以偈與之而和琳老者也故用羅什將終時事

文蔚堂

文蔚堂

文蔚堂

文蔚堂

文蔚堂

文蔚堂

贈曇秀

白雲出山初無心棲鳥何必戀舊林道人偶愛山
水故縱步不知湖嶺深空巖已禮百千相曹溪更
欲瞻遺像要知水味孰冷暖續佛書如人飲水冷暖自知始信夢時
非幻妄袖中忽出貝葉書中有僻月綴星珠續佛經出自西
天以貝葉書之流入中國任漢志云五星如連珠日月若合璧人閒勝絕略已遍匡廬南嶺
并西湖西湖北望三千里大隄冉冉橫秋水誦師
佳句說南屏瘴雲應逐秋風靡胡為只作十日歡
杖策復尋歸路難荻芽筍蕨不及遇悵望荔子何
時丹

過揚州壽寧文覺顯公房

闌斑碎玉養菖蒲一勺清泉滿石盂淨几明窗書

小楷便同爾雅注

蟲魚續退之詩爾雅注蟲魚定非磊落人

送佛面拄杖與羅浮長老

十方三界世尊面都在東坡掌握中送與羅浮德
長老攜歸萬竅總號風

贈虔州慈雲寺鑒老

居士無塵堪洗沐道人有句借宣揚窗間但見蠅
鑽紙門外唯聞佛放光徧界難藏真薄相一絲不
挂且逢場却須重說員通偈千眼熏籠是法王

碣石菴戲贈湛菴主

自注湛相國寺僧也

保康橋上夜觀燈碣石巖前夏飲冰莫把山林笑

朝市老夫手裏有烏藤

贈東林總長老

堯卿江州廬山亦謂之匡廬昔有匡先生者結廬於此故因以得名山在州之南三十里東林又在山之南五里許小嶺可到兩寺相鄰

晉道永道遠所居規制廣袤若一大縣水石深怪古蹟無窮東林三門內有小渠名曰虎溪西林即永法師所居規制稍不及東林東林舊為房居其後朝旨改為禪寺命僧常總者住持總生南劍州尤溪施氏母夢男子頎然如金握白芙蓉三柄以授之但一柄得全餘委於地覺而娠後誕三子伯仲皆不育總其幼也元豐三年詔革江州東林律居為禪席觀文殿學士王公詔出守南昌欲延寶覺禪師寶舉總自代總知之宵遁去王公檄諸郡必得之竟獲於新塗深山窮谷中遂應命其徒又相語曰遠公嘗有識記云吾滅七百年後有肉身大士革居道場今符其語矣事見僧寶傳

溪聲便是廣長舌

厚傳燈錄袁州南源道明禪師有一僧問一言作麼生師乃吐舌云待我有廣長舌即向汝道

子仁法華經云世尊見大神力出廣長舌清淨法身

山色豈非清淨身

次公佛言三身曰法身者清淨無相

之身也曰化身者受生示現之身也曰報身者功德莊嚴之身也

夜來八萬四千偈他日如

何舉似人

臘日游孤山訪惠勤惠思二僧

任熙寧五年壬子先生在杭州

作憲杭州圖經云孤山去錢塘治四里湖中獨立一峰

天欲雪雲滿湖樓臺明滅山有無水清石出魚可

數林深無人鳥自呼

任太白詩清風動窗竹越鳥起相呼又杜詩水宿鳥相呼

臘日不歸

對妻孥名尋道人實自娛道人之居在何許寶雲

山前路盤紆

祖謙圖經云寶雲寺乾德二年吳越王錢氏建寺有寶雲菴山

孤山孤絕誰肯

廬道人有道山不孤紙窗石屋深自暖擁褐坐睡

依團蒲天寒路遠愁僕夫整駕催歸及未晡出山

迴望雲木合但見野鶻盤浮圖

次公柳子厚鶻說有鷲曰鶻穴於長安薦福浮圖也

茲遊澹泊歡有餘到家恍如夢蘧蘧

續莊子齊物篇夢為胡蝶栩栩然胡

蝶也俄而覺則作詩火急追亡逋清景一失後難摹

李杞寺丞見和前篇復用元韻

獸在藪魚在湖次公莊子草食之獸不疾易藪又曰魚相忘於江湖也一入池檻歸期

無誤隨弓旌落塵土續左傳翹翹車乘招我以弓孟子招大夫以旌坐使鞭箠環

呻呼追胥連保罪及孥時屢獲私鹽皆坐同保徙其家百日愁歎一日

娛白雲舊有終老約朱綬豈合山人紆子仁揚子紆朱懷金之樂

生何者非遽廬次公莊子仁義先王之遽廬也止可以一宿而不可以久處故山鶴怨秋

猿孤續北山移文蕙帳空兮夜鶴怨山人去兮曉猿驚何時自駕鹿車去任劉伶常乘鹿車次

公專使范丹推鹿車載妻子以遭黨錮故也埽除白髮煩菖蒲蘇抱朴子內篇云韓終服菖蒲十二年身

生毛日視書萬言皆誦之冬袒不寒麻鞵短後隨臘夫厚杜詩短衣匹馬隨李廣看射猛虎終殘年又莊子

短後之衣子仁杜詩麻鞵見天子衣袖露兩肘射弋狐兔供朝晡續堂邑父自匈奴亡歸窘則射禽獸以食陶

潛自作五柳傳續陶潛宅邊有五柳因以為號嘗自著五柳先生傳潘閔畫入三峰

圖續潘閔詩高愛三峰插太虛回頭仰望倒騎驢旁人大笑從他笑終擬移家向此居好事者畫為圖吾年凜凜今

幾餘知非不去慙衛蘧援莊子則陽篇蘧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未嘗不始於是而卒訕之以非也

歲荒無術歸亡逋鵠則易畫虎難摹次公馬援以書誠子謂效龍伯高不

得猶為謹敕之士所謂刻鵠不成尚類鶩者也效杜季良不得陷為天下輕薄子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犬者也

再和

東望海西望湖山平水遠細欲無野人疎狂逐魚

釣刺史寬大容歌呼續曹參為丞相吏目飲歌呼參聞取酒張坐飲大歌呼與相和君恩飽

煖及爾孥字輩王黃州謝上表云全家飽煖盡荷君恩才者不閒拙者娛穿巖

渡嶺脚力健未厭山水相縈紆三百六十古精廬

出游無伴籃輿孤厚王弘要陶潛還州問其所乘答云素有脚疾向乘籃輿亦足自反乃令一門生二兒共輿至

州作詩雖未造藩閩破悶豈不賢樗蒲君才敏瞻

兼百夫朝作千篇日未晡竭來湖上得佳句從此

不看營丘圖次公李成營丘人以畫山水得名自號李營丘續水經

也云知君篋積富有餘莫惜錦繡償管籥窮多鬪險

誰先逋賭取名畫不用摹時必無懼人私其魚

九日尋臻閣黎遂泛小舟至勤師院二首

白髮長嫌歲月侵病眸兼怕酒杯深南屏老宿閒

相過王堯卿錢塘湖上有南屏寺東閣郎君嬾重尋續唐李商隱師令狐楚嘗呼楚子綯為郎君大中中

綯為學士重陽日商隱上謁不見因以詩紀于屏風云郎君官貴施行馬東閣無因更重窺試碾露芽烹白雪

邦衡國史補風俗貴茶茶之品益眾福州有萬山之露芽休拈霜粲嚼黃金扁舟又截平

湖去欲訪孤山支道林厚桑門支道字道林謝安寓居會稽與王羲之支遁許詢輩游處

湖上青山翠作堆蔥蔥鬱鬱氣佳哉續後漢光武紀望氣者蘇伯阿望見

春陵郭歎曰氣佳哉鬱鬱蔥蔥然笙歌叢裏抽身出雲水光中洗眼來

白足赤髭迎我笑援劉禹錫云在席硯者多旁行四句之書備將迎者皆赤髭白足之侶白足赤髭皆高僧也堯

卿一屬賓佛馱耶舍尊者髭赤時人號為赤髭論主拒霜黃菊為誰開明年桑苧煎

茶處憶著衰翁首重迴皎然有九日與陸羽煎茶詩羽自號桑苧翁予來年九日去此久矣

海上道人傳以神守氣訣

但向起時作還於作處收蛟龍莫放睡雷雨直須

休要會無窮火嘗觀未盡油夜深人散後惟有一

燈留

曹溪夜觀傳燈錄燈花落一僧字上口占

山堂夜岑寂燈下看傳燈不覺燈花落茶毗一箇

僧

贈龍光長老

舊傳先生詩本題云東坡居士過龍光求大竹作肩輿得兩竿南華珪首座方受請為此山長老乃留一偈院中須其至授之以為他時語錄中第一問

所得龍光竹兩竿持歸嶺北萬人看竹中一滴曹

溪水

次公此詩因竹以寓禪也時尚在韶州用曹溪水為字矣

漲起西江十八灘

次公虔州西江有十八灘

重過安樂山

真人已不死外慕隨空虛猶餘好名意滿樹寫天

書

靈上訪道人不過

花光紅滿闌草色綠無岸不逢青眼人長歌白石

澗

送澹公二首

燕本冰雪骨越澹蓮花風五言雙寶刀聯響高飛
鴻翰苑錢舍人詩韻鏗雷公識本不識澹仰咏嗟
無窮清韻生物表朗玉傾壺中常於冷竹坐相語
道意冲崧洛興不薄稽江事難同明日若不來我
作黃石翁何以兀其心為君學虛空

坐重青州公意合滄海濱渺渺獨見水悠悠不聞
人鏡浪洗手深剡花入心春雖然防外觸眼前遶
衣新行當譯文字慰此吟殷勤

白鶴吟留鍾山覺海

三百卅六
白鶴聲可憐紅鶴聲可惡白鶴招不來紅鶴揮不
去長松受穢死乃以紅鶴故北山道人曰美者自
美吾何爲而喜惡者自惡吾何爲而怒去自去耳
吾何駛而追來自來耳吾何妨而拒吾豈厭喧而
求靜吾豈好丹而非素汝謂松死吾無依焉吾方
舍陰而坐露興不載歸云事畢回眼日暮不來矣
遊靈隱寺戲贈開軒李居士
推倒垣牆也不難一軒復作兩軒看若教從此成
千里巧歷如今也被漫風正言雙寶入懸響高飛

和黃龍清老三首

萬山不隔中秋月一鴈能傳寄遠書深密伽陀枯

戰筆真誠相見問何如
風前橄欖星宿落月下桄榔羽扇開靜默堂中有
相憶清江或遣化人來
騎驢覓驢真可笑以馬喻馬亦成癡一天月色爲
誰好二老風流各自知
蜀僧明操思歸龍丘子書壁
更厭勞生能幾日莫將歸思擾衰年片雲會得無
心否南北東西只一天

贈僧

道人自嫌三世將棄家十年今始壯玉骨猶含富
貴餘漆瞳已照人天上去年相見古長干衆中矯

三十五
矯如翔鸞今年過我江西寺病瘦已作霜松寒朱
顏不辨供歲月風中萬火湯中雪好問君家黃面
翁乞得摩尼照生滅莫學王郎與支遁臂鷹走馬
憐神駿還君畫圖君自收不如木人騎土牛

聞潮陽吳子野出家

子昔少年日氣蓋里閭俠自言似劇孟叩門知緩
急千金已散盡白首空四壁烈士歎莫年老驥悲
伏櫪妻孥真敝屣脫棄何足惜四大猶幻座衣冠
矧外物一朝發無上願老靈山宅世事子如何禪
心久空寂世間出世間此道無兩得故應入枯槁
習氣要除拂丈夫生豈易趨舍志匪石當爲獅子

吼佛法無南北

和郭功父韻送芝道人游隱靜

觀音妙智力應感隨緣度芝師訪東坡寧辭萬里
步道義偶相契十年同去住行窮半世間又欲浮
杯渡我願焚囊盜不作陳俗具會取却歸時只是
而今路

贈江州景德長老

白足高僧解達觀安排春事滿幽闌不須天女來
相試總把空花眼裏看

追和沈遼項贈南華詩

善哉彼上人了知明鏡臺歡然不我厭肯致遠公

材莞爾無心雲胡爲出岫來一堂安寂滅卒歲局
蒼苔

辨才老師退居龍井不復出入軾往見之
常出至風篁嶺左右驚曰遠公復過虎溪
矣辨才笑曰杜子美不云乎與子成二老
來往亦風流因作亭嶺上名之曰過溪亦
曰二老謹次辨才韻賦詩一首

日月轉雙轂古今同一丘惟此鶴骨老凜然不知
秋去住兩無礙人天曾挽留去如龍出山雷雨卷
潭湫來如珠還浦魚鼈爭駢頭此生暫寄寓常恐
名實浮我比陶令媿師爲遠公優送我還過溪溪

水當逆流聊使此山人永記二老遊大千在掌握
寧有離別憂

辨道歌

北方正氣名祛邪東郊西應歸中華離南爲室坎
爲家先凝白雪生黃芽黃河流駕紫河車水精池
產紅蓮花赤龍騰霄驚盤蛇姹女含笑嬰兒呀十
二樓瞰靈泉霍華池玉液陰交加子馳午前無停
差三田聚寶真生涯龜精鳳髓填衿衍天地駭有
鬼神嗟一丹休別內外砂長脩久餌須升遐腸中
澄結無餘粗俗骨變換顏如葩哀哉世人爭齒牙
指僞爲真正爲哇輕肥甘美形驕奢譎詭詐妄言

矜誇游魚在網兔在罝一氣頓盡猶嘔啞餘生所
託誠棲槎九原枯髀如亂麻胡不割衆如鎔鄣空
與利名交撐挈胡不讓霜如文駟可惜貪愛相湯
洿真心道意非不嘉餐金聞活非虛譁何須橫議
相疵瘕衆口並發鳴羣雅安知聚散同魚鰕自纏
如繭居如蝸日懷嗔喜甘籠箴其去死地猶獵獬
吾恨爾見有所遮海波或臣驚井鼃烏輪即晚蟾
影斜吾時俱覩超雲霞西華國中筆翰南宮室太

陳守道

一氣混淪生復生有形有心即有情共見利欲飲
食事各有爪牙頭角爭爭時怒發霹靂火險處直

在嵌巖坑人僞相加有餘怨天真喪盡無純誠徒
自取先用極力誰知所得皆空名少微處處松柏
寒蓬萊真人冰玉清山是心兮海爲腹陽爲神兮
陰爲精渴飲靈泉水飢食玉樹枝白虎化坎青龍
離鎖禁姹女關嬰兒樓臺十二紅玻璃金公木母
相東西純鉛真汞星光輝烏升兔降無年期停顏
却老只如此哀哉世人迷不迷

蘇東坡詩集注卷第十九

一八五三
林鶴游魚在網兔在置一氣頓直猶唯
誠樓樓九原枯骨如亂麻胡不割舉如鎖卸空
翰東楚檢業茲卷第十如文獨可惜貪愛相漫
誇真心道意非不嘉餐金開活非虛講何須橫議
法法只喚吐哀婦世人難不粒聚散同魚腹白鱗
陸東西無驗真乘星光駭意長泉軒無半棋舟
總難禁對女關舉兒數臺十二玲瓏聚金公未幾
洞無餘影燈靈泉木僧會正樹林白氣少世青龍
寒筆萊真人衣王齋山長心守無為則則齋軒
自輝尖用鉢衣輪映散野皆空客少遊處處鉢鉢
奔奔蠟炬人魚昧吹首綺然天真身盡無險窟

